

魯迅與景宋的通信

兩地書

上海青光書局印行

魯迅與景宋的通信

兩地書

上海青光書局印行

1933

序 言

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壽野，靜農，叢蕪三個人署名的信，說漱園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病歿于北平同仁醫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爲他出一本紀念冊，問我這里可還藏有他的信札沒有。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因爲，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夠全愈的，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却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對於平常的信是隨覆隨毀，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來。直到近三年，我竟毀了兩次。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爲捕甲，從甲這里看見乙的信，于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爲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纔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隨隨便便。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來潮，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並非爲了消滅“謀爲不軌”的痕迹，不過以爲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麼的可怕。後來逃過了

這一關，搬了寓，而信札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找我。自然囉，我只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

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還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果然無踪無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倒是因為那時時間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後這些信又在鎗礮的交叉火線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點沒有損失。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並不是由于什麼官災兵燹的。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大家決不另眼相看，但若坐過牢監，到過戰場，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我們對於這些信，也正是這樣。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乎要打官司，要遭礮火，就覺得他好像有些特別，有些可愛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靜靜的寫字，我們便略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因地而分爲三集，統名之曰“兩地書”。

這是說：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思的，但對於別人，却並不如。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只是信筆寫來，大背文律，活該進“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

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塗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起來，大抵成了夢囈了。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麼，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會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們不然，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却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里，以免誤解。其一，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其中並無革命氣息。其二，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衍敷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糊些，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國度裏。但自然，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

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裏，于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讒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漱園和柔石。我們

以這一本書爲自己記念，并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魯 迅

目 錄

第 一 集

北京.....1—74

(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第 二 集

廈門—廣州.....75—226

(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二七年七月)

第 三 集

北平—上海.....227—258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集

北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1

魯迅先生：

現在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着聽講‘小說史略’的，是當你授課時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話，這時許是按抑不住了罷，所以向先生陳訴：

有人以為學校的校址，能愈隔離城市的塵囂，政潮的影響，愈是效果佳一些。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記得在中學時代，那時也未嘗不發生攻擊教員，反對校長的事，然而無論反與正的那一方面，總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權衡，從沒有遇見過以“利”的方面為取捨。先生，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響，還是年齡的增長戕害了他呢？先生，你看看罷。現在北京學界上一有驅逐校長的事，同時反對的，贊成的，立刻就各標旗幟，校長以“留學”，“留堂”——畢業後在本校任職——謀優良位置為釣餌，學生以權利得失為取捨，今日收買一個，明日收買一個……今日被買一個，……明日被買一個……而尤可憤恨的，是這種含有許多毒菌的空氣，也瀰漫于名為受高等教育之女學界了。做女校長的，如果確有幹才，有卓見，有成績，原不妨公開的布告的，然而“昏夜乞憐”，醜態百出，嘖嘖在人耳口。但也許這是因為環境的種種關係，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罷？而何以校內學生，對於此事亦日見其軟化，明明今日好好的

出席，提出反對條件的，轉眼就掉過頭去，噤若寒蟬，或則明示其變態行動？情形是一天天的惡化了，五四以後的青年是很可悲觀痛哭的了！在無可救藥的赫赫的氣燄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書包，潔身遠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的菸葉的時候，可也想到有在蠶盆中展轉待拔的人們麼？他自信是一個剛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剛率十二萬分的人，因為有這點點小同，他對於先生是盡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時地為限，加以指示教導的。先生，你可允許他麼？

苦悶之果是最難嘗的，雖然嚼過苦果之後有一點回甘，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譬如飲了苦茶——藥，再來細細的玩味，雖然有些兒甘香，然而總不能引起人好飲苦茶的興味。除了病的逼迫，人是絕對不肯無故去尋苦茶喝的。苦悶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樣，但疾病是不會時時刻刻在身邊的——除非畢生抱病——，而苦悶則總比愛人還來得親密，總是時刻地不招即來，揮之不去。先生，可有甚麼法子能在苦藥中加點糖分，令人不覺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絕對的不苦？先生，你能否不像章錫琛先生在‘婦女雜誌’中答話的那樣模糊，而給我一個真切的明白的指引？專此布達，敬候
撰安！

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

十一月三，十四年。

他雖則被人視為學生二字上應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

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爺自命，因為他實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請先生不要懷疑，一笑。

2

廣平兄：

今天收到來信，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寫下去看——

學風如何，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只要辦事人員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學生在學校中，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待到出了校門，和社會相接觸，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墮落，無非略有遲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罷，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也須意外地喫驚受苦，而其苦痛之總量，與本在都市者略同。

學校的情形，也向來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彷彿較好者，乃是因為足夠辦學資格的人們不很多，因而競爭也不猛烈的緣故。現在可多了，競爭也猛烈了，於是壞脾氣也就徹底顯出。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裏特別清高的。

所以，學校之不甚高明，其實由來已久，加以金錢的魔力，本是非常

之大，而中國又是向來善于運用金錢誘惑法術的地方，於是自然就成了這現象。聽說現在是中學校也有這樣的了。間有例外，大約即因年齡太小，還未感到經濟困難或化費的必要之故罷。至于傳入女校，當是近來的事，大概其起因，當在女性已經自覺到經濟獨立的必要，而藉以獲得這獨立的方法，則不外兩塗，一是力爭，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費力，於是就墮入後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復昏睡了。可是這情形不獨女界爲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還有豪奪而已。

我其實那里會“立地成佛”，許多煙捲，不過是麻醉藥，煙霧中也沒有見過極樂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導青年的本領——無論指導得錯不錯——我決不藏匿起來，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倘若闖入深淵，自己只有自己負責，領着別人又怎麼好呢？我之怕上講臺講空話者就爲此。記得有一種小說裏攻擊牧師，說有一個鄉下女人，向牧師瀝訴困苦的一半生，請他救助，牧師聽畢答道“忍着罷，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後定當賜福的”。其實古今的聖賢以及哲人學者之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後”麼。我所知道的話就全是這樣，我不相信，但自己也並無更好的解釋。章錫琛先生的答話是一定要摸胡的，聽說他自己在書鋪子裏做夥計，就時常叫苦連天。

我想，苦痛是總與人生聯帶的，但也有離開的時候，就是當熟睡之際。醒的時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與“玩世不恭”，我覺得我自己就有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勝于無糖，但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這一節只好交白卷

了。

以上許多話，仍等于章錫琛，我再說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過去的方法，以供參攷罷——

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牠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決不給牠喫。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牠喫了，但也不妨也咬牠一口。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走走。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荊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途，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

二，對於社會的戰鬪，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爲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鎗。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襲來的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這或者就是糖罷。但臨末也還是歸結到“沒有法子”，這真是沒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辦法說完了，就不過如此，而且近於遊戲，不像步步

走在人生的正軌上（人生或者有正軌罷，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寫了出來，未必於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寫出這些罷了。

魯迅。

三月十一日。

3

魯迅先生吾師左右：

十三日早晨得到先生的一封信，我不解何以同在京城，而寄遞要至三天之久？但當我拆開信封，看見箋面第一行上，賤名之下竟緊接着一個“兄”字，先生，請原諒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當為“兄”麼？不，不，決無此勇氣和斗膽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無從知道。不曰“同學”，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遊戲麼？

我總不解教育對於人是有多大效果？世界上各處的教育，他的造就人才的目標在那里？講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的人們，受環境的支配，還弄出甚麼甚麼化的教育來，但究竟教育是怎麼一回事？是否要許多適應環境的人，可不惜貶損個性以遷就這環境，還是不如設法保全每人的個性呢？這都是很值得注意，而為今日教育者與被教育者所忽略的。或者目前教育界現象之不堪，即與此點不無關係罷。

尤可痛心的，是因為“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所以許多人們至今還是除了一日日豫備做舞臺上的化裝以博觀衆之一捧——也許博不到一捧——外，就什麼也不管。怕考試時候得不到好分數，因此對於學問

就不忠實了。希望功課可以省點準備，希望題目出得容易，尤其希望從教師方面得到許多暗示，歸根結底，就是要文憑好看。要文憑好看，即爲了自己的活動……她們在學校裏，除了“利害”二字外，其餘是痛癢不相關的。其所以出死力以力爭的，不是事之“是非”，而是事之“利害”，不是爲羣，乃是爲己的。這也許是我所遇見的她們，一部份的她們罷？並不然。還有的是死捧着線裝本子，終日作繕寫員，愈讀愈是彎腰曲背，老氣橫秋，而於現在的書報，絕不一顧，她們是並不打算做現社會的一員的。還有一些例外的，是她們太汲汲於想做現社會的主角了。所以奇形怪狀，層見疊出，這教人如何忍耐得下去，真無怪先生寧可當“土匪”去了。

那“一個鄉下女人向牧師瀝訴困苦的半生，請他救助”的故事，許是她所求的是物質上的資助罷，所以牧師就只得這樣設法應付，如果所求的是精神方面，那麼我想，牧師對於這種問題是素有研究的，必定會給以圓滿的答覆。先生，我所猜想的許是錯的麼？賢哲之所謂“將來”，固然無異於牧師所說的“死後”，但“過客”說過：“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裏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麼一個所在麼？”雖然老人告訴他是“墳”，女孩告訴他是“許多野百合，野薔薇”，兩者並不一樣，而“過客”到了那里，也許並不見所謂墳和花，所見的倒是另一種事物，——但“過客”也還是不妨一問，而且也似乎值得一問的。

醒時要免去若干苦痛，“驕傲”與“玩世不恭”固然是一種方法，但我自小學時候至今，正是無日不被人斥爲“驕傲”與“不恭”的，有時也覺悟到這非“處世之道”（而且實也自知沒有足以自驕的），然而不能同流

合污，總是喫眼前虧。不過子路的爲人，教他豫備給人斫爲肉糜則可，教他去作“壕塹戰”是按捺不住的。沒有法子，還是站出去，“不大好”有什麼法呢，先生。

草草的寫了這些，質直未加修飾，又是用鋼筆所寫，以較先生的清清楚楚，用毛筆寫下去的詳細懇切的指引，真是不勝其感謝，慚愧了！

敬祝著安。

小學生許廣平謹上。

三月十五日。

4

廣平兄：

這回要先講“兄”字的講義了。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來的例子，就是：舊日或近來所識的朋友，舊同學而至今還在來往的，直接聽講的學生，寫信的時候我都稱‘兄’；此外如原是前輩，或較爲生疏，較需客氣的，就稱先生，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大人……之類。總之，我這“兄”字的意思，不過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並不如許叔重先生所說，真含有“老哥”的意義。但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則你一見而大驚力爭，蓋無足怪也。然而現已說明，則亦毫不爲奇焉矣。

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要適如其分，發展各各的個性，這時候還未到來，也料不定將來究竟可有這樣的時候。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

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裏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運命，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羣衆，而反被羣衆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讎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鎗，自己也歸於毀滅。

社會上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在學校裏，只有捧線裝書和希望得到文憑者，雖然根柢上不離“利害”二字，但是還要算好的。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將來”這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是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只要“那時的現在”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

這些空想，也無法證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種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却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着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所以

我想，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倘荆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這就是我之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

子路先生確是勇士，但他因為“吾聞君子死冠不免”，於是“結纓而死”，我總覺得有點迂。掉了一頂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這麼鄭重，實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當了。仲尼先生自己“厄於陳蔡”，却並不餓死，真是滑得可觀。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說，披頭散髮的戰起來，也許不至於死的罷。但這種散髮的戰法，也就是屬於我所謂“壕塹戰”的。

時候不早了，就此結束了。

魯迅。

三月十八日。

5

魯迅先生吾師左右：

今日接讀先生十九日發的那信，關於“兄”字的解釋，敬聞命矣。二年受教，確不算“生疏”，師生之間，更無須乎“客氣”，而仍取其“略勝一籌”者，豈先生之虛己以待人，抑社會上之一種形式，固尚有存在之價值歟？敬博一笑。但既是先生“自己制定的，沿用下來的例子”，那就不必他人多話的了。現在且說別的吧。

如果現世界的教育“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那麼，性非如梧捲的我，生來軀強，難與人同的我，待到‘將來’走到面前變成“現

在”時，在這之間——我便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雖然將來的狀態，現在尚不可知，但倘若老是這樣“品性難移”，則經驗先生告訴我們，事實一定如此的，未了還是離不了憤激和讎視，以至“無論對誰都開鎗，自己也歸於毀滅”。所以我絕不懷念過去，也不希望將來，對於現在的處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車坐車，有飛機也不妨坐飛機，倘到山東，我也坐坐獨輪車，在西湖，則坐坐瓜皮艇。但我絕不希望在鄉村中坐電車，也不想在地上跑到火星裏去。單簡一句，就是以現在治現在，以現在的我，治我的現在。一步步的現在過去，也一步步的換一個現在的我。但這個“我”裏還是含有原先的“我”的成分，有似細胞在人體中之逐漸變換代謝一樣。這也許太不打算，過於頹廢，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罷。其實我上面所說“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仍然脫不了“繳白卷”的例子。這有什麼法子呢。隨牠去罷。

現在固然講不到黃金世界，却也已經有許多人們以為是好世界了。但孫中山一死，教育次長立刻下臺，“民國日報”立刻關門（或者以為與中山之死無關），以後的把戲，恐怕正要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呢。姑無論“叛徒”所“叛”的對不對，而這種對待“叛徒”的方法，却實在太不高明，然而大家正深以為這是“好世界”裏所應有的事。像這樣“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忍得下去，聽牠點點滴滴的潑出烏黑的漆來。我想，對於這個缸，不如索性拿塊大磚頭來打破牠，或者用鐵釘鋼片密封起來的好。但是相當的東西，這時還沒有豫備好，可奈何！

雖則先生自己所感覺的是黑暗居多，而對於青年，却處處給與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自己也仍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

可爲，向前的走去，這種精神，學生是應當效法的，此後自當避免些無須必踐的荆棘，養精蓄銳，以待及鋒而試。

我所看見的子路是勇而無謀，不能待三鼓而進的一方面，假使他生于歐洲，教他在壕塹裏等待敵人，他也必定不耐久候，要挺身而出的。關公止是關公，孔明止是孔明，曹操止是曹操，三人個性不同，行徑亦異。我同情子路之“率爾而對”，而不表贊同於避名求實的偽君子“方……如五六十……以待君子”之冉求，雖則聖門中許之。但子路雖在聖門中，而仍不能改其素性，這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至于他“結纓而死”，自然與“割不正不食”一樣的“迂”得有趣，但這似乎是另一問題，我們只要明白，當然不會上當的。

在信札上得先生的指教，比讀書聽講好得多了，可惜我自己太淺薄，不能將許多要說的話充分的吐露出來，貢獻于先生之前求教。但我相信倘有請益的時候，先生是一定不吝賜教的，只是在最有用最經濟的時間中，夾入我一個小鬼從中搗亂，雖燒符唸咒也沒有效，先生還是沒奈何的破費一點光陰罷。小子慚愧則個。

你的學生許廣平上。

三月二十日。

6

廣平兄：

彷彿記得收到來信有好幾天了，但因為偶然沒有工夫，一直到今天

纔能寫回信。

“一步步的現在過去”，自然可以比較的不爲環境所苦，但“現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先的‘我’”，而這“我”又有不滿于時代環境之心，則苦痛也依然相續。不過能夠隨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則比起幻想太多的人們來，可以稍爲安穩，能夠敷衍下去而已。總之，人若一經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無法可想，所謂“希望將來”，不過是自慰——或者簡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謂“隨順現在”者也一样。必須麻木到不想“將來”也不知“現在”，這纔和中國的時代環境相合，但一有知識，就不能再回到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說，“有不平而不悲觀”，也即來信之所謂“養精蓄銳以待及鋒而試”罷。

來信所說“時代的落伍者”的定義，是不對的。時代環境全部遷流，並且進步，而個人始終如故，毫無長進，這纔謂之“落伍者”。倘若對於時代環境，懷着不滿，要牠更好，待較好時，又要牠更更好，即不常有“落伍者”之稱。因爲世界上改革者的動機，大抵就是這對於時代環境的不滿的緣故。

這回的教育次長的下臺，我以爲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則，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礙“民國日報”，乃是北京官場的老手段，實在可笑。停止一種報章，他們的天下便即太平麼？這種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但正在準備毀壞者，目下也彷彿有人，只可惜數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來，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這自然還在將來，現在呢，只是準備。

我如果有所知道，當然不至于不說的，但這種滿紙是“將來”和“準

備”的指教，其實不過是空言，恐怕于“小鬼”也無甚益處。至于時間，那倒不要緊的，因為我即使不寫信，也並不做着什麼了不得的事。

魯迅。

三月二十三日。

7

魯迅師：

昨二十五日上午接到先生的一封信，下午幫哲教系游藝會一點忙，直到現在纔能拿起筆來談述所想說的一些話。

聽說昨夕未演“愛情與世仇”之前，先生在九點多鐘就去了——想又是被人唆使的罷？先去也好，其實演得確不高明，排演者常不一律出席，有的只練習過一二次，有的或多些，但是批評者對於劇本簡直沒有豫先的研究——臨時也未十分了解——同學們也不見有多大研究，對於劇情，當時的風俗習尚衣飾……等，一概是門外漢。更加演員多從各班邀請充數，共同練習的時間更多牽掣，所以終歸失敗，實是豫料所及。簡單一句，就是一羣小孩子在空地上耍耍玩意騙幾個錢——人不多，恐怕這目的也難達——真是不怕當場出醜，好笑極了。

近來滿肚子的不平——多半是因着校事。年假中及以前，我以為對於校長主張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其複雜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觀的。到開學以後，目觀擁揚的和楊的本身的行徑，實更不得不教人怒髮衝冠，施以總攻擊。雖則我一方面也不敢否認反楊的絕對沒有色采

在內。但是我不妨單獨的進行我個人的驅羊運動。因此除于前期“婦女週刊”上以“持平”之名，投了“北京女界一部分的問題”一文外，後在十五期“現代評論”見有“一個女讀者”的一篇“女師大的風潮”，她也許是本校的牧羊者，但她既然自說是“局外人”，我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放肆的駁斥她一番，用的是“正言”的名字（我向來投稿，恆不喜專用一名，自知文甚卑淺，裁奪之權，一聽之編輯者，我絕不以甚麼女士……等，妄冀主筆者垂青，所以我的稿子，常常也白費心血，付之虛擲，但是總改不了我不好用一定的署名的毛病）。下筆以後，也自覺此文或不合于“壕塹戰”，然勃勃之氣，不能自已，擬先呈先生批閱，則恐久稽時日，將成明日黃花，因此急急付郵，覺骨骸略吐，稍為舒快，其實于實際何嘗有絲毫裨補。

學生歷世不久，但所遇南北人士，亦不乏人，而頭腦清晰，明白大勢者却少，數人聚首，非談衣飾，即論宴會，談出入劇場。熱心做事的人，多半學力太差，而學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連踢也踢不動，每一問題發生，聚衆討論時，或託故遠去，或看人多舉手，則亦從而舉手，贊成反對，定見毫無也。成功則歸諸己，過則諉諸人，真是心死莫大之哀，對於此輩，尙復何望！學生肄業小學時，適當光復，長兄負笈南京，為鼓吹種族思想最力之人，故對年幼的我輩，也常常演講大義，甚恨幼小未能盡力國事，失一良機。及略能識字，即沈浸于民黨所辦之“平民報”中，因為渴慕新書，往往與小妹同走十餘里至城外購取，以不得為憾。加以先人稟性豪直，故學生亦不免粗獷。又好讀飛簷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鋤強等故事，遂更幻想學得劍術，以除盡天下不平事。及洪憲

盜國，復以爲時機不可失，正爲國效命之時，乃竊發書于女革命者莊君，卒以不密，爲家人所阻，蹉跎至今，頹唐已甚矣。近來年齒加長，于社會內幕，亦較有所知，覺同儕大抵相處以虛偽，相接以機械，實不易得可與共事，暢論一切者。吾師來書云‘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彷彿有人’，先生，這是真的麼？不知他們何人，如何結合，是否就是先生所常說的“做土匪去”呢？我不自量度，才淺力薄，不足與言大事，但願作一個誓死不二的“馬前卒”，小瓊嚶雖然並無大用，但也不妨令他搖幾下旗子，而建設與努力，則是學生所十分仰望于先生的。不知先生能鑒諒他麼。

承先生每封都給我回信，于‘小鬼’實在是好像在孟蘭節，食飽袋足，得未曾有了。謹謝“循循善誘”。

學生許廣平。

三月二十六晚。

8

廣平兄：

現在纔有寫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寫回信。

那一回演劇時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實與劇的好壞無關，我在羣集裏面，是向來坐不久的。那天觀衆似乎不少，籌款的目的，該可以達到一點了罷。好在中國現在也沒有什麼批評家，鑒賞家，給看那樣的戲劇，已經儘夠了。嚴格的說起來，則那天的看客，什麼也不懂而胡鬧的很多，都應該用大批的蚊烟，將它們薰出去的。

近來的事件，內容大抵複雜，實不但學校爲然。據我看來，女學生還要算好的，大約因爲和外面的社會不大接觸之故罷，所以還不過談談衣飾宴會之類。至于別的地方，怪狀更是層出不窮，東南大學事件就是其一，倘細細剖析，真要爲中國前途萬分悲哀。雖至小事，亦復如是，卽如“現代評論”上的“一個女讀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語，總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許不確。世上的鬼蜮是多極了。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卽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但說到這類的改革，便是真叫作“無從措手”。不但此也，現在雖只想將“政象”稍稍改善，尙且非常之難。在中國活動的現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義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館而用護兵守門，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單知道燒搶，東三省的漸趨于保護鴉片，總之是抱“發財主義”的居多，梁山泊切富濟貧的事，已成爲書本上的故事了。軍隊裏也不好，排擠之風甚盛，勇敢無私的一定孤立，爲敵所乘，同人不

數，終至陣亡，而巧滑騎牆，專圖地盤者反很得意。我有幾個學生在軍中，倘不同化，怕終不能佔得勢力，但若同化，則佔得勢力又于將來何益。一個就在攻惠州，雖聞已勝，而終于沒有信來，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只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于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我所謂“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彷彿有人”的人，不過這麼一回事。要成聯合戰線，還在將來。

希望我做一點什麼事的人，也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結果，終于不外乎用空論來發牢騷，印一通書籍雜誌。你如果也要發牢騷，請來幫我們，倘曰“馬前卒”，則吾豈敢，因為我實無馬，坐在人力車上，已經是闖氣的時候了。

投稿到報館裏，是碰運氣的，一者編輯先生總有些胡塗，二者投稿一多，確也使人頭昏眼花。我近來常看稿子，不但沒有空閒，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後想不再給人看，但除了幾個熟識的人們。你投稿雖不寫什麼“女士”，我寫信也改稱為“兄”，但看那文章，總帶些女性。我雖然沒有細研究過，但大略看來，似乎“女士”的說話的句子排列法，就與“男士”不同，所以寫在紙上，一見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現在雖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卻少。‘猛進’很勇，而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現代評論”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卻很顯得灰色，“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知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為衆所忌，且于自己的前進亦復大有妨礙也。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

魯迅。

三月三十一日。

9

魯迅師：

收到一日發的信，直至今今天纔拿起筆來，寫那些久蓄于中所欲說的話。

日來學校演了一幕活劇，引火線是教育部來人，薛先生那種傻瓜的幼稚行徑。末了他自覺情理上說不通，便反咬一口，想拿幾個學生和他一同玉石俱焚，好笑極了！這種卑下的心地，複雜的問題，我們簡單的學生心理，如何敵得過他們狐鼠成羣，狠毒成性的惡辣手段。兩方面的信，想先生必已看見，我們學生五人信中的話，的確一點也沒有虛偽，不知對方又將如何設法對付。先生，現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了！老實人是一定喫虧的。臨陣退縮，勇者不為，無益犧牲，智者不可，中庸

之法，其道爲何？先生世故較後生小子爲熟悉，其將何以教之？

那回演劇的結果，聽說每人只平均分得廿餘元，往日本旅行，固然不濟，就是作參觀南方各處之用，也還是未必夠，鬧了一通，幾乎等于零，真是沒有法子。看客的胡鬧，殆已是中國劇場裏一種積習，尤其是女性出臺表演的時候，他們真只爲看劇而來的，實在很少很少。惟其如此，所以“應該用大批的蚊烟，將它們熏出”，然而它們如果真是早早的被人“熏出”，那麼，把戲也就演不成了。這就是目前社會上相牽連的怪現狀，可歎！

學校的事情愈來愈複雜了。步東大後塵的，恐怕就是女師大。在這種空氣裏，是要染成肺病的。看不下去的人就出來反抗，反抗就當場喫虧；不反抗，不反抗就永遠沈墜下去，校事，國事……都是如此。人生，人生是多麼可厭的一種如垂死的人服了參湯，死不能，活不可的半麻木風狂狀態呀！“一個女讀者”的文章，先生疑是男人所作，這自然有一種見解，我也聽見過“現代評論”執筆的人物，多與校長一派，很替她出力的話。但校中一部分的人，確也有“一個女讀者”的那種不通之論，所以我的推想，錯中也不全是無的放矢的。

民元的時候，頑固的儘管頑固，改革的儘管改革，這兩派相反，只要一派佔優勢，自然就成功起來。而當時改革的人，個個似乎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一種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的氣概，身家且不要，遑說權利思想。所以那時人心容易號召，旗幟比較的鮮明。現在呢，革命分子與頑固派打成一起，處處不離“作用”，損人利己之風一起，惡劣分子也就多起來了。目前中國人爲家庭經濟所迫壓，不得不謀升官發財，而賣國賊以

出。賣國賊是不忠于社會，不忠于國，而忠于家的。國與家的利害，互相矛盾，所以人們不是犧牲了國，就是犧牲了家。然而國的關係，總不如家之直接，于是國民性的墮落，就愈甚而愈難處理了。這種人物，如何能有存在的價值，亡國就是最終的一步。雖然有些人們，正在大唱最新的無國界主義，然而歐美先進之國，是否能以大同的眼光來待遇這種人民呢，這是沒有丁國界也還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先生信中之言：“在中國活動的有兩種“主義者”……我現在無所屬”，學生以為即使“無所屬”，也不妨有所建。那些不純粹不徹底的團體，我們絕不能有所希望于他們，即看女性所組織的什麼“參政”，“國民促進”，“女權運動”等等的人才的行徑，我也實在不敢加入以為她們的團體之一。團體根本上的事業一點沒有建設，而結果多半成了“英雄與美人”的養成所；說起來真教人倒嚙一口冷氣。其差強人意的，只有一位秋瑾，其餘什麼唐□□，沈□□，石□□，萬□……噯，都是應當用蚊烟熏出去的。眼看那些人不能與之合作，而自己單人隻手，又如何能賣得出大氣力來，所以終有望于我師了。土匪雖然仍是“發財主義”，然而能夠“大斗分金銀”，只要分的公平，也比做變相的丘八好得遠。丘八何嘗不是“發財主義”，所以定要占地盤，只是嘴裏說得好聽，倒不如土匪還能算是能夠貫徹他的目的的人，不是名不副實的。

我每日自上午至下午三四時上課，一下課便跑到哈德門之東去作“人之患”，直至晚九時返校，再在小飯廳自習，至午夜始睡。這種刻版的日常行動，我以為身心很覺舒適。這就是“語絲”所說的，應當覺悟現時“只有自己可靠”，而我們作事的起點，也在乎每個“只有自己可靠”的

人聯合起來，成一個無邊的“聯合戰線”。先生果真自以為“無爭無勇”而不思“知其不可爲而爲”乎？孫中山雖則未必是一個如何神聖者，但他的確也純粹“無拳無勇”的幹了幾十年，成敗得失，雖然另是一個問題。

做事的人自然是“勇猛”分子居多，但這種分子，每容易只憑血氣之勇，所謂勇而無謀，易招失敗，必須領導的人用“仔細”的觀察，處置調劑之，始免輕舉妄動之弊，其于“勇往直前”，實是助其成功的。那麼，第一種的“不行”可以不必過慮了。至于第二種“犧牲”，在一面雖說犧牲，在一面又何嘗不是“建設”，在“我”這方面固然“不願使別人犧牲”而在“彼”一方面或且正以犧牲爲值得。況且採用“壕塹戰”之後，也許所得的代價會超過犧牲的總量，用不着憂慮的。“發牢騷”誠然也不可少，然而紙上談兵，終不免書生之見，加以像現在的昏天黑地，你若打開窗子說亮話，還是免不了做犧牲。關起門來長吁短歎，也實在令人氣短。先生雖則答應我有“發牢騷”之機會，使我不至于悶死，然而如何的能把牢騷發洩得淨盡，又恐怕自己無那麼大的一口氣，能夠照心願的吐出來。粗人是幹不了細活計的，所以前函有“馬前卒”之請也。現在先生既不馬而車，那麼我就做那十二三歲的小孩子跟在車後推着走，盡我一點小氣力罷。

言語是表示內心的符號，一個人寫出來，說出來的，總帶着這人的個性，但因環境的薰染，耳目所接觸，于是“說話的句子排列法”，就自然“女士”與“男士”有多少不同。我以為詞句末節，倒似乎並無多大關係，只很願意放大眼光，開拓心胸，免掉“女士式”的說話法，還乞吾師教

之。又，“女士”式的文章的異點，是在好用唉，呀，喲……的字眼，還是太帶詩詞的句法而無清晰的主腦命意呢？並希先生指示出來，以便改善。

“猛進”在圖書館裏沒有，本身也不知道有這份報。不知何處出版，敢請示知。其餘各種書籍之可以鍼治痺麻的，還乞先生隨時見告！

學生許廣平。

四月六日。

10

廣平兄：

我先前收到五個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學校裏又有些事情，但並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從學生方面的信中，猜測一點。我的習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我疑心薛先生辭職的意思，恐怕還在先，現在不過借題發揮，自以為去得格外好看。其實“聲勢洶洶”的罪狀，未免太不切實，即使如此，也沒有辭職的必要的。如果自己要辭職而必須牽連幾個學生，我覺得辦法有些惡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內中的情形，要之，那普通所想得到的，總無非是“用陰謀”與“裝死”，學生都不易應付的。現在已沒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謂罪狀，不過是“聲勢洶洶”，則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一回反駁的信，已經可以了。此後只能平心靜氣，再看後來，隨時用質直的方法對付。

這回演劇，每人分到二十餘元，我以為結果並不算壞，前年世界語

學校演劇籌款，却賠了幾十元。但這幾個錢，自然不夠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實現在也何必旅行，江浙的教育，表面上雖說發達，內情何嘗佳，只要看母校，即可以推知其他一切。不如買點心，一日喫一元，反有實益。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纔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由我想來——這只是如此感到，說不出理由——目下的壓制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為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蘖。

“關起門來長吁短歎”，自然是太氣悶了，現在我想先對於思想習慣加以明白的攻擊，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在我還要攻擊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張起壓制言論的網來，那麼，又須準備“鑽網”的法子——這是各國鼓吹改革的人們照例要遇到的。我現在還在尋有反抗和攻擊的筆的人們，再多幾個，就來“試他一試”，但那效果，仍然還在不可知之數，恐怕也不過聊以自慰而已。所以一面又覺得無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氣，“小鬼”年青，當然是有銳氣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麼？

我所謂“女性”的文章，倒不專在“唉，呀，嗚……”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則多用好看字樣，多講風景，多懷家庭，見秋花而心傷，對明月而淚下之類。一到辯論之文，尤易看出特別。即歷舉對手之語，從頭至尾，逐一駁去，雖然犀利，而不沈重，且罕有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者。總之是只有小毒而無劇毒，好作長文而不善于短文。

“猛進”昨已送上五期，想已收到，此後如不被禁止，我當寄上，因為我這里有好幾份。

魯迅。

四月八日。

□□女士的舉動似乎不很好：聽說她辦報章時，到加拉罕那里去募捐，說如果不給，她就要對於俄國說壞話云云。

11

魯迅師：

昨夕收到先生的一封信。前天已得寄來的一束“猛進”共五份，打開一看，原來出版處就是北大，當時不覺失笑其孤陋寡聞一至于此，因即至號房令訂購一份備閱。及見來函，謂“此後如不被禁止，我當寄上”，雖甚感誘掖之殷，然師殊大忙，何可以此瑣屑相勞，重抱不安，既已自訂，還乞吾師勿多費一番精神為幸。

薛先生當日撕下一大束紙條，滿捧在雙手中，前有學生，後有教育部長，他則介乎兩者之間，那種進退維谷的狼狽形狀，實在好看煞人。

而對於學生的質問，他又苦于置對，退而不甘喫虧，則又呼我至教務處訊問，恫嚇，經我強硬的答覆，沒法對付，便用最終的毒計，就是以退爲進，先發制人，亦即所謂“惡人先告狀”也。其意蓋在責備學生，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當他辭職的信分送至各班時，我們以爲他在教員面前一定另有表示，今乃是專對學生辭職，真不知是何居心。但若終竟走出，則雖然走得滑稽，而較之不走者算是稍爲痛快，如此，則此次些少犧牲，也很值得的。貼在教務處罵他的紙條，確有點過火，但也是他形迹可疑所致，寫的人固然太欠幽默，然而羣衆的事，一時不及豫防，總不免鬧出缺少慎重的事件。其實平心論之，罵他一句“滾蛋”，也不算甚麼希奇，橫豎堂堂“國民之母之母”尚可以任意罵人“豈有此理”，上有好，下必甚，又何必大驚小怪呢。先生，你說對麼？

現在所最愁不過的，就是風潮鬧了數月，不死不活，又遇着仍抱以女子作女校長爲宜的冬烘頭腦，閉着眼問學生“你們是大多數反對麼？”的人長教育。從此君手裏，能夠得個好校長麼？一鼈不如一鼈，則豈徒無益，而又害之；遷延不決，則戀棧者的手段愈完全，而學生之輟化消極者也愈多，終至事情無形打消，只落得一場瞎鬧，真是何苦如此，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無處不是苦悶，苦悶，苦悶，苦悶，苦悶，苦悶……

攻打現時“病根的工作”，欲“最快”，“有效”而不“很遲”的唯一捷徑，自然還是吾師所說的“火與劍”。自二次革命，孫中山逃亡于外時，即已覺悟此層，所以竭力設法組織黨軍，然而至今也還沒有多大建設。況且現時所急待解決的問題，正是刻不容緩，倘必俟若干時籌備，若干時進行，若干時收效，恐將索國魂于枯魚之肆矣。此杞人之憂也。所以小兒

之意，以爲對於違反民意的亂臣賊子，實不如仗三寸劍，與以一擊，然後仰天長嘯，伏劍而死，則以三數人之犧牲，卽足以寒賊膽而使不敢妄動。爲犧牲者固當有膽有勇，但不必使學識優越者爲之，蓋此等人不宜大材小用也。至于青年之急待攻擊，實較老年爲尤甚，因爲他們是承前啓後的橋梁，國家的絕續，全在他們肩上的。而他們的確能有幾分覺悟呢？不要多提起來了！想“鼓吹改革”他們，固然爲國家人材根本計，然而假使緩不濟急，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亦杞人之憂也。所以小鬼以爲此種辦法，可列于次要，或者與上述之法，雙管並下的。

“柴愚參魯”，早在教者的目中，倘必曰“盍各言爾志”以下問者，小鬼亦只得放肆，“率爾而對”也。

講風景是騷人雅士的特長，悲花月是兒女子的病態，四海爲家，何必多懷，今之懷者，甚麼“母親懷中……搖籃裏”，想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耳。滿篇“好看字樣”的抒情文，確是今日所謂女文學家的特徵，好在我並無文學家的資格和夢想，對於這類文章，一個字也哼不出來，而于作辯論之文的“特別”，我却真的不知不覺全行犯着了！自己不提防，經吾師戳破，慚愧心折之至。但所以“從頭至尾，逐一駁去”者，蓋以爲不如此，殊不足以令敵人體無完膚，而自己也總覺有些遺憾，此殆受孟子與東坡的餘毒，服久遂不覺時發其病。至于“罕有正對論敵的要害”及“好作長文而不善于短文”等，則或因女性于理智判斷及論理學，均未能十分訓練，加以歷久遺傳，積重難反之故，此後當設法改之。“不善短文”，除上述之病源外，也許是程度使然。大概學作文時，總患辭不達意，能達意矣，則失之冗贅，再進，則簡練矣，此殆與年齡及學力有關，此後亦

甚願加以洗刷。但非鏡無以鑑形，自勉之外，正待匡糾，先生倘進而時教之，幸甚！

這封信非驢非馬不文不白的亂扯一通，該值一把火，但反過來說是在最新的一派文字，也可以的，我無乃畫狗不成耳。請先生的朱筆大加圈點罷！——也許先生的朱筆老早擲到紙簍裏去了。奈何！！

（魯迅先生所承認之名）小鬼許廣平。

四月十日晚。

12

廣平兄：

有許多話，那天本可以口頭答覆，但我這裡從早到夜，總有幾個各樣的客在坐，所以只能論到天氣之好壞，風之大小。因為雖是平常的話，但偶然聽了一段，也容易莫名其妙，由此造出謠言，所以還不如仍舊寫回信。

學校的事，也許暫時要不死不活罷。昨天聽人說，章太太不來，另薦了兩個人。一個也不來，一個是不去請。還有□太太却很想做，而當局似乎不敢請教，聽說評議會的挽留倒不算什麼，而問題却在不能得人。當局定要在“太太類”中選擇，固然也過于拘執，但別的一時可也沒有，此實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可耳。

來信所說的意見，我實在也無法說一定是錯的，但是不贊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計，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見。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

這類人現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兩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至于壞種，則警備極嚴，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還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壞影響，例如民二，袁世凱也用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錢僱來的奴子，試一衡量，還是這一面喫虧。但這時革命者們之間，也會用過僱工以自相殘殺，于是此道乃更墮落，現在即使復活，我以為雖然可以快一時之意，而與大局是無關的。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贊成。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嘗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的冒險，明知道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麼事情來的死症，然而終于無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罷。

“無處不是苦悶，苦悶（此下還有四個和……）”，我覺得“小鬼”的“苦悶”的原因是在“性急”。在進取的國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國的地方，却容易喫虧，縱使如何犧牲，也無非毀滅自己，于國度沒有影響。我記得先前在學校演說時候也曾說過，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只有一法，就是‘韌’，也就是“鏗而不舍”。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厲風發’無效的。但其間自然免不了“苦悶，苦悶，（此下還有四個并……）”，可是只好便與這“苦悶”……反抗。這雖然近于勸人耐心做奴隸，而其實很不同，甘心樂意的奴隸是無望的，但若懷着不平，總可以逐漸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時以為“宣傳”是無效的，但細想起來，也不盡然。革命之前，第一個犧牲者，我記得是史堅如，現在人們都不大知道了，在廣東一定

是記得的人較多罷，此後接連的有好幾人，而爆發却在湖北，還是宣傳的功勞。當時和袁世凱妥協，種下病根，其實却還是黨人實力沒有充實之故。所以鑒于前車，則此後的第一要圖，還在充足實力，此外各種言動，只能稍作輔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覺之了然，無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常招誤解，有時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澀，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頗大”耳）。

前天彷彿聽說“猛進”終于沒有定妥，後來因為別的話岔開，不說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見告，當寄上。我雖說忙，其實也不過“口頭禪”，每日常有閒坐及講空話的時候，寫一個信面，尚非大難事也。

魯迅。

四月十四日。

13

魯迅師：

“尊府”居然探檢過了！歸來後的印象，是覺得熄滅了通紅的燈光，

坐在那間一面滿鑲玻璃的室中時，是時而聽雨聲的淅瀝，時而窺月光的清幽，當棗樹發葉結實的時候，則領略牠微風振枝，熟果墜地，還有雞聲喔喔，四時不絕。晨夕之間，時或負手在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蓋必大有一種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從縷縷的煙草煙中曲折的傳入無窮的空際，升騰，分散……。是消滅！？是存在！？（小鬼向來不善於推想和描寫，幸恕唐突！）

“京報副刊”上前天有王鑄君的一篇“魯迅先生……”和“現代評論”前幾期的那篇，我覺得讀後還合意。我總喜歡聽那在教室裏所講一類的話，雖則未必能有多少領略，體會，或者也或不免於“誤解”，但總覺意味深長，有引人入勝之妙。在還未聽慣的人們，固然容易錯過，找不出頭緒來，然而也不要緊，到那時自然會有善法來調和牠，總比冗長好，學者非患不知，患不能法也。

現時的“太太類”的確敢說沒有一個配到這里來的——小姐類同此不另一——而老爺類的王九齡也下臺了。但不知法學博士能打破這種成見否？總之，現在風潮鬧了數月，呈文遞了無數，部裏也來查過兩次，經過三個總長而校事毫無着落，這“若大旱之望雲霓”的換人，不知何年何月始有歸宿。薛已經依然回校任事了。用一張紙，帖在公布處，大意說：薛辭，經再三挽留，薛以校務為重，已允任事，云云。自治會當即會議是否仍認他為教務長，而四年級畢業在即，表示承認之意，其餘的人是少數，便不能通過異說，這是內部的麻木，“裝死”的復活。而新任的教育總長，雖在他對於我校未有表示之前，也不能不令人先懷幾分失望，雖然太太類長女校的成見，在他腦裏也許可望較輕。然而此外呢！？

這種種內外的黑幕，總想在文字上發洩發洩，但因各方的牽掣和投稿的困難，直逼得人叫苦連天，暗地咽氣，“由他去罷”，“欲罷不能”！不罷不可！總沒得個乾脆！

對於‘猛進’，既在‘語絲’上忽略了目錄，又不在門房處看看賣報條子，事雖小，足見粗疏。但今既知道，如何再放過，當日已仍令門房訂來了。既承錦注，便以奉聞。

小鬼許廣平。

四月十六晚。

14

魯迅師：

前幾天寄上一信，料想收到了罷？

“□□週刊”是否即日來所打算組織的那種材料？我希望縮短光陰，早到星期五，以便先觀為快。

今天在講堂上勒令帶上博物館去的舉動，委實太不合於 Gentleman 的態度了。然而大眾的動機，的確與‘逃學’和‘難為先生’不同，憑着小學生的天真，野蠻和出軌是有一點。回想起來，大家總不免好笑，覺得除了先生以外，我們是絕對不幹的。

近來忽然出了一個想“目空一切，橫掃千人”的琴心女士，在學校中的人固然疑惑，即外面的人，來打聽這悶葫蘆的也很多。現在居然打破了：原來她軀殼是S妹，魂靈是司空蕙。哈哈，無怪她屢次替司空辯護，

原來是一鼻孔出氣。我想她起“三位一體”——琴心——雪紋——司空薰——的名字的最大目的，即在所謂“用琴心的名字將近日文壇新發表的許多文藝作品，下一個嚴格的批評，使一班自命不凡的蛇似的藝術家不至於太過目中無人了。”原來如此，無怪她（？）與培良君如此的不共戴天，而其為“玉君”捧場，則恐怕也就是替自己說話。這些都是小玩意，本無多大關係，現在說及，不過以供一笑，且知文壇上有這種新奇法術而已。

今日“京報”上登有“民國公報”招考編輯的廣告，彷彿聽得這種報也是“民國日報”一流，不知確否？牠的宗旨是偏重那一派的政見？報名地點在那里？一切章程如何？先生是知道外面事情比我多許多的，能夠示知一二以定進止否？小鬼學識甚淺，自然不配想當編輯，尤其是對於新聞學未有研究，現在所以願意投考者，實在因為覺得這比做“人之患”該可以多得點進步，於學識上較有幫助。先生以為何如？

小鬼許廣平。

四月二十晚。

15

廣平兄：

十六和廿日的信都收到了，實在對不起，到現在纔一并回答。幾天以來，真所謂忙得不堪，除些瑣事以外，就是那可笑的“□□週刊”。這一件事，本來還不過一種計劃，不料有一個學生對邵飄萍一說，他就登

出廣告來，並且寫得那麼誇大可笑。第二天我就代擬了一個別的廣告，硬令登載，又不許改動，不料他却又加上了幾句無聊的案語。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連小事情也碰頭。至於我這一面，則除百來行稿子以外，什麼也沒有，但既然受了廣告的鞭子的強迫，也不能不跑了，于是催人去做，自己也做，直到此刻，這纔勉強湊成，而今天就是交稿的日子。統看全稿，實在不見得高明，你不要那麼熱望，過於熱望，要更失望的。但我還希望將來能夠比較的好一點。如有稿子，也望寄來，所論的問題也不拘大小。你不知定有“京報”否？如無，我可以囑他們將“莽原”——即所謂“□□週刊”——寄上。

但星期五，你一定在學校先看見“京報”罷。那“莽原”二字，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寫的，名目也並無意義，與“語絲”相同，可是又彷彿近於“曠野”。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個都由我代表，然而將來從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來，改變文體，實在是不容易的事。這些人裏面，做小說的和能翻譯的居多，而做評論的沒有幾個：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

薛先生已經復職，自然極好，但來來去去，似乎未免太勞苦一點了。至于今之教育當局，則我不知其人。但看他輓孫中山對聯中之自誇，與對於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爲人亦可想而知。所聞的歷來的言行，蓋是一大言無實，欺善怕惡之流而已。要之，能在這昏濁的政局中，居然出爲高官，清流大約無這種手段。由我看來，王九齡要好得多罷。校長之事，部中毫無所聞，此人之來，以整頓教育自命，或當別有一反從前一切之新法（他是大不滿于今之學風的），但是否又是

大言，則不得而知，現在鬼鬼祟祟之人太多，實在無從說起。

我以前做些小說，短評之類，難免描寫，或批評別人，現在不知道怎麼，似乎報應已至，自己忽而變了別人的文章的題目了。張王兩篇，也已看過，未免說得我太好了些。我自己覺得並無如此“冷靜”，如此能幹，即如“小鬼”們之光降，在未得十六來信以前，我還未悟到已被“探檢”而去，倘如張君所言，從第一至第三，全是“冷靜”，則該早已看破了。但你們的研究，似亦不甚精細，現在試出一題，加以考試：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頂，是什麼樣子的？後園已經到過，應該可以看見這個，仰即答覆可也！

星期一的比賽“韌性”，我確又失敗了，但究竟抵抗了一點鐘，成績還可以在六十分以上。可惜衆寡不敵，終被逼上牛門，此後則遁入公園，避去近於“帶隊”之厄。我常想帶兵搶劫，固然無可諱言，但若一變而為帶女學生游歷，則未免變得離題太遠，先前之逃來逃去者，非怕“難為”，“出軌”等等，其實不過是逃脫領隊而已。

琴心問題，現在總算明白了。先前，有人說是司空蕙，有人說是陸晶清，而孫伏園堅謂俱不然，乃是一個新出臺的女作者。蓋投稿非其自寫，所以是另一樣筆迹，伏園以善認筆迹自負，豈料反而上當。二則所用的紅信封綠信紙，早將伏園善識筆迹之眼睛嚇昏，遂愈加疑不到司空蕙身上去了。加以所作詩文，也太近於女性，今看他署着真名之文，也是一樣色彩，本該容易識破，但他人誰會想到他爲了爭一點無聊的名聲，竟肯如此鉤心鬪角，無所不至呢。他的“橫掃千人”的大作，今天在“京報副刊”上似乎也露一點端倪了；所掃的一個是批評廖仲潛小說

的芳子，但我現在疑心芳子就是廖仲潛，實無其人，和琴心一樣的。第二個是向培良，則識力比他堅實得多，琴心的掃帚，未免太軟弱一點。但培良已往河南去辦報，不會有答覆的了，這實在可惜，使我們少看見許多痛快的議論。

“民國公報”的實情，我不知道，待探聽了再回答罷。普通所謂考試編輯，多是一種手段，大抵因為薦條太多，無法應付，便來裝作這一種門面，故作秉公選用之狀，以免薦送者見怪，其實却是早已暗暗定好，別的應試者不過陪他變一場戲法罷了。但“民國公報”是否也這樣，却尚難決（我看十之九也這樣）。總之，先去打聽一回罷。我的意見，以為做編輯是不會有什麼進步的，我近來常與週刊之類相關，弄得看書和休息的工夫也沒有了，因為選用的稿子，也常須動筆改削，倘若任其自然，又怕鬧出笑話來。還是“人之患”較為從容，即使有時逼上午門，也不過費兩三個鐘頭而已。

魯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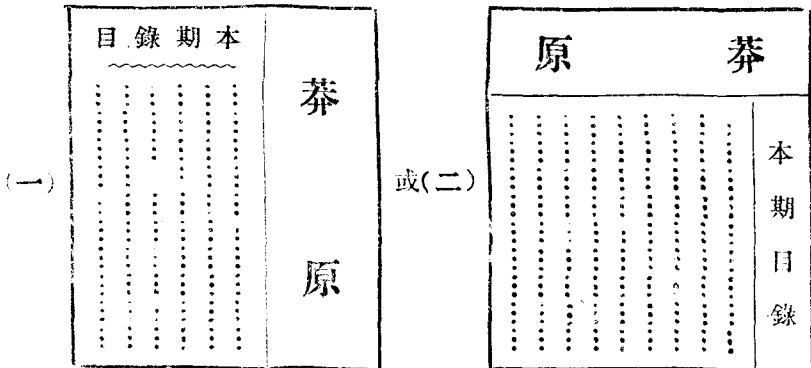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二日夜。

16

魯迅師：

先後的收到信和“莽原”，使我在寂寞的空氣中，不知不覺的發生微笑。此外還有“猛進”，“孤軍”，“語絲”，“現代評論”等，源源而來，關心大局的人居然多起來了！每週得着這些師資，多麼快活呀。

這種小週刊，多半總是每版分爲三層，第一版上層之首印着刊名，同版下層的末尾印着目錄。“莽原”的形式也如此。這不知是否有特別意義，較別的方法佳？但我的意見，以爲倘將目錄和刊名放在一起，則成爲：



這樣的一個方塊，而將這放在第一版的上層的前頭，就免得讀者看到第三層，忽然見有一段目錄出來，分散了對於該處作品的注意力。否則，將這方塊設在中層的中央，倒也頗覺特別。再不然，則刊名仍舊（第一版上層之最前），而目錄則請牠去坐“交椅”（第八版之末）。這只是我的心理作用覺得這樣好，但說不出正常理由來，請參攷可也。

“莽原”之文仍多不滿意於現代，但是圍籬較“猛進”，“孤軍”等之偏重政治者爲寬，故甚似“語絲”，其委曲宛轉，饒有絃外之音的態度，也較其他週刊爲特別，這是先生的特色，無可諱言的。看了第一期，覺得“冥昭”就是先生，此外“棉袍裏的世界”頗有些先生的作風在內，但不能決定。餘如“檳榔集”的作者想是姓向的那位，也有幾分相肖於先生。而

全期之中，則先生只有兩篇作品。

在“棉袍裏的世界”文中，作者揪住了朋友來開始審判，以為取了他“思想”，“友誼”……甚至於“想把我當做一件機器來供你們使用”。我當時十分慚愧，反省，我是否也是“多方面掠奪者”之一？唉，雖則我不敢當是朋友，然而學生“掠奪”先生，那還了得！明目張膽的“掠奪”先生，那還了……得！！！此人心之所以不古也。有志之士，盍起而防禦之！？

第二期也許學學做文章，但是仍本粗人做不了細活計的面目，恐怕還是做出來不中用，那時，只請破除情面，向字紙簍裏一塞。然而能否做出，也還是一個問題。

“報應”之來，似有甚於做“別人的文章的題目”的。先生，你看第八期的“猛進”上，不是有人說先生“真該割去舌頭”麼？——雖然是反話。我聞閻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頭的，罪名就是生前說謊，這是假話的處罰。而現在却因為“把國民的醜德都暴露出來”，既承認是“醜德”，則其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之罪，這真是人間地獄，這真是人間有甚於地獄了！

考試尚未屆期呢，本可抗不交卷的，但考師既要提前，那麼現在做了答案，暑假時就可要求免試了——倘不及格，自然甘心補考——答曰：

那房子的屋頂，大體是平平的，暗黑色的，這是和保存國粹一樣，帶有舊式的建築法。至於內部，則也可以說是神祕的苦悶的象徵。靠南有門，但因隔了一間迴道的房子，所以顯得暗，左右也不十分光亮，獨

在前面——北——有一大片玻璃，就好像號筒口。這是什麼解釋呢？我擺開八卦，薰沐齋戒的占算一下罷。卦曰：世運凌夷，君子道消，逢凶化吉，發言有瘳。解曰：號筒之口，聲帶之門，因勢利導，時然後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南無阿彌陀佛教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親降靈籤也。餘文尚多，以不在本答案範圍之內，均從略。

此外小鬼也有一點“敢問”求答的——但是絕非報復的考試，雖然“復仇乃春秋大義”，然而學生豈敢與先生為仇，而且想復，更兼要考呢，罪過罪過，其實不過聊博一笑耳。問曰：我們教室天花版的中央有點什麼？倘答電燈，就連六分也不給，倘俟星期一臨時預備夾帶然後交卷，那就更該處罰（？）了。其實這題目原甚平常而且熟習，不如探檢那麼生疏，該不費力的罷。敢請明教可也！

午門之游，歸來總帶着得勝的微笑，從車上直到校中，以至良久良久；更回想及在下樓和內操場時的潑皮，真是得意極了！人們總是求自我的滿足的，何嘗計及被困者的為難。其實被困者那天心理測驗也施行得夠了：命大家起立以占是否多數，再下樓遲延以察是否誠意。然而終竟被“煽動”了。據最新的分數計算法，全對就滿分，一半對一半錯就相抵消，一分也沒有，倘若完全失敗，更不待言是等于零。“六十分”？太寬了罷！其實那天何嘗是“被逼”而“失敗”，歸結也還是因為“搖身一變”的法術未臻上乘，否則，變成女先生，就不妨“帶隊”（我的這話也“豈有此理”，男先生“帶隊”有什麼出奇），或者變成女……，就不妨衝鋒突圍而出。可是終于“被逼”，這是界限分得太清的緣故罷，還是世俗積習之終于不易破除呢？！

現社會也實在黑暗，女子出來做事，實是處處遇到困難。我不是膽怯，只爲想避免些麻煩，所以往往先託人打聽。不料知識界的報界也是鬼蜮——牠未寫明報名地點，卽是可疑處——也是如此。這真教猛進的人處處感着多少阻礙和躊躇。“誰叫你生着是女人呢？”這句話，我着實沒法解答於老爺們，太太們之前。

小鬼許廣平。

四月二十五晚。

17

廣平兄：

來信收到了。今天又收到一封文稿，拜讀過了，後三段是好的，首一段累墜一點，所以看紙面如何，也許將這一段刪去。但第二期上已經來不及登，因爲不知“小鬼”何意，竟不署作者名字。所以請你捏造一個，並且通知我，並且必須於下星期三上午以前通知，並且回信中不准說“請先生隨便寫上一個可也”之類的油滑話。

現在的小週刊，目錄必在角上者，是爲訂成本子之後，讀者容易翻檢起見，倘要檢查什麼，就不必全本翻開，纔能夠看見每天的細目。但也確有隔斷讀者注意的弊病，我想了另一格式，是專用第一版上層的，如下：

錄 目	莽 原	通 訊 處 等
.....	

則目錄既在邊上，容易檢查，又無隔斷本文之弊，可惜“莽原”第一期已經印出，不能便即變換了，但到二十期以後，我想來“試他一試”。至於印在末尾，書籍尚可，定期刊却不合宜，放在第一版中央，尤為不便，擅起此種“心理作用”，應該

記大過二次。

“莽原”第一期的作者和性質，誠如來信所言；長虹確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認識的，意見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義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約因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響之故罷，常有太晦澀難解處，第二期登出的署着 CH 的，也是他的作品。至于“棉袍裏的世界”所說的“掠奪”問題，則敢請少爺不必多心，我輩赴貴校教書，每月明明寫定“致送脩金十三元五角正”，夫既有“十三元五角”而且“正”，則又何“掠奪”之有也歟哉！

割舌之罰，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為意。近來整天的和人談話，頗覺得有點苦了，割去舌頭，則一者免得教書，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講應酬話，五者免得演說，從此可以專心做報章文字，豈不舒服。所以你們應該趁我還未割去舌頭之前，聽完“苦悶的象徵”，前回的不肯聽講而逼上午門，也就應該記大過若干次。而我六十分，則必有無疑。因為這並非“界限分得太清”之故，我無論對於什麼學

生，都不用“衝鋒突圍而出”之法也。況且，竊聞小姐之類，大抵容易潸然淚下，倘我揮拳打出，諸君在後面哭而送之，則這一篇文章的分數，豈非當在零分以下？現在不然，可知定為六十分者，還是自己客氣的。

但是這次考試，我却可以自認失敗，因為我過於大意，以為廣平少爺未必如此“細心”，題目出得太容易了。現在也只好任憑排卦拈籤，不再辯論，裝作舌頭已經割去之狀。惟報讎題目，却也不再交卷，因為時間太嚴。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後即須上課，其間更無作答的工夫，而一經上課，則無論答得如何正確，也必被冤為“臨時預備夾帶然後交卷”，倒不如拼出，交了白卷便宜。

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敝舌之後，也還有人說話，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為止的稿子。也還是小說多。

魯迅。

四月二十八日。

18

魯迅師：

因為忙中未及在投稿上寫一個“捏造”的名字，就引出三個“並且”而且在末個“並且”中還添上“不准”，這真算應着“師嚴然後道尊”那句

話了。

先前“晨報副刊”討論“愛情定則”時，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編輯先生偏改作“維心”登出，我就知道這些先生們之“細心”，真真非同小可，現在先生又因這點點忘記署名而如是之“細心”了；可見編輯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此外還用過“歸真”，“寒潭”，“君平”……等名字，用了之後，輒多棄置，這也許是鑒於以投稿沽名的人們的心理狀態之可笑，遂至迂腐到不免矯枉過正了罷。本星期二朱希祖先生講文學史，說到人們用假名是不負責任的推諉的表示。這也有一部分精義：敢作敢當，也是不可不有的精神。那麼，發表出來的就寫許廣平三字罷。但不知何故，我總不喜歡這三個字。我確有奸‘捏造’許多名兒的脾氣（也許以後要改良這惡習），這回呢，用“西瓜皮”（同學們互相起的謔名，差不多每人都有一個）三字則頗有滑稽之趣，用“小鬼”也甚新穎，這現時的我都喜歡牠。魚與熊掌，自己實難於取捨，還是“請先生隨便寫上一個可也”罷。要知道“油滑”的用處甚大，尤其是在“鑽網”之時，先生似乎無須加以限制的。

前一段的確無意思，現在正式的要求“將這一段刪去”。其餘的呢，如果另外有好的稿子，千萬就將拙作“帶住”，因為使讀者少看若干佳作，在良心上總覺得是遺憾的一件事。

現在確乎到了“力爭”的時期了！被尊為“兄”，年將耳順，這‘的確老大了罷，無論如何奇怪的邏輯’，怎麼竟“謂偷閒學少年”。而遽加“少爺”二字於我的身上呢！要知道硬指為“小姐”，固然辱沒清白，而尊之曰“少爺”，亦殊不覺得其光榮，總不如一撇一捺這一個字來得正當。至

于紅鞋綠襪，滿臉油粉氣的時裝“少爺”，我更希望“避之則吉”，請先生再不要強人所難，硬派他歸入這些族類裏去了！

司空蕙已把“婦女週刊”的權利放棄，寫信給陸晶清請交代清楚了。但晶清前日已得自滇來電，說是“父逝速回”。她家中祇有十三齡的弱弟和一個繼母，她是一定要回去料理生和死的，多麼不幸呀！在這時期，遇這變故，我們都希望而且勸她速去速回。但“來日之事，不可預知”，因此“婦週”本身恐怕也不免多少受點困難。晶清雖則自己未能有等身的著作，除新詩外，學理之文和寫情的小說，似乎俱非性之所近，但她交遊廣，四處供獻材料者多，所以“婦週”居然支持了這些期。現在呢，她去了，恐怕純陽性的作品，要占據“婦週”了（除波微一人）。這是北京女界的一件可感慨的，——其實也無須感慨。

縉紉先生要來當校長，我們可以專攻女紅了！！從此描龍繡鳳，又是另一番美育，德育。但不知道這夢做得成否？然而無論如何，女人長女校的觀念的成見，是應該饗以毛瑟的。可惡之極！“何物老嫗，生此……”？

考試的題目出錯了。如果出的是“書架上頭一盒盒的是什麼”，也許要交白卷，幸而考期已過，就不妨“不打自招”的直白的供出來。假如要作答，我沒有劉伯溫卜燒餅的聰明，只好認是書籍。這可給他零分麼？

小鬼許廣平。

四月三十晚。

廣平兄：

四月卅的信收到了。閒話休提，先來攻擊朱老夫子的“假名論”罷。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學，我對於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於古學一端而已，若夫評論世事，乃頗覺其迂遠之至者也。他對於假名之非難，實不過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誣陷毀謗個人之類，才可謂之“不負責任的推諉的表示”，倘在人權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面的衆寡強弱，又極懸殊，則須又作別論才是。例如子房爲韓報讎，從君子看來，蓋是應該寫信給秦始皇，要求兩人赤膊決鬪，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擊，大索十日而終不可得，後世亦不以爲“不負責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強弱之勢亦異，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況且，現在的有權者，是什麼東西呢？他知道什麼責任呢？“民國日報”案故意拖延月餘，才來裁判，又決罰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面的責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麼？朱老夫子生活於平安中，所做的是“蕭梁舊史考”，負責與否，沒有大關係，也並沒有什麼意外的危險，所以他的侃侃而談之談，僅可供他日共和實現之後的參考，若今日者，則我以爲只要目的是正的一一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一一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而況區區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爲活人之墳墓，而勸人們不必多讀中國之書者也。

本來還要更長更明白的罵幾句，但因爲有所顧忌，又哀其鬚子之

長，就此收束罷。那麼，話題一轉，而論“小鬼”之假名問題。那兩個‘魚與熊掌’，雖並為足下所喜，但我以為用於論文，却不相宜，因為以真名招一種無聊的麻煩，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於滑稽，則足以減少論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你這許多名字中，既然“非心”總算還未用過，我就以‘編輯’兼“先生”之威權，給你寫上這一個罷。假如於心不甘，趕緊發信抗議，還來得及，但如到星期二夜為止並無痛哭流涕之抗議，即以默認論，雖駟馬也難於追回了。而且此後的文章，也應細心署名，不得以“因為忙中”推諉！

試驗題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沒有補救之法的。其法即稱之為“少爺”，刺之以“細心”，則效力之大，也抵得記大過二次。現在果然慷慨激昂的來“力爭”了，而且寫至七行之多，可見費力不少。我的報復計劃，總算已經達到了一部分，“少爺”之稱，姑且准其取消罷。

歷來的“婦週”，幾乎還是一種文藝雜誌，議論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好，前回的那一篇，則簡直是笑話。請他們諸公來“試他一試”，也不壞罷。然而咱們的“莽原”也很窘，寄來的多是小說與詩，評論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變成文藝雜誌的。我雖然被稱為“編輯先生”，非常驕氣，但每星期被逼作文，却很感痛苦，因為這就像先前學校中的星期考試。你如有議論，敢乞源源寄來，不勝榮幸感激涕零之至！

縉紉先生聽說又不來了，要尋善于縉紉的，北京很多，本不必發電號召，奔波而至，她這回總算聰明。繼其後者，據現狀以觀，總還是太太類罷。其實這倒不成為什麼問題，不必定用毛瑟，因為“女人長女校”，

還是社會的公意，想章士釗和社會奮鬥，是不會的，否則，也不成其爲章士釗了。老爺類中也沒有什麼相宜的人，名人不來，來也未必一定能辦好。我想：校長之類，最好是請無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無之。

我也可以‘不打自招’：東邊架上一盒盒的確是書籍。但我已將廢去考試法不用，倘有必須報復之處，則尊稱之曰“少爺”，就儘夠了。

魯迅。

五月三日。

（其間缺魯迅五月八日信一封）

20

魯迅師：

收到五三，五八的信和第三期“莽原”，現在纔作覆，然而這幾日中，已發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事，在寂悶的空氣中，添一點火花的聲響。

在積薪之下拋一根洋火，自然免不了燃燒。五七那天，章宅的事情，和我校的可算是遙遙相對。同在這種“整頓學風”之下，生命的犧牲，學業的拋荒，誠然是無可再小的小事。這算什麼呢！這總是高壓時代所必有的結果。

教育當局也太可笑了。種種新奇的部令，激出章宅的一打，死的死了，被捕的捕去了，失蹤的失蹤了，怕事的趕快躲掉了，迎合意旨以壓迫

學生爲然的歡欣鼓舞起來了！今日（五九）學校牌示開徐六人，我自然是早在意中的。當五七那天，在禮堂上，楊氏呼喚警察的時候，我心裏想，如果捕了去，那是爲大眾請命而被罪，而個人始終未嘗爲威屈，利誘，我的血性還能保持剛生下來的態度，這是我有面目見師長親友，而師長親友所當爲我欣喜的。這種一紙空文的牌示，一校的學籍開除，愈使我領悟到遍地都是漆黑的染缸，打破的運動之愈不可緩了。現在教育部重要人員處和本校都接連開了火，也許從此焚燒起來，也許消防隊的力量大，能夠撲滅。但是把戲總是有的，無論成與敗。

“莽原”上，非心出來了。這個假名，在先前似乎還以爲有點意思，然而現在時代已經不同，在“心”字排行的文學家旗幟之下，我配不上濫竽，而且着實有冒充或時髦之懼。前回既說任憑先生“隨便寫下一個”，那當然是默認的，以後呢，也許又要改換。這種意志薄弱，易于動搖的態度，真也可笑罷。

“莽原”雖則頗有勃勃的生氣，但仍然不十分激烈深透——尤其是第二期，似更穩重。淺顯則味道不覺得雋永，含蓄則觀衆不易于了解領略。一種刊物要能夠適合各種人物的口味，真真是不容易。

因徵稿而“感激涕零”，更加上“不勝……之至”，哈哈，原來老爺們的涕泗滂沱較小姐們的“潸然淚下”更甚萬倍的。既承認“卽有此淚，也就是不進化”，“……哭……則一切無用”了，爲什麼又要“涕零”呢？難道“涕零”是傷風之一種，與“淚”，“哭”無關的麼？先生，我真不解，

“鬚子之長”卽應該“哀之”麼？這與殺人不眨眼的精神相背謬。是敬老，抑憐老呢？我有一點毛病，就是最怕聽半截話，怪悶氣的。所以

仍希望聽聽‘更長更明白的罵幾句’，請不要‘顧忌’，給我喝一杯冰結凌罷！

小鬼許廣平。

五，九，晚。

21

魯迅師：

滿腹的懷疑，早已無從訴起；讀了“編完寫起”，不覺引起了要說的幾句話，在忙裏偷閒中寫出來。不知吾師將“感激涕零”而閱之否？

羣衆是浮躁，急不及待的。忍耐不過，衆寡不敵，自難免日久變生，越發不可收拾。而且孤立無助，簡單頭腦的學生，的確敵不過金錢運動，背有靠山的“凶獸樣的羊”。六人的出校是不足惜的，其如學校前途何！？

這一回給我的教訓，就是羣衆之不足恃，聰明人之太多，而公理之終不敵強權，“鑿而不舍”的祕訣却爲“凶獸樣的羊”所實用。

犧牲不是任何人所能勸的。放着“凶獸樣的羊”而不驅逐，血氣之倫，誰能堪此。

然而果真驅逐了麼？恐還祇有無益的犧牲罷！

可詛咒的自身！

可詛咒的萬惡的環境，

小鬼許廣平。

十七，五。

廣平兄：

兩信均收到，一信中并有稿子，自然照例“感激涕零”而閱之。小鬼“最怕聽半截話”，而我偏有愛說半截話的毛病，真是無可奈何。本來想做一篇詳明的“朱老夫子論”呈政，而心緒太亂，又沒有工夫。簡捷地說一句罷，就是：他歷來所走的都是最穩的路，不做一點小小冒險事，所以他偶然的話倒是不負責任的，待到別人因此而被禍，他不作聲了。

羣衆不過如此，由來久矣，將來恐怕也不過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敗無關。但是，女師大的教員也太可憐了，只見暗中活動之鬼，而竟沒有站出來說話的人。我近來對於□先生之赴西山，也有些懷疑了，但也許真真恰巧，疑之者倒是我自己的神經過敏。

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却着着得勝。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麼？我要反抗，試他一試。

提起犧牲，就使我記起前兩三年被北大開除的馮省三。他是鬧講義風潮之一人，後來講義費撤消了，却沒有一個同學再提起他。我那時曾在“晨報副刊”上做過一則雜感，意思是：犧牲爲羣衆祈福，祀了神道之後，羣衆就分了他的肉，散炸。

聽說學校當局有打電報給學生家屬之類的舉動，我以爲這些手段太毒了。教員之類該有一番宣言，說明事件的真相，幾個人也可以的。

如果沒有一個人肯負這一點責任（署名），那麼，即使校長竟去，學籍也恢復了，也不如走罷。全校沒有人了，還有什麼可學？

魯迅

五月十八日。

23

魯迅師：

五月十九日發的信早已讀過，因為遇見時已經知道收到，所以一直擱到如今，纔又整理起這枝筆來說幾句話。

今日（廿七）見報上發表的宣言，知道已有“站出來說話的人”了，而且是七個之多。在力竭聲嘶時，可以算是添了軍火，加增氣力。但是戰線愈加擴充了——“晨報”是這樣觀察的——來日方長，誠恐熱心的師長，又多一件麻煩，思之一喜一懼。

今日第七時上形義學，在沈兼士先生的點名冊上發見我已被墨刑（姓名上塗了墨），當時同學多抱不平，但不少楊黨的小姐，見之似乎十分愜意。三年間的同學感情，是可以一筆勾消的，翻臉便不相識，何堪提起！有值週生二人往詰辭，薛答以奉校長辦公室交來條子。辦公室久已封鎖，此紙何來，不問而知是偏安的諭旨，從太平湖飯店頒下的。蓋以婆婆自居之楊氏，總不甘心幾個學生尚居校中，必欲使兩敗俱傷而後快，恐怕日內因此或有一種波動也。

讀吾師“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麼？……”的幾句，使血性易於起伏

的青年如小鬼者，頓時在冰冷的煤爐裏加上煤炭，紅紅的燃燒起來。然而這句話是爲對小鬼而說的麼？恐怕自身也當同樣的設想罷。但從別方面，則總接觸些什麼恐怕“我自己看不見了”，“壽終正寢”等等墮念走到盡頭的話。小鬼實在不高興聽這類話。據自己的經驗說起來，當我幼小時，我的三十歲的哥哥死去的時候，凡在街上見了同等年齡的人們，我就憎恨他，爲什麼他不死去，偏偏死了我的哥哥。及至將近六旬的慈父見背的時候，我在街上又加添了我的阿父偏偏死去，而白鬚白髮的人們却只管活在街頭乞食的憎恨。此外，則凡有死的與我有關的，同時我就憎恨所有與我無關的活着的人。我因他們的死去，深感到死了的寂寞，一切一切，俱付之無何有之鄉。進女師大的第一年，我也曾因猩紅熱幾乎死去。但這自身的危險，和死的空虛，却驅策形成了一部分的意見，就是：無論老幼，幾時都可以遇到可死的機會，但在尚未遇到之時，不管三七二十一，還是將我自身當作一件廢物，可以利用時儘管利用牠一下子。這何必計及看見看不見，正寢非正寢呢？如其計及之，則治本之法，我以爲當照醫生所說：1，戒多飲酒；2，請少吸煙。

我希望“莽原”多出點慷慨激昂，閱之令人浮一大白的文字，近來似乎有點穿棉鞋戴厚眼鏡了。這也是因爲我希望之切，遂不覺責備之深罷。可是我也沒有交出什麼痛哭流涕的文字，雖則本期想湊篇稿子，省得我師忙到連飯也沒工夫喫。但是，自私是總脫不掉的，同時因爲他項事故，終於擱起筆來了。你說該打不該打？

小鬼許廣平。

五月廿七晚。

(其間缺廣平留字一紙。)

24

廣平兄：

午回來，看見留字。現在的現象是各方面都黑暗，所以有這情形，不但治本無從說起，便是治標也無法，只好跟着時局推移而已。至于京報’事，據我所聞却不止秦小姐一人，還有許多人去運動，結果是說定兩面的新聞都不載，但久而久之，也許會反而幫牠們（男女一羣，所以只好用“牠”）的。辦報的人們，就是這樣的東西。——其實報章的宣傳，于實際上也沒有多大關係。

今天看見“現代評論”，所謂西澹也者，對於我們的宣言出來說話了，裝作局外人的樣子，真會玩把戲。我也做了一點寄給“京副”，給他碰一個小釘子。但不知於伏園飯碗之安危如何。牠們是無所不爲的，滿口仁義，行爲比什麼都不如。我明知道筆是無用的，可是現在只有這個，只有這個而且還要爲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發表，我還是不放下；或者“莽原”要獨立，也未可知。獨立就獨立，完結就完結，都無不可。總而言之，倘筆舌尚存，是總要使用的，東澹西澹，都不相干也。

西澹文託之“流言”，以爲此次風潮是“某系某籍教員所鼓動”，那明明是說“國文系浙籍教員”了。別人我不知道，至於我之罵楊蔭榆，却在

此次風潮之後，而“楊家將”偏偏來誣賴，可謂卑劣萬分。但浙籍也好，夷籍也好，既經罵起，就要罵下去，楊蔭榆尚無割舌之權，總還要被罵幾回的。

現在老實說一句罷，“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麼？……”這些話，確是“爲對小鬼而說的”。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爲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至于“還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這“所以反抗之故”，與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爲了希望光明的到來罷？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大約我的意見，小鬼很有幾點不大了然，這是年齡，經歷，環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爲奇。例如我是詛咒“人間苦”而不嫌惡“死”的，因爲“苦”可以設法減輕而“死”是必然的事，雖曰“盡頭”，也不足悲哀。而你却不高興聽這類話，——但是，爲什麼將好好的活人看作“廢物”的？這就比不做“痛哭流涕的文字”這“該打”！又如來信說，凡有死的同我有關的，同時我就憎恨所有與我無關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關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這意思也在“過客”中說過，都與小鬼的不同。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了然，因爲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爲別人，有時却爲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爲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此外或者還有什麼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對人說話時，却總揀擇那光明些的說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

出閻王並不反對，而“小鬼”反不樂聞的話來。總而言之，我爲自己和爲別人的設想，是兩樣的。所以者何，就因爲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確，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試驗，不敢邀請別人。其實小鬼希望父兄長存，而自視爲“廢物”，硬去替“大衆請命”，大半也是如此。

“莽原”實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沒有撒潑文章，真也無法。自己呢，又做慣了晦澀的文章，一時改不過來，下筆時立志要顯豁，而後來往往仍以晦澀結尾，實在可氣之至！現在除附“京報”分送外，另售千五百，看的人也不算少。待“鬧潮”略有結束，你這一匹“害羣之馬”多來發一點議論罷。

魯迅

五月三十日。

25

魯迅師：

接到卅一日的信，尙未拆口，就感着不快：牠們居然檢查郵件了！先前也有這種情形，但這次同時收兩封信，兩封的背面下方都有拆過再粘，失了原狀的痕迹。當然與之理論，但是何益？我想，託人轉交，或者可免此弊罷。然而又回想，我何必避牠，索性在信中罵一個暢快，給牠看也好。可是我師何辜，遭此牽涉，從前是有誅九族，罪妻孥的，現在也要恢復，責及其師麼？可惡之極！

昨日（星期）看了西澩的‘閒話’，做了一篇“六個學生該死”，本想

痛快的層層申說該死的各方，但寫了那些之後，就頭涔涔的躺下了。今早打算以此還“婦週”評梅所索之債，但不見來。今請先生閱之，如伏園老頭子不害怕，而稿子還可對付，可否仍送‘京副’。但其中許多意思，前人已屢次說過，此文不過爾爾。

我早知世界不過如此，所以常感苦悶，而自視爲廢物。其欲利用之者，猶之屍體之供醫學上解剖，冀於世不無小補也。至於光明，則老實說起來，我活到那麼大就從來沒有望見過。爲我個人計，自然受買收可以比在外做“人之患”舒服，不反抗比反抗無危險，但是一想到我以外的人，我就絕不敢如此。所以我佛悲苦海之沈倫，先儒惕日月之迅速，不安於“死”，而急起直追，同是未能免俗。小鬼也是俗鬼，舊觀念還未打破，偶然思想與先生合，偶爾轉過來就變卦，廢物利用又何嘗不是“消磨生命”之術，但也許比“縱酒”稍勝一籌罷。自然，先生的見解比我高，所以多“不同”，然而即使要“搗亂”，也還是設法多住些時好。椰子下明晃晃的鋼刀，用以克敵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樂聞了！

小鬼許廣平。

六月一日。

26

廣平兄：

拆信案件，或者牠們有些受了冤，因爲卅一日的那一封，也許是我自己拆過的。那時已經很晚，又寫了許多信，所以自己不大記得清楚，

只記得將其中之一封拆開（從下方），在第一張上加了一點細注。如你所收的第一張上有小注，那就確是我自己拆過的了。

至于別的信，我却不能代牠們辯護。其實，私拆函件，本是中國的慣技，我也早料到的。但是這類技倆，也不過心勞日拙而已。聽說明的方孝儒，就被永樂皇帝滅十族，其一是“師”，但也許是齊東野語，我沒有考查過這事的真偽。可是從西瀛的文字上看來，此輩一得志，則不但滅族，怕還要“滅系”，“滅籍”了。

明明將學生開除，而布告文中文其詞曰“出校”，我當時頗歎中國文字之巧。今見上海印捕擊殺學生，而路透電則云，“華人不省人事”，可謂異曲同工，但此係中國報譯文，不知原文如何。

其實我並不很喝酒，飲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現在也還是不喝的時候多，只要沒有人勸喝。多住些時，固無不可的。短刀我的確有，但這不過爲夜間防賊之用，而偶見者少見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汪懋祖先生的宣言發表了，而引“某女士”之言以爲重，可笑。牠們大抵愛用“某”字，不知何也？又觀其意，似乎說是“某籍某系”想將學校解散，也是一種奇談。黑幕中人面目漸露，亦殊可觀，可惜他自己又說要“南歸”了。躲躲閃閃，躲躲閃閃，此其所以爲“黑幕中人”歟！哈哈！

迅。

六月二日。

魯迅師：

這時我又來搗亂了，也不管您有沒有閒工夫看這搗亂的信。但是我還是照舊的寫下去——

上海風潮起後，接聯的“以脫”的波動傳到北京來了。在萬人空巷的監視之下，排着隊游行，高喊着不易索解的無濟於事的口號，自從兩點多鐘在第三院出發，直至六點多鐘到了天安門纔算一小結束。這回是要開國民大會。席地而坐，以資休息的“牠們”，忽的被指揮者揮起來，意思是：當這個危急存亡，不顧性命的時候，還不振作起精神來，一致對外嗎！？對的，一骨碌個個筆直的立正起來，而不料起來了却要看把戲。說是北大，師大的人爭做主席，爭做總指揮，臺下兩派，吶喊助威，並且叫打，眼看舞臺上開始肉搏了！我們氣憤的高聲喝住：這不是爭做主席的時候，這是什麼情形，還在各自爭奪做頭領！然而衆寡不敵，氣的只管氣，喝的只管喝，鬧的只管鬧。這種情形，記得前些時天安門開什麼大會，也是如此。這真是“古已有之”，而不圖“於今爲烈”。於是我祇得廢然返校了。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條大街，迎面看見楊婆子笑迷迷的揪着我們大隊時，我登即無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楊蔭榆，打倒楊蔭榆，驅逐楊蔭榆！同儕聞聲響應，直喊至楊車離開了我們。這雖則似乎因公濟私，公私混淆，而當時迎頭一擊的痛快，實在比游過午門的高興，快活，可算是有過之無不及。先生，您看這匹“害羣之馬”簡直不羈到不可

收拾了。這可怎麼辦？

既封了信，再有話說，最好還是另外寫一封，“多多益善”，免致小鬼疑神疑鬼，移禍東吳（其實東吳也確有可疑之處）。看前信第一張上，的確“加了一點細注”，經這次考究，省掉聽半截話一樣的悶氣，也好。

“勸喝”酒的人是隨時都有的，下酒物也隨處皆是。祇求在我，外緣可以置之不聞不問罷。

小問題（校長）還未解決，大問題（上海事件）又起來；平時最犯忌是提前放假，現在却自動的罷課了。雖則每日有講演，募捐，宣傳等工作，但是暑假期到了，恐怕男女的在校辦事人，就將設法拆學生之臺，相率離去，那時電燈不開，自來水不流……。飯可以自己往外買，其餘怎麼辦呢？這是一件公私（國，校）相連的問題，政治又呈不安之象，現時“救死惟恐不暇”，這個教育的部 小問題，誰有閒情逸致來打掃這不香氣的“茅廁”，無怪我們在“茅廁”坑的人，永淪不拔了！

黑幕中人陸續星散，確是“冷一冷”，“冷一冷”……的祕訣。校長去了，教務，總務辭職了，自以為解決種種問題的評議會，教務聯席會議，不能振作旗鼓了。最末一著就是拆學生之臺，個個散去，使學生不能在校中存在。像這種極端破壞主義，前途何堪設想！？

罷課了！每星期的上“苦悶的象徵”的機會也沒有了！此後幾時再有解決風潮，安心聽講的機會呢？

小鬼許廣平。

六月五夕。

伏園老大出力于“京副”，此時此境，究算難得，是知有其師必有其弟也。

28

魯迅師：

六月六日發去一封信，不知是否遇了洪喬？念念。

學校的一波未平，上海的一波又起，小鬼心長力弱，深慮應付無方，日來逢人發脾氣——並非酒瘋——長此以往，將成狂人矣！幸喜素好談諧，於滑稽中減少許多苦悶，這許是苦茶中的糖罷，但是，真的，“苦之量如故”。

今夕“微醉”（？）之後，草草握筆，做了一篇短文，即景命題，名曰“酒癡”。好久被上海事件鬧得“此調不彈”了，故甚覺生澀，希望以“編輯”而兼“先生”的尊位，斧削，甄別。如其得逃出“白光”而鑽入第十七次的及第，則請賜列第□期“莽原”的紅榜上坐一把末後交椅：“不勝榮幸感激涕零之至”！

敬頌

罵好！！！！

小鬼許廣平。

六月十二夕

廣平兄：

六月六日的信早收到了，但我久沒有復；今天又收到十二夕信，並文稿。其實我並不做什麼事，而總是忙，拿不起筆來，偶然在什麼週刊上寫幾句，也不過是敷衍，近幾天尤其甚。這原因大概是因為“無聊”，人到無聊，便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不大有藥可救。喝酒是好的，但也往不好。等暑假時間空一點，我很想休息幾天，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看，但不知道可能夠。

第一，小鬼不要變成狂人，也不要發脾氣了。人一發狂，自己或者沒有什麼——俄國的梭羅古勃以為倒是幸福——但從別人看來，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結。所以我倘能力所及，決不肯使自己發狂，實未發狂而有人硬說我有神經病，那自然無法可想。性急就容易發脾氣，最好要酌減‘急’的角度，否則要防自己喫虧，因為現在的中國，總是陰柔人物得勝。

上海的風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學生的動作，據我看來是比前幾回進步了。不過這些表示，真所謂“就是這麼一回事”。試想：北京全體（？）學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鈞，女師大大多數學生而不能去一楊蔭榆，何況英國和日本。但在學生一方面，也只能這麼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飛來的“公理”。現在“公理”也確有點飛來了，而且，說英國不對的，還有英國人。所以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洋鬼子比中國人文明，貨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學的地方。這種敢于指摘自己

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很少。

所謂“經濟絕交”者，在無法可想中，確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但有附帶條件，要耐久，認真。這麼辦起來，有人說中國的實業就會藉此促進，那是自欺欺人之談。（前幾年排斥日貨時，大家也那麼說，然而結果不過做成功了一種“萬年糊”。草帽和火柴發達的原因，尚不在此。那時候，是連這種萬年糊也不會做的，排貨事起，有三四個學生組織了一個小團體來製造，我還是小股東，但是每瓶賣八枚銅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貨色總敵不過日本品。後來，折本，鬧架，關門。現在所做的好得多，進步得多了，但和我輩無關也。）因此獲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們不過將送給英日的錢，改送美法，歸根結蒂，二五等於一十。但英日却究竟受損，為報復計，亦足快意而已。

可是據我看來，要防一個不好的結果，就是白用了許多犧牲。而反為巧人取得自利的機會，這種在中國是常有的。但在學生方面，也愁不得這些，只好憑良心做去，可是要緩而韌，不要急而猛。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難於耐久（因為開首太猛，易將力氣用完），也容易碰釘子，喫虧而發脾氣，此不佞所再三申說者也，亦自己所曾經實驗者也。

前信反對喝酒，何以這回自己“微醉”（？）了？大作中好看的字面太多，擬刪去一些，然後賜列第二期“莽原”。

口口的態度我近來頗懷疑。因為似乎已與西澹大有聯絡。其登載幾篇反楊之稿，蓋出於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進”，“現代”，“語絲”為“兄弟週刊”，大有賣“語絲”以與“現代”拉攏之觀。或

看“京副”之專載滬事，不登他文，也還有別種隱情（但這也許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我明知道幾個人做事，真出于“爲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現狀，總該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這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禍延”自己，每每終於發見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我的時常無聊，就是爲此，但我還能將一切忘却，休息一時之後，從新再來，即使明知道後來的運命未必會勝於過去。

本來有四張信紙已可寫完，而牢騷發出第五張上去了。時候已經不早，非結束不可，止此而已罷。

迅。

六月十三夜。

然而，這一點空白，也還要用空話來填滿。司空薰前回登過啓事，說要到歐洲去，現在聽說又不到歐洲去了。我近來收到一封信，署名“捏蚊”，說要加入“莽原”，大約就是“雪紋”，也即司空薰。這回“民衆文藝”上所登的署名“聶文”的，我看也是他。碰一個小釘子，就說要到歐洲去，一不到歐洲去，就又鬧“琴心”式的老玩藝了。

這一點空白即以這樣填滿。

魯迅先生吾師左右：

接到六月十三的信又好些天了，有時的確“並不做什麼事”，但總沒機會拿起筆來寫字。人爲什麼會“無聊”呢？原因是不肯到外面走走散步不是呢？想“休息”實現而不至於被阻，最好還是到西山去。倘在家裏而想“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看”，恐怕敲門聲一響，也還是躲也躲不掉罷。要“休息”，也須有這個地位和機會；像我，現在和六個同學同進退，不至八大爺到來，不得越雷池一步，真是苦極。就我自己想，如果長此以往，接觸的實有令人發狂的必要，爲自己打算，自是暫時離開此地便宜，但是不能夠。可見有可以離開的地位和機會的，還是及早玩玩好。

設法消滅自己的辦法，無論如何我以爲與廢物利用之意相反，此刻不容這種偏激思想存在了！但自己究是神經質，禁不起許多刺激而不生反應，於是，第一步就對誰都開竅，第二步是誰也不再能見諒，自己倘不懷沙自沈，舍瘋狂無第二法。這是神經支配骨肉，感情勝過理智，沒奈何的一件事。自然，我不以爲這是“幸福”，但也不覺得可怕。假使有那一天，那麼，所希望的是有人給我一粒蠟丸，或一針聖藥，就比送到什麼醫院中麻木的活下去強得多了。但是這不過說得好聽一點，故作驚人之談，其實小鬼還是食飽睡足的一個凡人，玩的玩，笑的笑，與別人並無二致。有的人志大言誇，小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吾師說過，不能受我們小學生的話驅倒，這回可也有一點相信謊說了。可見要高人一等的不受愚，還得仔細的“明察秋毫”才行。

在現政府之下而不壓抑民氣，我總有點懷疑，不是暗中向外人低首認錯，便是另外等機會先揚後抑，使文章警策一點。總之，上海的事，大約是有擴大而無縮小的，遠東的混戰，也許從此發軔，否則自認喫虧，死了人還得賠款道歉，這真是蒙羞萬代，遺臭千年，生不如死了。至於“意外飛來的公理”，則恐怕做夢也不容易盼到，洋鬼子雖然也有自知不對的，然而都不是掌權的人，猶之中國今日之一品大百姓，話雖好聽，於事還是無補的。先生總不肯使後生小子失望灰心，所以談吐之間，總設法找一點有辦法有希望的話，可是事實究不如此之簡單容易。有些人聽了安慰話，自然還是不敢放心，但以此為安心的依據，而寬懈下來的人，也未始不常有。還請吾師注意一下子罷。

提起做萬年糊，我也想到可笑的事來了。那時在天津，收集些現成的雪花膏瓶子，做出許多的萬年糊來，托着盤子向各處廉價兜售。不用本錢買瓶子，該可以不喫虧了罷，結果還是賠錢不討好。因為做的成績究不如市上賣的好，人也不肯來熱心買。又想法用石膏模子鑄成空心的蠟囡囡，洋狗，獅子等小品玩藝，希圖代替市上的輕薄皮的玩具，然而總是敵不過，終於同樣的失敗了。

“白用了許多犧牲而反為巧人取得自利的機會”，這是我所常常慮及的。即如我校風潮，寒假時確不敢說開始的人們並非別有用意，所以我不過袖手旁觀，就是現在，也不敢說她們決非別有用意，但是學校真也太不像樣了，忍無可忍，只得先做第一步攻擊，再謀第二步的建設。這是我個人的見解，但攻擊已成俘虜之勢，建設不敢言矣。所以，我的目標是不滿于揚，而因此而來的舉動，却也許被第三者收漁人之利，不勞

而獲，那麼，我也就甚似被人所“利用”了。這是社會的黑暗，傻子的結果。真還是決不“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的人們舒服。尤其壞的是：公舉你出來做事時個個都說做後盾，個個都在你面前塞火藥，等你裝足了，火線點起了，他們就遠遠的趕快逃跑，結果你不過做一個炸彈殼，五花粉碎。

“京報副刊”有牠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實在可惜。從牠所沒收和所發表的文章看起來，蛛絲馬跡，固然大有可尋，但也不必因此憤激。其實這也是人情（即面子）之常，何必多責呢。吾師以為“發見純粹的利用”，對口口有點不滿（不知是否誤猜），但是，屢次的“碰壁”，是不是為激于義憤所利用呢？橫豎是一個利用，請付之一笑，再浮一大白可也。

小鬼許廣平。

六月十七日下午六時。

31

如何在世上混過去的方法

（錄魯迅信之“一，走人生的長途……”至“這真是沒有法子！”凡三段，已見上文，故不重抄。）

魯迅師：

以前給我的信中有上面的一大段，我總覺得“獨食難肥，還想分甘

同味”(二句是粵諺),以公同好,現在上海事起,應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故我以為這些話有公開之必要,因此抄錄奉呈,以光“莽原”篇幅。標題仍本吾師原文錄下,至于署名,則自不待言是有宗主權矣。然而發表與否之權,仍屬于作者,小鬼不敢僭定,故仍乞斟酌也。(但據我愚見,還希批准為幸!)

楊婆子在新平路十一號大租其辦事處,積極準備招生。學生方面往各先生處接洽,結果由在京四位主任親到教育部催促早日處理解決校事,一面另行呈文至執政處,請其從速選人至教育部負責,然後解決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做到這一點,真不容易。至于到校維持,則礙于婆子手段,恐未之肯辦。凡出來說話做事的人,往往出力不討好,又惹一身髒,如發表宣言的七個先生的事,就是前車,此後自然沒有人敢于舉動。結果,還是大家不管的女師大。

然而主任的先生說,非不肯管也,實有願管而負責之人在,別人自然沒法了。這也是不管的一個原因。而且要管的人,日來趾高氣揚了,原因是狼狽為奸,巴結上司的成功。聞有人親口說,我能上臺,你就能返校,而我之能上臺者,以天津為依靠也。貔貅十萬,孱弱書生何足畏哉,況此外還有袁世凱從中作祟。此事一實現,小學生無瞧類矣。世上真應該將“真理”二字的鉛字消滅,免得騙了小孩子上當。目前滿佈了武裝到校,解散文理二預科,再開除學生共十八人(或云十二人)之說。又云某某定端節前一日到部,反之者即拒之以孔方兄,自不成問題。彼方對於學校的最低要求是至少將學生六和婆子一,共同犧牲,彼此是非,在所不問。此亦可見破壞教育之堅決,但倘有益于校,死且

不悔，六人不以為恨也，所慮者六人走了，仍未必有益于校耳。

小鬼許廣平。

六月十九日。

（其間當有缺失，約二三封。）

32

（前缺。）

那一首詩，意氣也未嘗不盛，但此種猛烈的攻擊，只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而造語還須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詩歌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這樣題目。

滬案以後，週刊上常有極鋒利肅殺的詩，其實是沒有意思的，情隨事遷，即味如嚼蠟。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鏘太露，能將“詩美”殺掉。這首詩有此病。

我自己是不會做詩的，只是意見如此。編輯者對於投稿，照例不加批評，現遵來信所囑，妄說幾句，但如投稿者並未要知道我的意見，仍希不必告知。

迅。

六月二十八日。

（此間缺廣平二十八日信一封。）

廣平兄：

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記得寄上一封信，大概總該先到了。剛纔得二十八日函，必須寫幾句回答，就是小鬼何以屢次誠惶誠恐的賠罪不已，大約也許聽了“某籍”小姐的什麼謠言了罷？闢謠之舉，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並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爲，與別人無干。且夫不佞年屆半百，位居講師，難道還會連喝酒多少的主見也沒有，至于被小娃兒所激麼！？這是決不會的。

第二。我並不受有何種“戒條”。我的母親也並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現在爲止，真的醉止有一回半，決不會如此平和。

然而“某籍”小姐爲粉飾自己的逃走起見，一定將不知從那里拾來的故事（也許就從太師母那里得來的），加以演義，以致小鬼也不免嚇得賠罪不已了罷。但是，雖是太師母，觀察也未必就對，雖是太太師母，觀察也未必就對。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沒有醉，更何至于胡塗，擊房東之拳，嚇而去之的事，全都記得的。

所以，此後不准再來道歉，否則，我“學笈單羊，教鞭 17 載”，要發楊蔭榆式的宣言以傳佈小姐們膽怯之罪狀了。看你們還敢逞能麼？

來稿有過火處，或者須改一點。其中的有些話，大約是爲反對往執政府請願而說的罷。總之，這回以打學生手心之馬良爲總指揮，就可笑。

“莽原”第十期，與“京報”同時罷工了，發稿是星期三，當時並未想到要停刊，所以并將目錄在別的週刊上登載了。現在正在交涉，要他們補印，還沒有頭緒；倘不能補，則舊稿須在本星期五出版。

“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說太多，議論太少。現在則并小說也少，大約大家專心愛國，要“到民間去”，所以不做文章了。

迅。

六·二九，晚。

（其間當缺往來信札數封，不知確數。）

34

廣平仁兄大人閣下，敬啓者：前蒙投贈之

大作，就要登出來，而我或將被作者暗暗咒罵。因為我連題目也已經改換，而所以改換之故，則因為原題太覺怕人故也。收束處太沒有力量，所以添了幾句，想來也未必與尊意背馳；但總而言之：殊為專擅。尚希曲予

海涵，免施

貴罵，勿露“勃谿”之技，暫羈“害馬”之才，仍復源源投稿，以光敝報，不勝傲幸之至！

至于大作之所以常被登載者，實在因為“莽原”有些鬧饑荒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議論，而寄來的偏多小說，詩。先前是虛偽的“花

呀”“愛呀”的詩，現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嗚呼，頭痛極了！所以倘有近于議論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豈“驅小孩”云乎哉！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編的報上，也比較的易于登出，此則頗有“驅小孩”之嫌疑者也。但若做得稍久，該有更進步之成績，而偏又偷懶，有敷衍之意，則我要加以猛烈之打擊：小心些罷！

肅此布達，敬請

“好說話的”安！

“老師”謹訓。

七，九。

報言章士鈞將辭，屈映光繼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素不喫飯”人物也，與士鈞蓋伯仲之間，或且不及。所以我總以為不革內政，即無一好現象，無論怎樣游行示威。

（其間當缺往來信札約共五六封。）

35

席平兄：

在好看的天亮還未到來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為還不如不發表。這類題目，其實，在現在，是只能我做的，因為大概要受攻擊。然而我不要緊，一則，我自有還擊的方法；二則，現在做“文學家”似乎有些做厭了，彷彿要變。機械，所以倒很願意從所謂“文壇”上捧下來。至于如

諸君之雪花膏派，則究屬“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招得攻擊或誤解，終至于“泣下沾襟”。

那上半篇，倘在小說，或回憶的文章裏，固然毫不足奇，但在論文中，而給現在的中國讀者看，却還太直白：至于下半篇，則實在有點迂。我在那篇文章裏本來說：這種罵法，是“卑劣”的。而你却硬誣賴我“引以為榮”，真是可惡透了。

其實，對於滿抱着傳統思想的人們，也還大可以這樣罵。看目下有些批評文字，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而骨子裏却還是“他媽的”思想，對於這樣批評的批評，倒不如直捷爽快的罵出來，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于人我均屬合適。我常想：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仍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時，對於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却不“文明”了：殺。假使那時（元年）的新黨不“文明”，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里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現在用“他媽的”來罵那些背着祖宗的木主以自傲的人們，夫豈太過也歟哉！

還有一篇，今天已經發出去，但將兩段併作一個題目了：“五分鐘與半年”。多麼漂亮呀。

天只管下雨，繡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時候，趕緊曬一曬罷，千切千切！

迅。

七月二十九，或三十日，隨便。

第 二 集

廈門—廣州

一九二六年九月
至二七年七月

廣平兄：

我九月一日夜半上船，二日晨七時開，四日午後一時到廈門，一路無風，船很平穩，這裡的話，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暫到客寓，打電話給林語堂，他便來接，當晚即移入學校居住了。

我在船上時，看見後面有一隻輪船，總是不遠不近地走着，我疑心就是“廣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見前面有一隻船否？倘看見，那我所懸擬的便不錯了。

此地背山面海，風景佳絕，白天雖暖——約八十七八度——一夜却涼。四面幾無人家，離市面約有十里，要靜養倒好的。普通的東西，亦不易買。聽差懶極，不會做事也不肯做事；郵政也懶極，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都不辦事。

因為教員住室尚未造好（據說一月後可完工，但未必囑），所以我暫住在一間很大的三層樓上，上下雖不便，眺望却佳。學校開課是二十日，還有許多日可閒。

我寫此信時，你還在船上，但我當于明天發出，則你一到校，此信也就到了。你到校後，望即見告，那時再寫較詳細的情形罷，因為現在我初到，還不知什麼。

迅。

五月四日夜。

(每起頭的○是某一個時間內寫的,用○起始,以示段落。)

○ MY DEAR TEACHER:

昨到你住的孟淵旅館奉訪後,四妹領我到永安公司,買得小手巾六條,祇一元,算來一條不到二角。晚上又游四川路廣東街,買雨傘一把,也不過幾角錢。訪了兩處親戚,都還客氣,留喫點心或飯,點心是喫的,但飯却推却了。

今天(九月一日)又往先施公司等,買得皮鞋一雙,只三元;又信紙六大本(與此紙同,但大得多),一元。此外又買些應用什物,不敢多買,因為我那天看見你用炒飯下酒,所以也想節省一點。

○今晚(一日)七時半落廣大輪船,有二位弟弟送行,又有人安旅館之茶房帶同挑夫搬送行李,現在是已在船中安置好了。一房二人,另一人行李先到,占了上格牀,我居下格。現只我一人在房,我想遇有機會,想說什麼就寫什麼,管牠多少,待到岸即投入郵筒;但臨行時所約的時間,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船票二十五元,連雜費約共花三十餘元,餘下的還很不少。又,大安旅館自滬一直招呼至粵,使費大約較自己瞎撞的公道,且可靠,這也足以令人放心的。

船中熱甚,一房竟夕惟我一人,也自由,也寂寞,船還停着,門窗不

敢打開，悶熱極了！好在雖然時時醒來，但也即睡去；臭蟲到處都是，不過我尚能安眠。只是因為今晚獨自在船，想起你的昨晚來了。本來你昨晚下船沒有，走後情形如何，我都不知道，晚間妹妹們又領我上街閒走，但總是驀地一件事壓上心頭，十分不自在，我因想，此別以後的日子，不知怎麼樣？

○二日晨八時十分，船始開。天剛亮，就有人來查行李。先開隨身的木箱，後開帆布箱，我故意慢慢地。他不耐煩了，問我作什麼的。我答學生，現做教員。他走了。船開後又來查，這回是查私販銅元的，牀鋪裏也都窮搜，將漆黑的手印滿留在枕席上。

同房的姓梁，是基督教徒，有一個醜的女友，住房艙的，却到我們房裏來喫飯，兩人總是談着什麼牧師爺牧師奶，討厭得很，我這回車和船都頂着“華蓋”了。午後她們又約我打牌，雖則不算錢，總是費時無益的事，我連忙縮下看書，不久睡着，從十一多點鐘一直到四點。六時頃晚飯，菜是廣東味，不十分好，也還喫得幾碗飯。也不暈船，躺着看小說，

○睡起見水色已變淺綠，泛出雪白的波頭，好看極了。因為多年因禁在沙漠中，所以見之不禁驚喜，但可氣的是船面上擠滿着人，鋪蓋，水桶，貨物；房的窗口也總有成排的人，高高的坐在箱子上，遮得全房漆黑，而我又在下層牀，日裏又要聽基督聖諭。MY DEAR TEACHER！你的船中生活怎麼樣？

○三日晨七時起牀，十時早飯，十一時左右，在我們房門口的堆滿行李的艙面上，是工友們開會。許多人聚在一處，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做

主席，大家演說北伐的必要…… 隨意發揮；報告各地情形的也有，我也略略說了一點北京的黑暗。開會有二時之久，大家精神始終貫注，互相勉勵，而著重于鼓勵工人，因為這會是為工人而開的。我在旁參與，覺到一種歡欣，算是我途中第一次的喜遇。這現象，在北方恐怕是夢想不到的罷！下午一時多散會，還預約每天開會一次，尤其是注意于向着上海工廠招來的工友們，灌輸國民革命的意義。有一個孫傳芳部下的軍官，當場演說北方軍閥的黑幕，并說自當軍官以來，不求升官發財，現在看北方軍人實在無可希望了，所以毅然脫離，逕向廣東投國民革命軍，意欲從這里打破北方的黑暗。這是大家都很歡迎的。MY DEAR TEACHER，你看這種情形是多麼朝氣呀！

十時喫的算是午飯，一時頃有咖啡一杯，麵包二片，晚九時又有雞粥一碗，其間的四時頃是晚餐，食物較火車上為方便。船甚穩，如坐長江輪船一樣，不知往廈門去的是否也如此？

○四日被姓梁的驚醒，已經八點多了。她有一個女友，和一個男友(?)，不絕的來，一方面唱聖詩，一方面又打撲克。我被擠得連看書的地方都沒有了，也看不下去，勉強的看了“駱駝”；又看“炭畫”，是文言的，沒有終卷。繼看“夜哭”，字句既欠修飾，命意也很無聊，糟透了。

下午四時船經過廈門，我注意看看，不過茫茫的水天一色，廈門在那里！？

因為聽說是經過廈門，我就順便打聽從廈門到廣州的走法。據客棧人說：可以由廈門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搭火車到廣州，但坐火車要中途自己走一站，不方便；倘由廣州往香港，則須用照相覓鋪保，準一星

期間，否則惟店鋪是問。也有從廈門到汕頭的。我想，這條路較好，從汕頭至廣州，不是敵地，檢查之類，可省許多麻煩，這是船中所聞，先寫寄，免忘記，藉供異日參考。

現在寫字時是四日晚的九時，快有粥喫了。男女兩教徒都走了，清淨不少，但天氣比前兩天熱，也不願意睡。就想起上面的那些話，寫了下來。

○ MY DEAR TEACHER: 現在是五日午後二時廿分了。我正喫過午點心。不曉得你在做什麼？今天工人仍然開會，但時間提早了，是十時多。剛剛擺開早飯，一個工人就來邀我赴會，說有兩個主席，我是其一。我想，在這樣人地生疏的境况之下，做主席是很難的，一不合法，就會引起糾紛，便說正在喫飯，又向來沒有做過主席，不敢當，當場推却了。飯後到會，就有人要我演說，正推辭間，主席已在宣布喉嚨不大好，說話不便，要我去接替。我沒法，只得站上臺去，攻擊了一頓北京的政治和社會上的黑暗的情形。一完就退席，回到房裏。聽人說，開會時有國民黨員百來人，但是彼此爭執開會手續不合法，一部分人退席了。這是我後來纔知道的。往回一想，這麼幾個人，在這麼短期間，開一個小會就衝突，則情形之複雜可想，幸而我沒有激主席，否則，也許會糟到連自己都莫名其妙哩！聽說明天上午可以到廣州了。船內的會總該不致再開，我或者可以不再去說話。但是，到廣州呢？

現時船早過了汕頭，晚飯頃可經香港之北，名大剌的地方。在這里須等候帶船的人來領入廣州，但他來的遲早很不一定，即使來了，也得再走六小時之久，始達終點。但無論如何，六日是必能到廣州的了。

○ MY DEAR TEACHER: 今天是六日,現在是快到八點了。昨晚十時,船停香北大划地方,候帶船人,因為此後伏礁甚多,非熟識者難以前進。幸而今早起來,聽說帶船人已經到了,專候潮長,便即開船;如能準時,則午後可到珠江了。

○ MY DEAR TEACHER: 現在(三時)船快到了,以後再談罷。

六日下午三時。

YOUR H. M

38

先生:

六日我寄了一封信,那是在船上陸續寫出。到粵後託客棧人寄的,收到了沒有?

船于這日上午九時啓碇駛入廣州,經虎門黃埔,下午二時又停于距城甚遠之車歪礮臺外,又候至六時,始受專意搗亂,久延始來之海關外人查關檢疫,乃放人換坐小艇泊岸。將泊岸了,而船夫一時疏失,突入旋渦,更兼船中人多(三十餘)貨重(百餘件),躲浪不及,以致船身傾側。江水入船,船夫墜水,幸全船鎮靜,使船放平,墜水船夫更竭力挽救,始得化險為夷,迨水上警察來時,已經平安無事矣。

登岸後,住大安棧,但錢幣不同,路不認識,迫得寫信叫人送給約我回來的陳家表叔,請其到棧接我。即于七日上午遷寓陳家,此信即在陳

家所寫。女子師範學校已經正式上課。今日（八日）下午四時左右，便當搬到校內去了。一切情形還多。女師甚複雜。我擔任的是訓育，另外授課八小時，每班一時，現在姑且盡力，究竟能否長久，再看情形就是了。

這里民氣激昂，但聞北伐順利，所以英人從中破壞，現正多方尋釁，見諸事實，例如武裝兵船示威珠江沙面等，以圖擾亂後方即是。閩中有什么新聞？關於本地或外省的，便希通知一下。以後再談。

候著安。

你的 H. M.

九月八日。

39

迅師：

七、九兩日發了兩封信，你都收到了沒有？那信是寫一路上情形的。

五日你寄的信，十日晚收到了。信來在我到校之後，並非一到校也就收到。

八日搬入學校，在下午四時頃，我的妹妹嫂嫂已在等我相見許多時候了。待行李送到後，我即和她們同回老家，入門，則見房屋頹壞，人物全非，對此故園，不勝淒痛。晚間蚊蟲肆虐，竟夕不成眠。次晨為母氏紀念日，祀祭後十時餘返校。臥室在舊校樓上，是昔之縫紉室，今隔為三，前後兩間皆有窗，光線充足，但先已有人居住；中間室狹而暗，周圍

無窗，四面“碰壁”，即我朝夕之居處也。

校役招呼尚好，食品價亦不算太貴，但較北方或略昂，惟若可口，即算值得。

本校八日正式開課，校長特許休息幾天，所以於明日（十三，星期一）纔起首授課及辦公。以前幾天：有時在校預備教課，或休息，有時也出去探訪親戚，但總是請人帶領。

這個學校的學生頗頑固，而且盲動，好鬧風潮，將來也許要反對我，現時在小心中。

我一路上不覺受苦，回來後精神也佳，校內舊的熟人不少，但是我還是常常喜歡在房內看書。

你的較詳細的信是否在途中，還是尚未寫發，我希望早點收到。

明天有兩小時教課，急要預備，下次再細談罷。

YOUR H. M.

九月十二晚六時三十五分。

我的職務
(略)

40

(名信片背面)

從後面(南普陀)所照的廈門大學全景。

前面是海，對面是鼓浪嶼。

最右邊的是生物學院和國學院，第三層樓上有*記的便是我所住的地方。

昨夜發颶風，拔木發屋，但我沒有受損害。

迅。

九，十一。

(明信片正面)

想已到校，已開課否？

此地二十日上課。

十三日。

41

廣平兄：

依我想，早該得到你的來信了，然而還沒有。大約閩粵間的通郵，不大便當，因為並非每日都有船。此地只有一個郵局代辦所，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不辦事，所以今天什麼信件也沒有——因為是星期一且看明天怎樣罷。

我到廈門後發一信（五日），想早到。現在住了已經近十天，漸漸習慣起來了，不過言語仍舊不懂，買東西仍舊不便。開學在二十日，我有六點鐘功課，就要忙起來，但未開學之前，却又覺得太閒，有些無聊，倒望從速開學，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滿。學校的房子尚未造齊，所以我暫住在國學院的陳列所空屋裏，是三層樓上，眺望風景，極其合宜，我已寫

好一張有房子照相的明信片，或者將與此信一同發出。上遂的事沒有結果，我心中很不安，然而也無法可想。

十日之夜發颶風，十分利害，語堂的住宅的房頂也吹破了，門也吹破了，粗如筆管的銅門也都擠彎，毀東西不少。我住的屋子只破了一扇外層的百葉窗，此外沒有損失。今天學校近旁的海邊漂來不少東西，有桌子，有枕頭，還有死屍，可見別處還翻了船或漂沒了房屋。

此地四無人煙，圖書館中書籍不多，常在一處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無話可談，真是無聊之至。海水浴倒是最近便，但我多年沒有浮水了。又想，倘若你在這裡，恐怕一定不贊成我這種舉動，所以沒有去洗，以後也不去洗罷，學校有洗浴處的。夜間，電燈一開，飛蟲聚集甚多，幾乎不能做事，此後事情一多，大約非早睡而一早起來做不可。

九月二十夜。

迅。

今天(十四日)上午到郵政代辦所去看看，得到你六日八日的兩封來信，高興極了。此地的代辦所太懶，信件往往放在櫃臺上，不送來，此後來信，可於廈門大學下加“國學院”三字，使他易于投遞，且看如何。這幾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還未見你的信，因想起報載英國鬼子在廣州胡鬧，進口船或者要受影響，所以心中很不安，現在放心了。看上海報，北京已戒嚴，不知何故；女師大已被合併為女子學院，師範部的主任是林素園（小研究系），而且于四日武裝接收了，真令人氣憤，但此時無暇管也無法管，只得暫且不去理會牠，還有將來呢。

回上去講我途中的事，同房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廣東人，姓魏或

韋，我沒有問清楚，似乎也是民黨中人，所以還可談，也許是老同盟會員罷。但我們不大談政事，因為彼此都不知道底細，也曾問他從廈門到廣州的走法，據說最好是從廈門到汕頭，再到廣州，和你所聞于客棧中人的話一樣。船中的飯菜頓數，與“廣大”同，也有鷄粥；船也很平；但無耶穌教徒，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小船的傾側，真太危險，幸而終于“馬”已登陸，使我得以放心。我到廈門時，亦以小船撥入學校，浪也不小，但我是從小慣于坐小船的，所以一點也沒有什麼。

我前信似乎說過這裏的聽差很不好，現在熟識些了，覺得殊不盡然。大約看慣了北京的聽差的唯唯從命的，即容易覺得南方人的倔強，其實是南方的等級觀念，沒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聽差，也常有平等言動。現在我和他們的感情好起來了，覺得並不可惡。但茶水很不便，所以我現在少喝茶了，或者這倒是好的。煙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

我上船時，是克士送我去的，還有客棧裏的茶房。當未上船之前，我們談了許多話，我纔知道關於我的事情，伏園已經大大的宣傳過了，還做些演義。所以上海的有些人，見我們同車到此，便深信伏園之說了，然而也並不為奇。

我已不喝酒了，飯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的兩碗），但因為此地的菜總是淡而無味（校內的飯菜是不能喫的，我們合僱了一個廚子，每月工錢十元，每人飯菜錢十元，但仍然淡而無味），所以還不免喫點辣椒末，但我還想改良，逐漸停止。

我的功課，大約每週當有六小時，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情不可卻。其中兩點是小說史，無須豫備；兩點是專書研究，須豫備；兩點是中

國文學史，須編講義。看看這裡舊存的講義，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夠了，但我還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你已在大大地用功，豫備講義了罷，但每班一小時，八時相同，或者不至于很費力罷。此地北伐順利的消息也甚多，極快人意。報上又常有閩粵風雲緊張之說，在這裡却看不出，不過聽說鼓浪嶼上已有很多寓客，極少空屋了，這嶼就在學校對面，坐舢板一二十分鐘可到。

迅。

九月十四日午。

42

廣平兄：

十三日發的給我的信，已經收到了。我從五日發了一信之後，直到十四日纔發信，十四以前，我只是等着等着，並沒有寫信，這一封纔是第三封。前天，我寄上了“彷徨”和“十二個”各一本。

看你所開的職務，似乎很繁重，住處亦不見佳。這種四面“碰壁”的住所，北京沒有，上海是有的，在廈門客店裏也看見過，實在使人氣悶。職務有定，除自己心知其意，善為處理外，更無他法；住室却總該有一間較好的纔是，否則，恐怕要瘦下。

本校今天行開學禮，學生在三四百人之間，就算作四百人罷，分為豫科及本科七系，每系分三級，則每級人數之寥寥，亦可想而知。此地不但交通不便，招考極嚴，寄宿舍也只容四百人，四面是荒地，無屋可

租，即使有人要來，也無處可住，而學校當局還想本校發達，真是夢想。大約早先就是沒有計畫的，現在也很散漫，我們來後，都被攔在須作陳列室的大洋樓上，至今尚無一定住所。聽說現正趕造着教員的住所，但何時造成，殊不可知。我現在如去上課，須走石階九十六級，來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級；喝開水也不容易，幸而近來倒已習慣，不大喝茶了。我和兼士及朱山根，是早就收到聘書的，此外還有幾個人，已經到此，而忽然不送聘書，玉堂費了許多力，才于前天送來；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順手，所以上遂的事，竟無法開口。

我的薪水不可謂不多，教科是五或六小時，也可以算很少，但別的所謂“相當職務”，却太繁，有本校季刊的作文，有本院季刊的作文，有指導研究員的事（將來還有審查），合計起來，很夠做做了。學校當局又急于事功，問履歷，問著作，問計畫，問年底有什麼成績發表，令人看得心煩。其實我只要將“古小說拘沈”整理一下拿出去，就可以作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績了，其餘都可以置之不理，但爲了玉堂好意請我，所以我除教文學史外，還擬指導一種編輯書目的事，範圍頗大，兩三年未必能完，但這也只能做到那里算那里了。

在國學院裏的，朱山根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好像都是朱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一到這裏，孫伏園便要算可以談談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淺薄者之多。他們面目倒漂亮的，而語言無味，夜間還要玩留聲機，什麼梅蘭芳之類。我現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說話；他們的家眷到來之後，大約要搬往別處去了罷。從前在女師大做辦事員的白果是一個職員兼玉堂的祕書，一樣浮而不實，將來也許會與風

作浪，我現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來。此外，教員內有一個熟人，是先前往陝西去時認識的，似乎還好；集美中學內有師大舊學生五人，都是國文系畢業的，昨天他們請我們喫飯，算作歡迎，他們是主張白話的，在此好像有點孤立。

這一星期以來，我對於本地更加習慣了，飯量照舊，這幾天而且更能睡覺，每晚總可以睡九至十小時；但還有點懶，未曾理髮，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鬚鬚而已。我想從此整理為較有條理的生活，大約只要少應酬，關起門來，是做得到的。此地的點心很好；鮮龍眼已喫過了，並不見佳，還是香蕉好。但我不能自己去買東西，因為離市有十里，校旁只有一個小店，東西非常之少，店中人能說幾句“普通話”。但我懂不到一半。這裡的人似乎很有點欺生。因為是閩南了，所以稱我們為北人；我被稱為北人，這回是第一次。

現在的天氣正像北京的夏末，蟲類多極了，最利害的是螞蟻，有大有小，無處不至，點心是放不過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因為我在三層樓上之故。生瘧疾的很多，所以校醫給我們喫金雞納。霍亂已經減少了。但那街道，却真是壞，其實是在繞着人家的牆下，簷下走，無所謂路的。

兼士似乎還要回京去，他要我代他的職務，我不答應他。最初的布置，我未與聞，中途接手，一班絕不相干的人，指揮不靈，如何措手，還不如關起門來，“自掃門前雪”罷，況且我的工作也已經夠多了。

章錫琛託建人寫信給我。說想託你給“新女性”做一點文章，囑我轉達。不知可有這興致？如有，可先寄我，我看後轉寄去。“新女性”的

編輯，近來好像是建人了，不知何故。那第九（？）期，我已寄上，想早到了。

我從昨日起，已停止喫青椒，而改爲胡椒了，特此奉聞。再談。

迅。

九月二十日下午。

43

迅師：

七，九，十二去了三信，祇接到五日來的一信，你那里的消息一概不知道，惟有心猜臆測。究竟近狀如何？是否途中感冒，現在休養？望勿祕不見告。

我不喜歡出街，因爲到處不勝今昔之感；也因回來遲了，更不好意思偷懶，日常自早八時至晚五時纔從辦公室退至寢室，此後是沐浴和預備教課……時間總覺短促，各方還未順熟，終日傻瓜似的一個。

這校有三數學生是頑固大家，大多數都是盲從，貌似一氣，其實全無主見。今日十六晚是星期四，此信寄到或當不是在郵差休息時，你可以早些看見了。你預備教課忙麼？餘後陳。

祝你在新境度中秋鑒賞他們的快樂。

你的 H. M.

九月十七日。

廣平兄：

十七日的來信，今天收到了。我從五日發信後，只在十三日發一信片，十四日發一信，中間間隔，的確太多，致使你猜我感冒，我真不知怎樣說纔好。回想那時，也有些鬱氣，因為我到此以後，正聽見嘆人在廣州肇事，遂疑你所坐的船，亦將為彼等所阻，所以只盼望來信，連寄信的事也拖延了。這結果，却使你久不得我的信。

現在十四的信，總該早到了罷。此後，我又于同日寄“新女性”一本，于十八日寄“彷徨”及“十二個”各一本，于二十日寄信一封（信面却寫了廿一），想來都該到在此信之前。

我在這裏，不便則有之，身體却好，此地並無人力車，只好坐船或步行，現在已經鍊得走扶梯百餘級，毫不費力了。眠食也都好，每晚喫金雞納霜一粒，別的藥一概未喫。昨日到市去，買了一瓶麥精魚肝油，擬日內喫牠。因為此地得開水頗難，所以不能喫散拿吐蘆。但十天內外，我要移住到舊的教員寄宿所去了，那時情形又當與此不同，或者易得開水罷。（教員寄宿舍有兩所，一所住單身人者曰“博學樓”，一所住有夫人者曰“兼愛樓”，不知何人所名，頗可笑。）

教科也不算忙，我只六時，開學之結果，專書研究二小時無人選，只剩了文學史，小說史各二小時了。其中只有文學史須編講義，大約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我想不管舊有的講義，而自己好好的來編一編，功罪

在所不計。

這學校化錢不可謂不多，而並無基金，也無計劃，辦事散漫之至，我看是辦不好的。

昨天中秋，有月，玉堂送來一筐月餅，大家分喫了，我喫了便睡，我近來睡得早了。

迅。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

45

MY DEAR TEACHER:

你扣足了一星期給我一信，我在企望多日之中總算得到一點安慰——雖則只是一張明信片。

然而我實不解，我于七，九，十二，十七共發四函，并此爲五，倘皆不到，我想，是否理由如下：

第一信，是到廣州之次早，託大安棧茶房發出的，不知是否他學了洪喬？但可惜，此信記自滬至粵一路情形頗詳細。

第二信，同時寄出者四處，除你之外尚有上海之叔，天津之嫂，東省之謝。豈學校女工（給我做事的）作弊？

茲對於收到之信片更作覆函，由我自己投郵，看結果如何。

五日來信十日晚到，十三信片十八到，計需六天。如我寄之信不失，則你于十二，十四，十八，二二，二四，應陸續接得我信。假使非茶房

及女工之誤，則請你向貴校門房一詢，凡有書周樹人，豫才，魯迅而下款爲廣州或粵之景，宋，許……緘者，卽爲我寄之信。下筆時故意攪亂，不料反致遺失，可歎！

我校從十三日起，我卽授課辦公，教課似乎還過得去（察看情形），至于訓育，真是難堪，包括學監舍監的事，從早八時至下午五時在辦公處或查堂，回來喫晚飯後又要查學生自習及注意起居飲食……，總之無一時是我自己的時間。更有課外會議，各種領導事業及自己預備教材……，弄得精疲力盡，應接不暇。明日是星期，下午一時還要開訓育會議，回想做學生真快活也。

現人已睡久，鐘停了不知何時，急忙寫此，恕其不備爲幸。

祝快樂，不敢勸戒酒，但祈自愛節飲。

你的 H. M.

九月十八晚。

颶風拔木，何不向林先生要求喬遷？

46

廣平兄：

十八日之晚的信，昨天收到了。我十三日所發的明信片既然已經收到，我惟有希望十四日所發的信也接着收到。我惟有以你現在一定已經收到了我的幾封信的事，聊自慰解而已。至于你所寄的七，九，十二，十七的信，我却都收到了，大抵是我或孫伏園從郵務代辦處去尋來的，

他們很亂，或送或不送，堆成一團，只要有人去說要拿那幾封，便給拿去，但冒領的事倒似乎還沒有。我或伏園是每日自去看一回。

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田千頃，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薦引。白果尤善與風作浪，他曾在女師大做過職員，你該知道的罷，現在是玉堂的襄理，還兼別的事，對於較小的職員，氣燄不可當，嘴裏都是油滑話。我因為親聞他密語玉堂，“誰怎樣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給他碰了一個釘子，他昨天借題報復，我便又給他碰了一個大釘子，而自己則辭去國學院兼職。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否則，何必到廈門。

我原住的房屋，要陳列物品了，我就須搬。而學校之辦法甚奇，一面催我們，却並不指出搬到那里，教員寄宿舍已經人滿，而附近又無客棧，真是無法可想。後來總算指給我一間了，但器具毫無，向他們要，則白果又故意特別刁難起來（不知何意，此人大概是有喜歡給別人喫點小苦頭的脾氣的），要我開賬簽名具領，于是就給碰了一個釘子而又大發其怒。大發其怒之後，器具就有了，還格外添了一把躺椅，總務長親自監督搬運。因為玉堂邀請我一場，我本想做點事，現在看來，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難說。所以我已決計將工作範圍縮小，希圖在短時日中，可以有點小成績，不算來騙別人的錢。

此校用錢並不少，也很不撙節，而有許多慳吝舉動，却令人難耐。即如今天我搬房時，就又有了一件。房中原有兩個電燈，我當然只用一個的，而有電機匠來，必要取去其一個玻璃泡，止之不可。其實對於一個教員，薪水已經化了這許多了，多點一個電燈或少點一個，又何必如此

計較呢。

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却比先前的靜多了，房子頗大，是在樓上。前回的明信片上，不是有照相麼？中間一共五座，其一是圖書館，我就住在那樓上，間壁是孫伏園和張頤教授（今天纔到，原先也是北大教員），那一面是釘書作場，現在還沒有人。我的房有兩個窗門，可以看見山。今天晚上，心就安靜得多了，第一是離開了那些無聊人，也不必一同喫飯，聽些無聊話了，這就很舒服。今天晚飯是在一個小店裏買了麵包和罐頭牛肉喫的，明天大概仍要叫廚子包做。又自僱了一個常差的，每月連飯錢十二元，懂得兩三句普通話，但恐怕頗有點懶。如果再沒有什麼麻煩事，我想開手編“中國文學史略”了。來聽我的講義的學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內女生二人），這不但是國文系全部，而且還含有英文，教育系的。這裏的動物學系，全班只有一人，天天和教員對坐而聽講。

但是我也許還要搬。因為現在是圖書館主任正請假着，由玉堂代理，所以他有權。一旦本人回來，或者又有變化也難說。在荒地裏開學校，無器具，無房屋給教員住，實在可笑。至于搬到那里去，現在是無從揣測的。

現在的住房還有一樣好處，就是到平地只須走扶梯二十四級，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級了。然而“有利必有弊”，那“弊”是看不見海，只能見輪船的烟通。

今夜的月色還很好，在樓下徘徊了片時，因有風，遂回，已是十一點半了。我想，我的十四的信，到二十，二十一或二十二總該寄到了罷，後

天（二十七）也許有信來，因先來寫了這兩張，待二十八日寄出。

二十二日曾寄一信，想已到了。

迅。

二十五日之夜。

今天是禮拜，大風，但比起那一次來，却差得遠了。明天未必一定有從粵來的船，所以昨天寫好的兩張信，我決計于明天一早寄出。

昨天僱了一個人，叫作流水，然而替工，今天本人來了，叫作春來，也能說幾句普通話，大約可以用罷。今天又買了許多器具，大抵是鋁做的，又買了一隻小水缸，所以現在是不但茶水饒足，連喫散拿吐瑾也不爲難了。（我從這次旅行，纔覺到散拿吐瑾是補品中之最麻煩者，因爲牠須兼用冷水熱水兩種，別的補品不如此。）

今天忽然有瓦匠來給我刷牆壁了，懶懶地亂了一天。夜間大約也未必能靜心編講義，玩一整天再說罷。

迅，

九月二十六日晚七點鐘。

47

MY DEAR TEACHER:

二十二日得到你十四的和十二的放在一個信封內的信，知道了好多要說的話，雖則似乎很幽默，但我是以己度人，能夠領解的。我以為一兩天的路程，通信日期當然也不過如此，即須較多，三四天了不得了，

而乃五六七八天，這真教人從何說起，況有時且又過之呢？

我正式做工和上課，已經有一星期零四天了，所覺到的結果是忙，忙……早上八點起就到辦事處，或辦事，或授課，此外還要查堂，看學生勤惰；五時回來喫晚飯；到七時學生自習，又要查了。訓育職務是兼學監舍監之類（但又別有教務，舍務處），又須注意學風，宣傳黨義，與教務及總務俱隸屬於校長之下，而如此辦法，則惟廣東在今年暑假後爲然。我初畢業，既無經驗，且又無可借鑑（他校尚未成立訓育處），居此地位，真是盲人瞎馬，“害”字加了一目矣。更兼學生爲三數舊派所左右，外有全省學生聯合會（廣東學生而多頑固，豈非“出人意表之外”）爲之援，更外則京滬舊派爲之助，勢力滋蔓，甚難圖也，此後倘能改革，固爲大幸，否則我自然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但多半是要被排斥的。當我未回之前，學生聯合會已藉口省立第一，二中學爲□□校長，作種種辦學無狀之條文，洋洋灑灑，大加攻擊，甚至教育廳開除學生；繼而廣大（中山大學）法科反對陳啓修爲主任，亦與第一，二中同一線索。女師是他們豫備第三次起風潮的，所以學生總是蠢蠢欲動，現正在多方探聽我的色彩，好像曾經反抗段祺瑞政府者，亦卽黨國罪人一樣。女子本少卓見，加以外誘，增其頑強，個個有楊蔭榆之流風，甚可歎也。好在我只要自己努力，或者不至失敗，即使失敗，現時廣東女子地位與男子等，亦自有別處可去，非如外地一受攻擊，卽難在社會上立足之困人也。

MY DEAR TEACHER! 你爲什麼希望“合同年限早滿”呢？你是因爲覺得諸多不慣，又不曉話，起居飲食不便麼？如果對於身體的確

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則還不如辭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麼？你這樣的不安，怎麼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決沒有？或者干衣食抄寫有需我幫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從長討論。

中秋那一天，你玩了沒有？難得旅行到福建，住一天，最好是勿白辜負了這一天，還是玩玩喫喫的好，學校的廚子不好，不是五分鐘可到鼓浪嶼麼？那邊一定有食處，也有去處，謝君的哥哥就住在那地方，他們待人都好，你願意去看看他麼？今日還接到謝君來信，他極希望回到家鄉去做點事，但看你所處的情形，連上遂先生也難薦，則其餘恐怕更不必說了，

我在中秋的那天上隨校長赴追悼朱執信六週年紀念會，到的人很多，見于樹德先生講演，依然北方淳厚之風，後又往烈士墳憑弔，回校已午後一時，算是過了上半天的節。是日，不斷的憶起去年今日，我遠遠的提着四盒月餅，跑來喝酒，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有什麼法子呢！而且訓育方面逼住要中秋後一天開會，交出計畫書去，我于中秋前趕做一晚，當天又接着做，勉強抄襲出來，能否適用還說不定。中秋下午，我實在耐不住了，跑回家裏一趟，看見嫂妹的冷清清的，便又記起未出廣東以前家庭的樣子，不勝淒惻，又不忍走開，即買菜同喫一頓。飯後出街走了一圈，回來買些燈籠給孩子們，買些水果大家喫，約莫十時睡了，月是怎麼樣，沒有細看。

北京女師大事，我收到兩次學生宣言，教育部誣助學生之教員爲圖自己飯碗；豈明，祖正二先生且被林素園當面誣爲赤化，雖即要求他認錯取消，但亦可謂晦氣。北伐想是順利，此間清一色的報紙，莫明究竟，

在福建大約可以較得真相。

郵政代辦所離學校有多少遠？天天走不累的荒麼？

伏園宣傳的話，其詳可得聞歟？

現時時候不早，眼睛倦極，下次再談罷。祝你快樂！

你的 H. M.

九月二十三晚。

48

廣平兄：

廿七日寄上一信，收到了沒有？今天是在等你的信了，據我想，你于廿一二大約該有一封信發出，昨天或今天要到的，然而竟還沒有到，所以我等着。

我所辭的兼職（研究教授），終于辭不掉，昨晚又將聘書送來了，據說林玉堂因此一晚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我想，這是對他不起的，所以只得收下，將辭意取消。玉堂對於國學院，不可謂不熱心，但由我看來，希望不多，第一是沒有人才，第二是校長有些掣肘（我覺得這樣）。但我仍然做我該做的事，從昨天起，已開手編中國文學史講義，今天編好了第一章。眠食都好，飯兩淺碗，睡覺是可以有八或九小時。

從前天起，開始喫散拿吐瑾，只是白糖無法辦理，這裏的馬蟻可怕極了，有一種小而紅的，無處不到。我現在將糖放在碗裏，將碗放在貯水的盤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記，則頃刻之間，滿碗都是小螞蟻。點心

也這樣。這裏的點心很好，而我近來却怕敢買了，買來之後，喫過幾個，其餘的竟無法安放，我住在四層樓上的時候，常將一包點心和馬蟻一同拋到草地裏去。

風也很利害，幾乎天天發，較大的時候，令人疑心窗玻璃就要吹破；若在屋外，則走路倘不小心，也可以被吹倒的。現在就呼呼地吹着。我初到時，夜夜聽到波聲，現在不聽見了，因為習慣了，再過幾時，風聲也會習慣的罷。

現在的天氣，同我初來時差不多，須穿夏衣，用涼席，在太陽行下走，即遍身是汗。聽說這樣的天氣，要繼續到十月（陽歷？）底。

L. S.

九月二十八日夜。

今天下午收到廿四發的來信了，我所料的並不錯。但粵中學生情形如此，却真出我的“意表之外”，北京似乎還不至此。你自然只能照你來信所說的做，但看那些職務，不是忙得連一點閒空都沒有了麼？我想，做事自然是應該做的，但不要拚命地做才好。此地對於外面的情形，也不大了然，看今天的報章，登有上海電（但這些電報是什麼來路，却不明），總結起來：武昌還未降，大約要攻擊；南昌猛撲數次，未取得；孫傳芳已出兵；吳佩孚似乎在鄭州，現正與奉天方面暗爭保定大名。

我之願合同早滿者，就是願意年月過得快，快到民國十七年，可惜來此未及一月，却如過了一年了。其實此地對於我的身體，彷彿倒好，能喫能睡，便是證據，也許肥胖一點了罷。不過總有些無聊，有些不高興，好像不能安居樂業似的，但我也以轉瞬便是半年，一年，聊自排遣，

或者開手編講義，來排遣排遣，所以眠食是好的。我在這裡的情形，就是如此，還可以無需幫助，你還是給學校辦點事的好。

中秋的情形，前信說過了。謝君的事原已早向玉堂提過的，沒有消息。聽說這裡喜歡用“外江佬”，理由是因為倘有不合，外江佬捲鋪蓋就走了，從此完事，本地人却永久在近旁，容易結怨云。這也是一種特別的哲學。謝君的令兄我想暫且不去訪問他，否則，他須來招呼我，我又須去回謝他。反而多一番應酬也。

伏園今天接孟餘一電，招他往粵辦報，他去否似尚未定。這電報是廿三發的，走了七天，同信一樣慢，真奇。至于他所宣傳的，大略是說：他家不但常有男學生，也常有女學生，但他是愛高的那一個的，因為她最有才氣云云。平凡得很，正如伏園之人，不足多論也。

此地所請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還有朱山根。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現在一調查，則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謂不問外事，專一看書的輿論，乃是全都為其所騙。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並不想在此掙帝王萬世之業，不去管他了。

我到郵政代辦處的路，大約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總要走過三四回，因為我須去小解，而牠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窺，毫不費事。天一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樓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真是聞所未聞。我因為多住了幾天，漸漸習慣，而且罵來了一些用具，又自買了一些用具，又自僱了一個用人，好得多了，近幾天有幾個初到的教員，被迎進在一間冷房裏，口乾則無水，

要小便則須旅行，還在“茫茫若喪家之狗”哩。

聽講的學生倒多起來了，大概有許多是別科的。女生共五人。我決定目不邪視，而且將來永遠如此，直到離開了廈門。嘴也不大亂喫，只喫了幾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價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買時，倘五個，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吉格渾”（一角錢），倘是十個，便要“能（二）格渾”了。究竟是確要這許多呢，還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還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錢原是從廈門騙來的，拿出“吉格渾”“能格渾”去給廈門人，也不打緊。

我的功課現在有五小時了，只有兩小時須編講義，然而頗費事，因為文學史的範圍太大了。我到此之後，從上海又買了一百元書。克士已有信來，說他已遷居，而與一個同事姓孫的同住。我想，這人是不好的，但他也不笨，或不至于上當。

要睡覺了，已是十二時，再談罷。

迅。

九月三十日之夜。

49

MY DEAR TEACHER:

廿二晚寫好的信，廿四早發出了。當日下午收到“彷徨”和“十二個”，包裹甚好，書一點沒有損壞。但是兩本書要寄費十分，豈非太不經濟？

我一天的時間；能夠給我自己支配的，只有晚上九時以後，我做自己的事——如寫信，豫備教材——全得在這時候。此外也許有時有閒，但不一定。所以我寫信時，忙極了，許多應當寫下來的事，也往往忘卻，致使你因此掛心，這真是該打！忘記了什麼呢？就是我光知道訴苦，說我住的是“碰壁”的房，可是現在已經改革了，東面的樓上住的一位附小的教員辭了職，校長教我搬去，我趕緊實行，于到校第二個星期六搬過來了。此樓方形，隔成田字，開間頗大，用具也不少。每間住一人，餘三人為小學教員，胸襟一樣狹窄，第一天即三人成衆，給我聽了不少諷刺話，我也頗氣憤，但因不是在做學生了，總得將就一些，便忍耐下去，次早還要陪笑檢招呼，這真是做先生的苦處。在她們有點客氣了，然而實在熱鬧得可以，總是高朋滿坐，即使只有三人，也還是大叫大嚷，沒一時安靜。更難堪的是有兩位自帶女僕婢子，日裏做事，夜間就在她們房裏搭牀，連飯菜也由用人用煤油爐煮食，一小房便是一家庭，其汙濁局促可想。所以我的房門口的過道，就成了女僕婢子們的殖民地，擺了桌子，喫飯，梳洗，桌下鍋盆碗碟，堆積甚多，煞是好看。但我這方面總是竭力迴避，關起門來，算是我的世界，好在一大塊向南的窗是窗，有新空氣，不會病了。

這個學校，先前是師範和小學合在一處的，現在師範分到新校去了，但校舍還未造好，正在籌捐，所以師範教員和學生仍舊住在小學——即舊校裏。今年暑假以後，算是大加革新了，分設教務，總務，訓育于校長之下，而訓育最繁瑣，且須管理寄宿，此校學生曾起反對校長風潮，後雖平息，而常憤憤，每尋瑕伺隙，與辦事人為難。我上課的第一天。

學生就提出改在寢室內自修（原在教室，但燈暗……）的難題目給我做。現已給以附有條件的允許，于明日實行。但那麼一來，學生散處各室，夜間查堂就更加困難了。對寢室負責的，我之外本來還有一舍監，現此人因常罵學生及僕人，大有非去不可之勢，學校當局以為我閒空，要我兼任（但不加薪），我只答應暫兼數天，那時就將更加忙碌，因早晚舍監應做的如督率女僕，收拾寢室，廁所……也須歸我管理也。

看你在厦大，學生少，又屬草創，事多而趣少，如何是好？菜淡不能加鹽麼？胡椒多喫也不是辦法，買罐頭補助不好麼？火腿總有地方買，不能做來喫麼？萬勿省錢為要!!!

廣東水果現時有楊桃，五瓣，橫斷如星形，色黃綠，厦門可有麼？

廣東常有雨，但一止就可以出街，無雨則熱甚，上課時汗流浹背的，蚊子大出，現在就一面寫字，一面在喂牠。螞蟻也不亞于厦門，記得在“碰壁”的房裏時，夜間睡眠中，臂膊還曾被其所咬；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掛起來，也能緣繩而至，須用水繞，始得平安。空氣甚溼，衣物書籍，動輒發霉，討厭極了。

我雖然忙，但“新女性”既轉折的寫了信來，似乎不好推却。不過我的作品太幼稚，你有什麼方法鼓舞我，引導我，勿使我疏懶退縮不前麼？

現在我事務雖然加多，但辦得較前熟手了。八時教課，實則只要預備四班教材，而都是從頭講起，班高的講快，參考簡單，班低講慢，參考較多，互相資助，日來似覺稍為順手。總之，到這里初做事，要做得好，即不能辭勞苦，寧可力竭而去，不欲懶散而存，所以我願意努力工作，你以為何如？

有北京消息沒有，學校近況如何
祝你健康。

YOUR H. M.

九月二十八晚。

50

廣平兄：

一日寄出一信并“莽原”兩本，早到了罷。今天收到九月廿九的來信了，忽然于十分的郵票大發感慨，真是孩子氣。花了十分，比寄失不是好得多麼？我先前聞粵中學生情形，頗“出于意表之外”，今聞教員情形，又“出于意表之外”，我先前總以為廣東學界狀況，總該比別處好得多，現在看來，似乎也只是一種幻想。你初作事，要努力工作，我當然不能說什麼，但也須兼顧自己，不要“鞠躬盡瘁”才好。至于作文，我怎樣鼓舞，引導呢？我說，大膽做來，先寄給我，不夠麼？好否我先看，即使不好，現在太遠，不能打手心，只得記賬，這就已可以放膽下筆，無須退縮的了，還要怎麼樣呢？

從信上推測起你的住室來，似乎比我的闊些，我用具寥寥，只有六件，皆從奮鬥得來者也。但自從買了火酒燈之後，我也忙了一點，因為凡有飲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為忙，無聊也彷彿減少了。醬油已買，也常喫罐頭牛肉，何嘗省錢!!! 火腿我却不想喫，在北京時喫怕了。在上海時，我和建人因為喫不多，便只叫了一碗炒飯，不料又惹出

影響，至于不在先施公司多買東西，孩子之神經過敏，真令人無法可想。相距又遠，鞭長不及馬腹，也還是姑且記在賬上罷。

我在此常喫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楊桃，却沒有見過，又不知道是甚麼名字，所以也無從買起。鼓浪嶼也許有罷，但我還未去過，那地方大約也不過像別處的租界，我也無甚趣味，終于懶下來了。此地雨倒不多，只有風，現在還熱，可是荷葉却乾了。一切花，我大抵不認識；羊是黑的。防止螞蟻，我現也用四面圍水之法，總算白糖已經安全，而在桌上，則晝夜總有十餘匹爬着，拂去又來，沒有法子。

我現在專取閉關主義，一切教職員，少與往來，也少說話。此地之學生似尚佳，清早便運動，晚亦常有；閱報室中也常有人。對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說文科今年有生氣了，我自省自己之懶惰，殊為內愧。小說史有成書，所以我對於編文學史講義，不願草率，現已有兩章付印了，可惜本校藏書不多，編起來很不便。

北京信已有收到，家裏是平安的。煤已買，每噸至二十元。學校還未開課，北大學生去繳學費，而當局不收，可謂客氣，然則開學之毫無把握可知。女師大的事沒有聽到什麼，單知道教員都換了男師大的，大概暫時當是研究系勢力。總之，環境如此，女師大是決不會單獨弄好的。

上遂要搬家眷回南，自己行踪未定，我曾為之寫信向天津學校設法，但恐亦無效。他也想赴廣東，而無介紹。此地總無法想，玉堂也不能指揮如意，許多人的聘書，校長壓了多日才發下來。校長是尊孔的，對於我和兼士，倒還沒有什麼，但因為化了這許多錢，汲汲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擠些牛乳一般。玉堂蓋亦窺知此隱，故不日要開展覽

會，除學校自買之泥人（古冢中土偶也）而外，還要將我的石刻拓片掛出。其實這些古董，此地人那里會要看，無非胡里胡塗，忙碌一番而已。

在這裡好像刺戟少些，所以我頗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來，北京來催，只好不理。□□書店想我有書給他印，我還沒有；對於北新，則我還未將“華蓋集續編”整理給他，因為沒有工夫。長虹和這兩店，鬧起來了，因為要錢的事。沈鐘社和創造社，也鬧起來了，現已以文章口角；創造社伙計內部，也鬧起來了，已將柯仲平逐出，原因我不知道。

迅。

十，四，夜。

51

MY DEAR TEACHER:

今早到辦公室就看見你廿二日寫給我的信了。現在是卅晚十時，我正從外面回校，因為今天是我一個堂兄生了孩子的滿月，在城隍廟內的酒店請客人很多，菜頗精緻，我回來後喫廣東酒席，今天是第二次了。廣東一桌翅席，祇幾樣菜，就要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類，所以平常請七八個客，叫七八樣好菜，動不動就是四五十元。這種應酬上的消耗，實在利害，然而社會上習慣了，往往不能避免，真是惡習。

現時我于教課似乎熟習些，預備也覺容易，但將上講堂時，心中仍不免忐忑。訓育一方，則千頭萬緒，學生又多方找事給我做，找難題給我處理，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務舍務，俱不能脫開。前信曾說

過舍監要走的事，幸而現在已經打消了，我也省得來獨力支持，專招怨罵了。

學校散漫而無基金，學生少，設備不全，當然是減少興味的。但看北京的黑暗，一時不易光明，除非北伐軍打入北京，或國民軍再進都城，我們這路人，是避之則吉的。這樣一想，現時我們所處的地方，就是避離桃源，其他不必苛求，只對自己隨時善自料理就是了。

睡早而少喫茶煙，是出于自然還是強制？日間無聊，將何以寫憂？

廣東幾乎無日無雨，天氣潮溼，書物不易存儲，出太陽則又熱不可耐，討厭之極。又此地不似外省隨便，女人穿衣，兩三月輒換一個尺寸花頭，高低大小，千變萬化，學生又好起人綽號，所以我帶回來的衣服，都打算送給人穿，自己從新做過，不是名流，未能免俗，然私意總從儉樸省約着想，因我固非裝飾家也。但此種惡習，也與酒席一樣消耗得令人厭惡。

願你將你的情形時時告我。祝你安心課業。

YOUR H. M.

九月卅晚十時半。

MY DEAR TEACHER:

現在我又給你寫信了，卅日寫了一紙，本待寄去，又想，或者就有來信，所以又等着，到現在，四天了，中間有禮拜六，日，明天也許有信到，但是我等不及了，恐怕你盼望，就先寄給你罷。

這數日來我的大事記 一日整天大雨，無屋不漏。但黨政府定于這天叫人到黨部領徽章（銅質，有五元，一元，四角三種）去賣，我

就代表學校，前去領取，還有撲滿，旗幟，標語，宣傳印刷品等，要點數目，費了大半天工夫。二日除照常校務外，並將徽章按各班人數分配妥帖。三日星期，則上半年全化在將這些分給各班各組的事情上，神疲力盡，十一時始完。午餐後去看李表妹及陳君，他們正擬邀我往城北游玩，因一同出城，鄉村風景，甚覺宜人，野外花園，殊有清趣，樹木蔚為大觀，食品較城市便宜，我們三人在北園飲茶喫炒粉，又喫雞，菜，共飽二頓，而所費不過三元餘。從午至暮，盤桓半日，始返陳宅。

今天四日晨，復與大家往第一公園一游，午後上街買書報，又回家一看，三時頃回校收學生售章回來之撲滿，直至五時，還只數個，明天尚有事做也。當我回校時，桌上見有李之良名片，她初到粵，人地生疏，又不懂話，因即于晚六時半往訪，聽了一點關於北京的情形。才知道我出京後，那邊收不到我的信，但是謝君的弟弟却收到的，不知何故。你這里于北京消息不隔膜麼？至于女師大，據李君說，則已由教育部直接用武裝軍警，強迫交代，學生被任可澄林素園召集至禮堂訓話，大家祇有痛哭，當面要求三事，一全體教職員照舊，二學校獨立，三經費獨立，聞經一一應允，但至李君來時，已經教職員全去，只留學生云。

我事情仍甚忙，學生對我尚無惡感，可是應付得太費力了，處處要鉤心鬪角，心裏不願如此，而表面上不得不如此，我意姑且盡職一學期至陽歷一月，如那時情形不佳，則惟有另圖生活之一法了。

前兩天學校將所收的學費分掉了，新教職員得薪水之三成，我收到五十九元四角。聽說國慶日以前還可多發一點，然而從中減去了公債票，國庫券，北伐慰勞捐等等，則所餘亦屬無幾。總之，所謂主任也

者，名目好聽，事情繁，收入少，實在爲難；不過學學經驗，練練脾氣，也是好的。從前是氣衝牛斗的害馬，現在變成童養媳一般，學生都是婆婆小姑，要看她們的臉色做事了。這樣子，又那里會有自我的個性，本來的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會就是這樣，我從前太任性了，現今正該多加磨練，以銷盡我的鋒銳，那時變成什麼，請你監視我就是了。

你近况何如？對於程度較低的學生，倘用了過于深邃充實的教材，有時反而使他們難于吸收，更加不能了解：請你注意于這一層。

現已十一時，快夜半了，昨夜睡得不多，現倦甚，以後再談罷。

祝你精神康適。

YOUR H. M.

十月四日晚十一時。

52

迅師：

六日收到您九月廿七的信及雜誌一束，廿二的信亦已收到。我除十八以前的信外，又有廿四，廿九，十月五日，及此信共四封，想也陸續寄到了。

厦大情形，聞之令人氣短，後將何以爲計，念念。廣州辦學，似乎還不至如此，你也有熟人如顛先生等，倘現時地位不好往，可願意來此間一試否？郭沫若做政治部長去了。廣大改名中山大學，校長是戴季陶。陳啓修先生在此似乎不得意，有前往江西之說。

我在此處，校中瑣事太多，一點自己的時間都沒有，幾乎可以說全然賣給牠了。其價若干？你猜，今天領到九月份薪水，名目是百八十元之四成五，實得小洋三十七元，此外有短期國庫券二十元，須俟十一月廿六方能領取，又公債票十五元，則領款無期，還有學校建築捐款九元（以薪金作比例），女師畢業生演劇爲母校籌款，因爲是主任，派購入場券一張五元，諸如此類，不勝其煩。而最討厭的是整天對學生鉤心鬪角，不能推誠相與（學生視學校如敵人，此少數人把持所致），所以覺得實在沒趣，但仍姑且努力，倘若還是沒法辦，那時再作他圖罷。

本來你在廈門就令人覺得不合式，但是到了現在，你有什麼方法呢？信的郵遞又是那麼不便，你的情形已經盡情地說出來了沒有呢？

“語絲”九六上“女師大的命運”那篇，豈明先生說：“經過一次解散而去的師生有福了，”那麼，你我不是有福的麼？大可以自慰了。

祝你精神。

YOUR H. M.

十月七晚十二時。

53

廣平兄：

十月四日得九月廿九日來信後，即于五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人間的糾葛真多，兼士直到現在，未在應聘書上簽名，前幾天便擬于國學研究院成立會一開畢，便往北京去，因爲那邊也有許多事待他料理。玉

堂大不以為然，而兼士却非去不可。我便從中調和，先令兼士在應聘書上簽名，然後請假到北京去一趟，年內再來廈門一次，算是在此半年，兼士有些可以了，玉堂又堅執不允，非他在此整半年不可。我只好退開。過了兩天，玉堂也可以了，大約也覺得除此更無別路了罷。現在此事只要經校長允許後，便要告一結束了。兼士大約十五左右動身，聞先將赴粵一看，再向上海。伏園恐怕也同行，至是否便即在粵，抑接洽之後，仍回廈門一次，則不得而知。孟餘請他是辦副刊，他已經答應了，但何時辦起，則似未定。

據我想：兼士當初是未嘗不豫備常在這裏的，待到廈門一看，覺交通之不便，生活之無聊，就不免“歸心如箭”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教我如何勸得他。

這裏的學校當局，雖出重資聘請教員，而未免視教員如變把戲者。要他空拳赤手，顯出本領來。卽如這回開展覽會，我就喫苦不少。當開會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陳列，我答應了。但我只有一張小書桌和小方桌，不夠用，只得攤在地上，伏着，一一選出。及至拿到會場去時，則除孫伏園自告奮勇，同去陳列之外，沒有第二人幫忙，尋校役也尋不到，於是只得二人陳列，高處則須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弄至中塗，白果又硬將孫伏園叫去了，因為他是“襄理”（玉堂的），有叫孫伏園去之權力。兼士看不過去，便自來幫我，他已喝了一點酒，這回跳上跳下，晚上就大吐了一通。襄理的位置，正如明朝的太監，可以倚靠權勢，胡作非為，而受害的不是他，是學校。昨天因為白果對書記們下條子（上諭式的），下午同盟罷工了，後事不知如何。玉堂信用此人，

可謂胡塗。我前回辭國學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與玉堂覺得爲難也，現在看來，總非堅決辭去不可，人亦何苦因爲別人計，而自輕自賤至此哉！

此地的生活也實在無聊，外省的教員，幾乎無一人作長久之計，兼士之去，固無足怪。但我比兼士隨便一些，又因爲見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爲我們的生活操心；學生對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慣，有幾個本地人，甚至於星期六不回家，豫備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他們好同去作翻譯。所以只要沒有什麼大下不去的事，我總想在此至少講一年，否則，我也許早跑到廣州或上海去了。（但還有幾個很歡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開口攻擊此地的社會等等，他們好跟着來開鎗。）

今天是雙十節，却使我歡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禮，三呼萬歲，于是有演說，運動，放鞭爆。北京的人，彷彿厭惡雙十節似的，沈沈如死，此地這纔像雙十節。我因爲聽北京過年的鞭爆聽厭了，對鞭爆有了惡感，這回才覺得却也好聽。中午同學生上飯廳，喫了一碗不大可口的麵（大半碗是豆芽菜）；晚上是懇親會，有音樂和電影，電影因爲電力不足，不甚了然，但在此已視同寶貝了。教員太太將最新的衣服都穿上了，大約在這里，一年中另外也沒有什麼別的聚會了罷。

聽說廈門市上今天也很熱鬧，商民都自動的地掛旗結綵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後，才掛出一張汗穢的五色旗來。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實是“國民黨的”的，並不怎樣老舊。

自從我到此之後，寄給我的各種期刊很雜亂，忽有忽無。我有時想分寄給你，但不見得期期有，勿疑爲郵局失落。好在這類東西，看過便

罷，未必保存，完全與否亦無什麼關係。

我來此已一月餘，只做了兩篇講義，兩篇稿子給“莽原”；但能睡，身體似乎好些。今天聽到一種傳說，說孫傳芳的主力兵已敗，沒有什麼可用的了，不知確否。我想，二三天內該可以得到來信，但這信我明天要寄出了。

迅。

十月十日。

54

廣平兄：

昨天剛寄出一封信，今天就收到你五日的來信了。你這封信，在船上足足躺了七天多，因為有一個北大學生來此做編輯員的，就于五日從廣州動身，船因避風，或行或止，直到今天才到，你的信大約就與他同船的。一封信的往返，往往要二十天，真是可歎。

我看你的職務太煩劇了，薪水又這麼不可靠，衣服又須如此變化，你夠用麼？我想：一個人也許應該做點事，但也無須乎勞而無功。天天看學生的臉色辦事，于人我都無益，這也就是所謂“敝精神于無用之地”，聽說在廣州尋事做並不難，你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學期之末呢？忙自然不妨，但倘若連自己休息的時間都沒有，那可是不值得的。

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此地雖然不乏瑣事，但究竟沒有北京的忙。即如校對等事，在這里就沒有。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興

和太憤懣時就喝酒，這里雖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無須喝了，況且我本來沒有癮。少吸煙捲，可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大約因為編講義，只要調查，無須思索之故罷。但近幾天可又多吸了一點，因為我連做了四篇“舊事重提”。這東西還有兩篇便完，擬下月再做，從明天起，又要編講義了。

兼士尚未動身，他連替他的人也還未弄妥，但因為急于回北京，聽說不往廣州了。孫伏園似乎還要去一趟。今天又得李逢吉從大連來信，知道他往廣州，但不知道他去作何事。

廣東多雨，天氣和廈門竟這麼不同麼？這里不下雨，不過天天有風，而風中很少灰塵，所以並不討厭。我自從買了火酒燈以後，開水不生問題了，但飯菜總不見佳。從後天起，要換廚子了，然而大概總還是差不多的罷。

迅。

十月十二夜。

八日的信，今天收到了；以前的九月廿四，廿九，十月五日的信，也都收到。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實在相距太遠了。你不知能即另作他圖否？我以為如此情形，努力也都是白費的，

“經過一次解散而去的”，自然要算有福，倘我們還在那里，一定比現在要氣憤得多。至于我在這里的情形，我信中都已陸續說出，其實也等于賣身。除為了薪水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但我現在或者還可以暫時敷衍，再看情形。當初我也未嘗不想起廣州，後來一聽情形，暫時不作此想了。你看陳惺農尚且站不住，何況我呢。

我在這裡不大高興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圍多是語言無味的人物，令我覺得無聊。他們倘肯讓我獨自躲在房裏看書，倒也罷了，偏又常常尋上門來，給我小刺戟。但也很有一班人當作寶貝看，和在北京的天天提心吊膽，要防危險的時候一比，平安得多，只要自己的心靜一靜，也未嘗不可以暫時安住。但因為無人可談，所以將牢騷都在信裏對你發了。你不要以為我在這裡苦得很，其實也不然的，身體大概比在北京還要好一點。

你收入這樣少，夠用麼？我希望你通知我。

今天本地報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確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陳儀（孫之師長）等通電主張和平；四，樊鍾秀已入開封，吳佩孚逃保定（一云鄭州）。總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總是真的。

迅。

十月十五日夜。

55

迅師：

現時是雙十節午後二點二十分，我剛帶學生游行回來。今天國民政府一面慶賀革命軍在武漢又推倒惡勢力，一而提出口號，說這是革命事業的開始而非成功，所以羣衆的樣子，並不趾高氣揚，却帶着多少戰兢在內。而赴大會的民衆，尤以各工會爲多，南方的工人又大抵識字，深了然于一切，所以情形很好，這是大可慰悅的。所惜者今晨大雨，午

後時雨時止，路極泥濘。大會場在東門外，名東校場之處，搭一演說臺，而講演者無傳聲筒，以致雨聲，風聲，人聲，將演講的聲音壓住，只見他口講指劃。更特別的是因為國慶，所以助興的舞獅子和鑼鼓，隨處皆是；商家更燃放大爆竹，比較北京的只掛一張國旗，熱鬧多了（廣東早已取消五色旗，用作國旗的是青天白日）。

學校因今天是星期，明天補假一日，我免去了教課三點鐘。今晚有女師畢業生演劇助款為母校建築，我或要去招呼學生。昨天已經去了一晚，演的是洪深編的“少奶奶的扇子”。北京女師大恢復紀念時，陸秀珍他們也曾演過此劇，但男女角俱用女人，勞而無功，此處則為一種劇社組織，男女角各以性分任，無矯揉造作之弊，女角又大方，不羞澀而聲音大，故較那一回為優。但開場太遲，仍然不守時刻（各機關亦如此），且閉幕後空堂太久，又未插入餘興，致使不耐久坐者往往先去，則其所短也。

這回于九日收到十月四日來信，但信內所說的“一日寄出一信并‘莽原’兩本”，却至今未見，不知何故。又來信云收到我九月廿九信，而未提廿四寄出的一封，恐回覆之語，必在失去的一日信內，是否？如亦未收到，則是同時你失我一信，我失你一信二書了。

我的住室並不闊，縱五步橫六步（平常步），桌椅是拿各處的破爛湊合成功的。但最苦的是那鄰人三戶，總是叫罵吵鬧，倘或早睡（十時），即常被驚醒。我的脾氣又是要靜一點，這纔能夠預備功課或寫字的，而此處却大相反。如此看來，恐怕至多也只能敷衍一學期，現時我在想留意別的機會。

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在北京，就有人不願意你多喫，現在不妨事麼？你對我講的話，我大抵給些打擊，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秘而不宣的情形麼？

防止螞蟻還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圍，以石灰粉畫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濕，此法對於怕濕之物可採用。

看你四日的信，和廿七日那封信的刻不可耐的心情似乎有些不同了。這是真的，還是爲防止我的神經過敏而發的呢？

一點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開展覽會麼？好笑。

廣東學校放假真多，本星期一補國慶假，星五重九，廿二日學校運動會，又要放假了。四年級師範生已將畢業，而初做幾何，手工；豆工摺紙俱極草率。此處的學生頗輕視手工，縫紉，圖畫等，也許是受革命影響，人心浮動之故罷。

現在已是三點三十五分了，寫了這幾個字，其遲鈍可想。但要說的都說了，如再記起，隨後再寫罷。

YOUR H. M.

雙十節下午三時。

56

廣平兄：

今天（十六日）剛寄一信，下午就收到雙十節的來信了。寄我的信，是都收到的。我一日所寄的信，既然未到，那就恐怕已和“莽原”一

同遺失。我也記不清那信裏說的是什麼了，由牠去罷。

我的情形，並未因為怕你神經過敏而隱瞞，大約一受刺激，便心煩，事情過後，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國學院大佔勢力，□□（□□）又要到這裏來做法律系主任了，從此“現代評論”色彩，將瀰漫廈大。在北京是國文系對抗着的，而這裏的國學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適之陳源之流，我覺得毫無希望。你想：兼士至于如此摸胡，他請了一個朱山根，山根就薦三人，田難干，辛家本，田千頃，他收了；田千頃又薦兩人，盧梅，黃梅，他又收了。這樣，我們個體，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現在很想至多在本學期之末，離開廈大。他們實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還壞。

另外又有一班教員，在作兩種運動：一，是要求永久聘書，沒有年限的；一，是要求十年二十年後，由學校付給養老金終身。他們似乎要想在這里建立他們理想中的天國，用橡皮做成的。諺云“養兒防老”，不料廈大也可以“防老”。

我在這裏又有一事不自由：學生個個認得我了，記者之類亦有來訪：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話，和舊社會鬧一通；或者希望我編週刊，鼓吹本地新文藝；而玉堂他們又要我在“國學季刊”上做些“之乎者也”，還有到學生週會去演說，我真沒有這三頭六臂。今天在本地報上載着一篇訪我的記事，對於我的態度，以為“沒有一點架子，也沒有一點派頭，也沒有一點客氣，衣服也隨便，鋪蓋也隨便，說話也不裝腔作勢……”覺得很出意料之外。這裏的教員是外國博士很多，他們看慣了那嚴然的模樣的。

今天又得了朱家驊君的電報，是給兼士玉堂和我的，說中山大學已

改職（當是“委”字之誤）員制，叫我們去指示一切。大概是議定學制罷。兼士急于回京，玉堂是不見得去的。我本來大可以借此走一遭，然而上課不到一月，便請假兩三星期，又未免難于啓口，所以十之九總是不能去了，這實是可惜，倘在年底，就好了。

無論怎麼打擊，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擊而無怨。現任柚子是不爽已有四五天了，因為我覺得不大消化。香蕉却還喫，先前是一喫便要肚痛的，在這里却不，而對於便秘，反似有好處，所以想暫不停止牠，而且每天至多也不過四五個。

一點泥人和一點拓片便開展覽會，你以為可笑麼？還有可笑的呢。田千頃並將他所照的照片陳列起來，幾張古壁畫的照片，還可以說是與“考古”相關，然而還有什麼“牡丹花”，“夜的北京”，“北京的刮風”，“葦子”……。倘使我是主任，就非令撤去不可，但這里却沒有一個人覺得可笑，可見在此也惟有田千頃們相宜。又國學院從商科借了一套歷代古錢來，我一看，大半是假的，主張不陳列，沒有通過。我說，那麼，應該寫作“古錢標本”。後來也不實行，聽說是恐怕商科生氣。後來的結果如何呢？結果是看這假古錢的人們最多。

這里的校長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們請我到過會演說，我仍說我的“少讀中國書”主義，並且說學生應該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為然，說陳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興學，而不悟和他的尊孔衝突。這里就是如此胡裏胡塗。

L. S.

十月十六日之夜。

MY DEAR TEACHER:

今日又是星四，又到我有機會寫信的時候了。況且明天是重九，呆板的辦公也得休息了。做學生時希望放假，做先生時更甚，尤其希望在教課鐘點最多那一天。明天我沒有課上。放假自然比不放好，但我總覺得不湊巧，倘是星六或星一，我就省去二三小時一天的預備了，豈不更妙也哉！

南方重九可以登高，比北方熱鬧，廈門不知怎樣，廣東是這天旅行山上的人很多的。我因約了一位表姊，明天帶我去買布做冬衣，大約不能玩了。說起冬衣，前幾天這里雨且冷，不亞于北京的此時（甚言之耳，或不至如此），我的衣服送往家裏曬去了，無人送來，自己也無暇去取，就穿上四五層單衣褲，但竟因此傷風，九十兩日演劇時，我陪學生去做招待及各項跳舞，回來兩晚皆已十二點鐘，也着了些冷。幸而有人告訴我一一個祕方，就是用枸杞子燉豬肝喫，喫了兩次，果然好了，現在更好了。

人多說：廣東這時這樣的冷，是料不到的。廈門有可以吹倒人的大風而不冷，仍須穿夏衣的麼？那就比廣東暖熱了。

前信（十日寫寄）不是說你一日寄來的信和書都沒有收到麼，但是一日的信，十二收到了，書則在學校的印刷物堆裏，一位先生翻出來交還我的，大約到了好幾天了，但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總之，書和信

都收到了。

這封信特別的“孩子氣”十足，幸而我收到。“邪視”有什麼要緊，慣常倒不是“邪視”，我想，許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罷！記得張競生之流發過一套偉論，說是人都提高程度，則對於一切，皆如鮮花美畫一般，欣賞之，願顯示于衆，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防體驗一下？

我雖然願意努力工作，但對於有些事，總覺得能力不夠，即如訓育主任，要起草訓育會章程，而這正如議憲法一樣，參考雖有，合用則難，所以從回來至今，開過三次會議，召集十多人，而我的章程不行，至今還未組成會。現又另舉四人爲起草委員，只這一點，就可見我能力的薄弱了。此校發展難，自己感覺許多不便，想辦好罷，也如你之在厦大一樣。

此間報載北伐軍于雙十節攻下武昌，九江，南昌，則湖北江西全定了，再聯合豫樊，與北之國民軍成一直線，天下事即大有可爲，此情想甚確。馮玉祥在庫倫亦發通電，正式加入國民政府，遵守總理遺囑，實行三民主義了。聞閩戰亦大順利，不知確否？陳啓修先生有不日往宜昌爲政治部宣傳主任之說，願約孫來，不知是否代陳之缺，但陳是做社論的，孫如代他，即須多發政論，不能如向來副刊之以文藝爲主也。

廣東一小洋換十六枚（有時十五），好的香蕉，也不過一毛買五個，起了許多黑點的，則半個銅元就買到了。我常買香蕉喫，因爲這里的新鮮而香，和運到北京者大異。聞福建人多善做肉鬆，你何妨買些試試呢。

學生感情好，自然增加興致 處處培植些好的禾苗，以供給大衆，接

濟大衆罷，這在自己，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愉快，不虛負此一行的。在南人中插入一個北人的你，而他們不但並不歧視，反而這樣優待，這是多麼令人“聞之喜而不寐”呢。話雖如此，却不要因此又拚命工作，能自愛，纔能愛人。

“新女性”上的文章，想下筆學做，但在現在，環境和時間都不容許過幾時寫出再寄罷。

祝你有“聊”！

YOUR H. M.

十月十四日晚。

58

廣平兄：

伏園今天動身了。我于十八日寄你一信，恐怕就在郵局裏一直躺到今天，將與伏園同船到粵罷。我前幾天幾乎也要同行，後來中止了。要同行的理由，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但大部分却是爲公，我以爲中山大學既然需我們商議，應該幫點忙，而且厦大也太過于閉關自守，此後還應該與他大學往還。玉堂正病着，醫生說三四天可好，我便去將此意說明，他亦深以爲然，約定我先去，倘尙非他不可，我便打電報叫他，這時他病已好，可以坐船了。不料昨天又有了變化，他不但自己不說去，而且對於我的自去也翻了成議，說最好是向校長請假。教員請假，向來是歸主任管理的，現在他這樣說，明明是拿難題給我做。我想了一想，就中

止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大概因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罷，此地實在太斤斤于銀錢，“某人多少錢一月”等等的話，談話中常聽見；我們在此，當局者也日日希望我們從速做許多工作，發表許多成績，像養牛之每日擠牛乳一般。某人每日薪水幾元，大約是大家都念念不忘的。我一走，至少需兩星期，有些人一定將以為我白白騙去了他們半月薪水，玉堂之不願我曠課，或者就因為顧慮着這一節。我已收了三個月薪水，而上課才一月，自然不應該又請假，但倘計劃遠大，就不必拘拘于此，因為將來可以盡力之日正長。然而他們是眼光不遠的，我也不作久遠之想，所以我便不走，擬于本年中為他們作一篇季刊上的文章，到學術講演會去講演一次，又將我所輯的“古小說拘沈”獻出，則學校可以覺得錢不白化，而我也可以來去自由了。至于研究教授，那自然不再去辭，因為即使辭掉，他們也仍要想法使你做別的工作，使收成與國文系教授之薪水相當的，還是任牠拖着的好。

“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里我看要膨漲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與北大一樣。閩南與閩北人之感情頗不洽，有幾個學生極希望我走，但並非對我有惡意，乃是要學校倒楣。

這幾天此地正在歡迎兩位名人。一個是太虛和尚到南普陀來講經，于是佛化青年會提議，擬令童子軍捧鮮花，隨太虛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蓮花”之意。但此議竟未實行，否則和尚化為潘妃，倒也有趣。一個是馬寅初博士到廈門來演說，所謂“北大同人”，正在發昏章第十一，排班歡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銀行之可以發財，

然而于“銅子換毛錢，毛錢換大洋”學說，實在沒有什麼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牠去罷。

(二十日下午)

寫了以上的信之後，躺下看書，聽得打四點的下課鐘了，便到郵政代辦所去看，收得了十五日的來信。我那一日的信既已收到，那很好。邪視尚不敢，而况“瞪”乎？至於張先生的偉論，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許這樣說的。但事實怕很難，我若有公之于衆的東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則不願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約當在二十五世紀，所以決計從此不瞪了。

這里近三天涼起來了，可穿夾衫，據說到冬天，比現在冷得不多，但草却已有黃了的。學生方面，對我仍然很好；他們想出一種文藝刊物，已爲之看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學的人，也只能如此，或者下月要印出來。至于工作，我不至于拚命，我實在比先前懈得多了，時常閒着玩，不做事。

你不會起草章程，並不足爲能力薄弱之證據。草章程是別一種本領，一須多看章程之類，二須有法律趣味，三須能顧到各種事件。我就最怕做這東西，或者也非你之所長罷。然而人又何必定須會做章程呢？即使會做，也不過一個‘做章程者’而已。

據我想，伏園未必做政論，是辦副刊。孟餘們的意思，蓋以爲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幹一下。上遂還是找不到事做，真是可歎，我不得已，已囑伏園面託孟餘去了。

北伐軍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確的。浙江確也獨立了，上海附近也許又要小戰，建人又要逃難，此人也是命運註定，不大能夠安逸的，但走

幾步便是租界，大概不要緊。

重九日這里放一天假，我本無功課，毫無好處；登高之事，則廈門似乎不舉行。肉鬆我不要喫，不去查考了。我現在買來喫的，只是點心和香蕉，偶然也買罐頭。

明天要寄你一包書，都是零零碎碎的期刊之類，歷來積下，現在一總寄出了。內中的一本“域外小說集”，是北新書局新近寄來的，夏天你要，我託他們去買，回說北京沒有，這回大約是碰見了，所以寄來的罷，但不大乾淨，也許是久不印，沒有新書之故。現在你不教國文，已沒有用，但他們既然寄來，也就一併寄上，自己不要，可以送人的。

我已將“華蓋集續編”編好，昨天寄去付印了。

迅。

二十日燈下。

59

MY DEAR TEACHER:

從清早在期望中收到你的信（十日寫寄），我歡喜的讀着，你的心情似乎也能稍安了，但不知是否騙人安心，所以這樣說，而實則勉強棲息在不合意的地方。

兼士，伏園先生已動身來粵也未？如要翻譯，我可以盡義務的。

廣州國慶日也和北方不同，當日我也寄你一信說及，想當早已收到了。

中山大學等一學期，再整理開學，文科主任的郭，做官去了，將來什麼人來此教授，現尚未定。你如有意來粵就事，則你在這裏的熟人頗不少，現在正是可以設法的時候。但這自然是現在的事萬難再做下去的話。

昨星期日的上午及晚上，今晚，偷空湊了一篇文章寄上，可以過得去就轉寄上海，否則儘可作廢。

我校的舍監自行辭職，跑到政府裏做女書記官去了。一時請不着人，就要我兼盡義務。明天她去到任，據說暫時還在這裏幫助，等聘着人再去，不知確否。

我自己在這裏也沒有好壞可說，各班主任多不一致，對於訓育，甚無進展，而且沒空閒，機心甚令人厭，倘有機會，不惜舍而之他也。

現甚困倦，如再有話，下次續寫。

YOUR H. M.

十月十八晚。

60

廣平兄：

我今天上午剛發一信，內中說到廈門佛化青年會歡迎太虛的笑話，不料下午便接到請柬，是南普陀寺和閩南佛學院公請太虛，并邀我作陪，自然也還有別的人。我決計不去，而本校的職員硬要我去，說否則他們將以為本校看不起他們。個人的行動，會涉及全校，真是窘極

了，我只得去。羅庸謂太虛“如初日芙蓉”，我實在看不出這樣，只是平平常常。入席，他們要我與太虛並排上坐，我終于推掉，將一位哲學教員供上完事。太虛倒並不專講佛事，常論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員們，偏好問他佛法，什麼“唯識”呀，“涅槃”哪，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歟。其時又有鄉下女人來看，結果是跪下大磕其頭，得意之狀可掬而去。

這樣，總算白喫了一餐素齋。這裏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間鹹菜，末後又上一碗甜菜，這就完了，並無飯及稀飯。我喫了幾回，都是如此。聽說這是廈門的特別習慣，福州即不然。

散後，一個教員和我談起，知道有幾個這回回來的人物之排斥我，漸漸顯著了，因為從他們的語氣裏，他已經聽得出來，而且他們似乎還同他去聯絡。他于是歎息說：“玉堂敵人頗多，但對於國學院不敢下手者，只因為兼士和你兩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尚可支持，倘你亦走，敵人即無所顧忌，玉堂的國學院就要開始動搖了。玉堂一失敗，他們也站不住了。而他們一面排斥你，一面又個個接家眷，準備作長久之計，真是胡塗”云云。我看這是確的，這學校，就如一部“三國志演義”，你鎗我劍，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這裏是在小島上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但國學院內部的排擠現象，外敵却還未知道（他們誤以為那些人們倒是兼士和我的小卒，我們是給他們來打地盤的），將來一知道，就要樂不可支。我于這裏毫無留戀，喫苦的還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說了，他是否相信，也難說的。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自做我的事，他們想攻倒我，

一時也很難，我在這裡到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興。至于玉堂，我大概是愛莫能助的了。

二十一日燈下。

十九的信和文稿，都收到了。文是可以用的，據我看來。但其中的句法有不妥處，這是小姐們的普通病，其病根在于粗心，寫完之後，大約自己也未必再看一遍。過一兩天，改正了寄去罷。

兼士擬于廿七日動身向滬，不赴粵；伏園却已走了，打聽陳愷農，該可以知道他的住址。但我以為他是用不着翻譯的，他似認真非認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的走來走去，永遠不會遇到所謂‘爲難’。然而行旌所過，却往往會留一點長遠的小麻煩來給別人打掃。我不是僱了一個工人麼？他却給這工人的朋友紹介，去包什麼“陳源之徒”的飯，我教他不要多事，也不聽。現在是“陳源之徒”常常對我罵飯菜壞，好像我是廚子頭，工人則因為帮他朋友，我的事不大來做了。我總算出了十二塊錢給他們僱了一個廚子的幫工，還要聽埋怨。今天聽說他們要不包了，真是感激之至。

上遂的事，除囑那該打的伏園面遠外，昨天又同兼士合寫了一封信給孟餘他們，可做的事已做，且聽下回分解罷。至于我的別處的位置，可從緩議，因為我在此雖無久留之心，但目前也還沒有決去之必要，所以倒非常從容。既無“患得患失”的念頭，心情也自然安泰，決非欲“騙人安心，所以這樣說”的：切祈明鑒爲幸。

理科諸公之攻擊國學院，這幾天也已經開始了，因國學院房屋未造，借用生物學院屋，所以他們的第一着是討還房子。此事和我輩毫不

相關，就含笑而旁觀之，看一大堆泥人兒搬在露天之下，風吹雨打，倒也有趣。此校大約頗與南開相像，而有些教授，則惟校長之喜怒是伺，妬別科之出風頭，中傷挑眼，無所不至，妾婦之道也。我以北京爲汙濁，乃至廈門，現在想來，可謂妄想，大溝不乾淨，小溝就乾淨麼？此勝于彼者，惟不欠薪水而已。然而‘校主’一怒，亦立刻可以關門也。

我所住的這麼一所大洋樓上，到夜，就只住着三個人：一張頤教授，一伏園，一卽我。張因不便，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伏園又已走，所以現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靜觀默想，所以精神上倒並不感到寂寞。年假之期又已近來，于是就比先前沈靜了。我自己計算，到此剛五十天，而恰如過了半年。但這不只我，兼士們也這樣說，則生活之單調可知。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話，可以形容這學校的，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的海邊上’。然而雖是這樣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顯微鏡看，也是一個大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婦”們，上面已經說過了。還有希望得愛，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員的老外國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結婚，三月復離的青年教授；有以異性爲玩藝兒，每年一定和一個人往來，先引之而終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聽糖果所在，羣往喫之的無恥之徒……。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華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沒有多大關係。

浙江獨立，是確的了；今天聽說陳儀的兵已與盧永祥開仗，那麼，陳在徐州也獨立了，但究竟確否，却不能知。閩邊的消息倒少聽見，似乎周蔭人是必倒的，而民軍則已到漳州。

長虹又在和章漱園吵鬧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飈”上大罵，又登了一封給我的信，要我說幾句話。這真是喫得閒空，然而我却不願意奉陪了，這幾年來，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夠了，所以決計置之不理。況且鬧的原因，據說是爲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劇本，但培良和漱園在北京發生糾葛，而要在上海的長虹破口大罵，還要在廈門的我出來說話，辦法真是離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細曲折呢。

此地天氣涼起來了，可穿夾衣。明天是星期 夜間大約要看影戲，是林肯一生的故事。大家集資招來的，需六十元，我出一元，可坐特別席。林肯之類的故事，我是不大要看的，但在這裏，能有好的影片看嗎？大家所知道而以爲好看的，至多也不過是林肯的一生之類罷了。

這信將於明天寄出，開學以後，郵政代辦所在星期日也辦公半日了。

L. S.

十月二十三日燈下。

61

MY DEAR TEACHER:

現時是十點半，是我自己的時間了。我總覺得好久沒有消息似的總是盼望着，其實查了一查，是十八纔收過信，隔現在不過三天。

舍監十九辭職了，由我代她兼任，已經三天，白天查寢室清潔，晚上查自習，七時至九時走三角點位置的樓上樓下共八室，走東則西不復

自習，走西而南又不復自習。每走一次，稍耽擱即半小時，走三四次，即成了學生自習的時間，就是我在兜圈子的時間。至十時後，她們熄燈全都睡覺了，我纔得回房，然而還要豫備些教課。現在雖在尋覓適當的人，但是很不易，因為初師畢業者，學生以其資格相等，不佩服，而專門以上畢業的人，則又因舍監事煩而薪水少，不肯來了。

這回回粵，家裏有幾個婦孺，幫忙是誼不容辭的，不料有些沒有什麼關係的女人們，也跑到學校裏來，硬要借錢，纏繞不已，真教人苦惱極了。我磨命磨到寢食不安，折扣下來，所得有限，而她們硬當我發了大財，每月是二三百的進款。我的欠薪，恐怕要到明年底，纔能慢慢地派回一點，但看目前內外交迫的情形，則即使只維持到陽歷一月，我的身體也許就支持不住的。

MY DEAR TEACHER! 人是那麼苦，總沒有比較的滿意之處，自然，我也知道樂園是在天上，人間總不免辛苦的，然而我們的境遇，像你到廈，我到粵的經歷，實在也太使人覺得寒心。人固應該在荆棘叢中尋坦途，但荆棘的數量也真多，竟生得永沒有一些空隙。

今晚又是星期四，初擬寫信，後想等一兩天，得了來信再寫，後又因為受了一點刺激，就提起筆來向你發牢騷了，過一會就會心平氣和的，勿念。

十九日收到十二寄的“語絲”九九期。這日我寄出一信，并文稿，想已到。

YOUR H. M.

十月十一號十一時十分。

MY DEAR TEACHER:

我昨晚寫了一張信，也在盼着來信，覺得今天大概可以得到的，早上到辦公處，果然看見桌上有你的信在，我歡喜的讀了。現在是晚飯前的五時餘，我的飯還未開來，就又打開你的信，將要說的話寫在這下面——

職務實在棘手，我自然在設法的，但聘書上寫着一學期，只好勉強做。而且我的訓育，頗關緊要，如無結果而去，也未免太不像樣，所以只得做，做得不好再說。今日學校約定了一個暫代舍監的人，她的使命是為黨工作，對於舍務不大負責，每星期有三四天不住校，約是短期的，至多一學期，少則一二月。那麼，我還是忙，不過較現在可以較好。但她要十一月初纔能到校，所以現在仍是我獨當其衝，每晚要十點多後，纔能豫備功課或做私事。而近來又新添了一件事，就是徐謙提議改良司法男女平等後，廣州的各界婦女聯合會推舉我學校校長為代表，并推八個團體為修改法律委員會，我學校也即其一。我是管公共事業的，所以明天開會，令我出席，後天星期還開會，大約也是我去，你看連星期日也沒得空。但有什麼法呢，我是訓育主任，因此就要使我變把戲，而且得像孫悟空一樣，搖身一變，化為七十二個，纔夠應付。

用度自然量入為出，不夠也不至於，我沒有開口，你不要用對少爺們的方法對付我，因為我手頭愈寬，應付環境就愈困難，你曉得麼？我甚悔不到汕頭去教書，却到這里來，否則，恐怕要清靜得多。

伏園逢吉來，如要我招呼，不妨通知他們一聲，但我的忙碌，也請預先告訴。

中山大學（舊廣大）全行停學改辦，委員長是戴季陶，副顧孟餘，此外是徐謙，朱家驊，丁維汾。我不明白內中的情形，所以改辦後能否有希望，現時也不敢說，但倘有人邀你的話，我想你也不妨試一試，從新建造，未必不佳。我看你在那里實在勉強。

我昨晚寫的信，也是向你發牢騷的，本想不寄，但也是一時的心情，所以仍給你看一看。然而我現在頗高興了，今天尋得了舍監。雖然要十一月一日纔來，但我盼望那時能夠合起來將學校整頓一下，我然後再走，也不枉我這次來校一行。現在要喫飯了。這封信是分兩次寫的。不久就要去查自習，以及豫備教課（明天我有兩小時），下次再說罷。

YOUR H.M.

十月廿二下午六時。

62

廣平兄：

廿三日得十九日信及文稿後，廿四日即發一信，想已到。廿二日寄來的信，昨天收到了。閩粵間往來的船，常有許多艘，而郵遞信件，似乎被一個公司所包辦，惟牠的船才帶信，所以一星期只有兩回，上海也如此。我疑心這公司是太古。

我不得同意，不見得用對付少爺們之法，請放心。但據我想，自己是恐怕決不開口的，真是無法可想。這樣食少事煩的生活，怎麼持久？但既然決心做一學期，又有人來幫忙，做做也好，不過萬不要拚命。人固

然應該辦‘公’，然而總須大家都辦，倘人們偷懶，而只有幾個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該適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幾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幾件，自己也是國民之一，應該愛惜的，誰也沒有要求獨獨幾個人應該做得勞苦而死的權利。

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拚命地做，忘記喫飯，減少睡眠，喫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將我做廣告來自利，不必說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鬧架。長虹因為社裏壓下（壓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論，而社裏則時時來信，說沒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實在有些憤憤了，擬至二十四期止，便將“莽原”停刊，沒有了刊物，看大家還爭持些什麼。

我早已有些想到過，你這次出去做事，會有許多莫名其妙的人們來訪問你的，或者自稱革命家，或者自稱文學家。不但訪問，還要要求幫忙。我想，你是會去幫的，然而幫忙之後，他們還要大不滿足，而且怨恨，因為他們以為你收入甚多，這一點即等于不幫，你說竭力的幫了，乃是你吝嗇的謊話。將來或有些失敗，便都一哄而散，甚者還要下石，即將訪問你時所見的態度，衣飾，住處等等，作為攻擊之資，這是對於先前的吝嗇的罰。這種情形，我都曾一一嘗過了，現在你大約也正要開始嘗着這况味。這很使人苦惱，不平，但嘗嘗也好，因為知道世事就可以更加真切了。但這狀態是永續不得的，經驗若干時之後，便須恍然大悟，斬釘截鐵地將他們撇開，否則，即使將自己全部犧牲了，他們也仍不滿足，而且仍不能得救。其實呢，就是你現在見得可憐的所謂“婦孺”，恐怕也不在這例外。

以上是午飯前寫的。現在是四點鐘，今天沒有事了。兼士昨天已走，早上來別。伏園已有信來，云船上大吐（他上船之前喝了酒，活該！），現寓長堤的廣泰來客店，大概我信到時，他也許已走了。浙江獨立已失敗，那時外面的報上雖然說得熱鬧，但我看見浙江本地報，却很吞吐其詞，好像獨立之初，本就灰色似的，並不如外間所傳的轟轟烈烈。福建事也難明真相，有一種報上說周蔭人已為鄉團所殺，我看也未必真。

這裡可穿夾衣，晚上或者可加棉坎肩，但近幾天又無需了。今天下雨，也並不涼。我自從僱了一個工人之後，比較的便當得多。至于工作，其實也並不多，閒工夫儘有，但我總不做什麼事，拿本無聊的書玩玩的時候多。倘連編三四點鐘講義，便覺影響于睡眠，不容易睡着，所以我講義也編得很慢，而且遇有來催我做文章的，大抵置之不理，做事沒有上半年那麼急進了，這似乎是退步，但從別一面看，倒是進步也難說。

樓下的後面有一片花園，用有刺的鐵絲攔着，我因為要看牠有怎樣的攔阻力，前幾天跳了一回試試。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給了我兩個小傷，一股上，一膝旁，可是並不深，至多不過一分。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全愈了，一點沒有什麼。恐怕這事會招到誥誡，但這是因為知道沒有什麼危險，所以試試的，倘覺可慮，就很謹慎。例如，這裡頗多小蛇，常見被打死着，頸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沒有什麼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連夜間小解也不下樓去了，就用磁的唾壺裝着，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雖然近於無賴，但學校的設備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玉堂病已好了。白果已往北京去接家眷，他大概決計要在這裏安身立命。我身體是好的，不喝酒，胃口亦佳，心緒比先前較安帖。

迅。

十月二十八日。

63

MY DEAR TEACHER:

昨廿二晚寫一信，或者與此信同到，亦未可知。

今早到辦事處，見你十九寄來的信；一日所寄的信及“莽原”，已隨後收到，前信說及了。

這裏既電邀你，你何妨來看一看呢。廣大（中大）現係從新開始，自然比較的有希望，教員大抵新聘，學生也加甄別，開學在下學期，現在是着手籌備。我想，如果再有電邀，你可以來籌備幾天，再回廈門教完這半年，待這裏開學時再來。廣州情形雖云複雜，但思想言論，較為自由，“現代”派這裏是立不住的，所以正不妨來一下。否則，下半年到那去呢？上海雖則可去，北京也可去，但又何必獨不赴廣東？這未免太儂氣了。

我讀了你這封信後，我以為最要緊的是上面的那些話，此外也一時想不起要說什麼來。總之，你可打聽清楚，倘可以抽出一點工夫，即不妨參觀一趟，將來可做則做，要不然，明年不來就是了。我所說我的困難情形，是我那女師所特有的，別的地方却不如此。

我寫這信，是從新校辦公處跑回舊校寢室寫的，現在急于去辦事，就此擱筆了。

YOUR H. M.

十月廿二上午九時。

我這信，也因希望你來，故說得天花亂墜，一切由你洞鑿可矣。

64

廣平兄：

前日（廿七）得廿二日的來信後，寫一回信，今天上午自己送到郵局去，剛投入郵箱，局員便將二十三發的快信交給我。這兩封信是同船來的，論理本該先收到快信，但說起來實在可笑，這裡的情形是異乎尋常的。普通信件，一到就放在玻璃箱內，我們倒早看見；至於掛號的呢，則祕而不宣，一個局員躲在房裏，一封一封上賬，又寫通知單，叫人帶印章去取。這通知單也並不送來，仍然供在玻璃箱裏，等你自己走過看見。快信也同樣辦理，所以凡掛號信和“快”信，一定比普通信收到得遲。

我暫不赴粵的情形，記得又在二十一日的信裏說過了。現在伏園已有信來，並未有非我即去不可之概；開學既然在明年三月，則年底去也還不遲。我固然很願意現在就走一趟，但事實的牽扯也實在太利害，就是：走開三禮拜後，所任的事關下太多，倘此後一一補做，則工作太重，倘不補，就有占了便宜的嫌疑。假如長在這裡，自然可以慢慢地補

做，不成問題，但我又並不作長久之計，而況還有玉堂的苦處呢。

至於我下半年那里去，那是不成問題的。上海，北京，我都不去，倘無別處可走，就仍在這里混半年。現在去留，專在我自己，外界的鬼祟，一時還攻我不倒。我很想嘗嘗楊桃，其所以熬着者，爲己，只有一個經濟問題，爲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被攻擊，因此有些彷徨。一個人就能爲這樣的小問題所牽掣，實在可歎。

才發信，沒有什麼事了，再談罷。

迅。

十，二九。

MY DEAR TEACHER:

十九，廿二，及廿三的信，你都收到了罷？

今早（廿七）到辦事處，收到你廿一寄來的信及十月六日寄的書一束，內有第三，四期的“沈鐘”各一，又“荊棘”一本，這些書要隔二十天纔到，真也奇怪。

廿四星期日，我到陳先生寓裏去訪李之良，見長鬚子的伏園在坐，聽說是廿三就到這里，而你廿日的信則廿七纔到，但十八的信，却確是‘與伏園同船到粵’，廿三收到的。我當日即覆一快信，是告訴你不妨來助中大一臂之力。現在我又陸續聽說，這回的改組，確是意在革新，舊派已在那里抱怨，當局還決計多聘新教授。關於這一層，我希望你們

來，否則，郭沫若做官去了，你們又不來，這里急不暇擇，文科真不知道會請些什麼人物。對於“現代”派，這里並沒有人注意到，只知道攻擊國家主義的週刊“醒獅”，而不知變相的“醒獅”，隨處皆是。

玉堂先生一定也有他的爲難之處，自己新辦的國學院，內部先弄到這樣子，而且從校長這方面，也許會給他聽些難受的話，他自然遲疑不決了。至於計較金錢，那恐怕是普遍的現象，即如我在這里，雖然每月實收不過數十元，但人們是替我記着表面上的數目的，辦事稍不竭力，難免得到指摘。

你要寄我“一包零零碎碎的期刊之類”的書，現在收到的只有三本，想是另外還有一包，此時未到，或者不至於寄失，待收到後，再行告知。

昨日（廿六）爲援助韓國獨立及萬縣慘案，我校放假一日，到中大去開會。中大操場上搭講臺兩座，人數十多萬。下午三時巡行，回校後本想寫信，因爲太疲倦了，沒有實行。

以中大與厦大比較，中大較易發展，有希望，因爲交通便利，民氣發揚，而且政府也一氣，又爲各省所注意的新校。你如下學期不願意再在厦大，此處又誠意相邀，可否便來一看。但薪水未必多於厦大，而生活及應酬之費，則怕要加多。但若作爲旅行，一面教書，一面游玩，却也未始不可的。

現在是午後一時，在寢室寫此，就要辦公去了，下次詳述罷。

YOUR H. M.

十月廿七午後一時。

廣平兄：

十月廿七的信，今天收到了；十九，二十二，二十三的，也都收到。我於廿四、廿九，卅日均發信，想已到。至於刊物，則查載在日記上的，是廿一，廿，各一回，什麼東西，已經忘却，只記得有一回內中有“域外小說集”。至於十月六日的刊物，則不見於日記上。不知道是失載。還是其實是廿一所發；而我將月日寫錯了。只要看你是否收到廿一寄的一包，就知道，倘沒有，那是我寫錯的了；但我彷彿又記得六日的是別一包，似乎並不是包，而是三本書對疊，像普通寄期刊那樣的。

伏園已有信來，據說上遂的事很有希望，學校的別的事情却沒有提，他大約不久當可回校，我可以知道一點情形，如果中大定要我去，我到後於學校有益，那我就於開學之前到那邊去。此處別的都不成問題，只在對不對得起玉堂。但玉堂也太胡塗——不知道還是老實——至今還迷信着他的“囊理”，這是一定要糟的，無藥可救。山根先生仍舊專門薦人，圖書館有一缺，又在計畫薦人了，是胡適之的書記，但這回好像不大順手似的。至於學校方面，則這幾天正在大敷衍馬寅初。昨天浙江學生歡迎他，硬要拖我去一同照相，我竭力拒絕，他們頗以為怪。嗚呼，我非不知銀行之可以發財也，其如“道不同不相為謀”何。明天是校長賜宴，陪客又有我，他們處心積慮，一定要我去和銀行家扳談，苦哉苦哉！但我在知單上只寫了一個“知”字，不去可知矣。

據伏園信說，副刊十二月開手，那麼，他回校之後，兩三禮拜便又須去了，也很好。

十一月一日午後。

但我對於此後的方針，實在很有些徘徊不決，那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寫點東西，也許於中國不無小好處，不寫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於研究，則於餘暇時做，不過倘使應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此地這幾天很冷，可穿夾袍，晚上還可以加棉背心。我是好的，胃口照常，但菜還是不能喫，這在這里是無法可想的。講義已經一共做了五篇，從明天起，想做季刊的文章了。

迅。

十一月一日燈下。

47

MY DEAR TEACHER:

這幾天忙一點，沒有寫信。我廿七收到你十月十六的信及六日的

一束“沈鐘”和“荊棘”，廿九又收到廿一寄來的一包書，內有“域外小說集”等九本。今日下午，又收到你廿四寫來的信。

昨下午快到晚飯時候，伏園和毛子震先生（即與許先生一同在北京國務院前診察劉和珍脈的那個）來大石街舊校相訪，我忘記了他們是“外江佬”，一氣說了一通廣東話，待到伏園先生對我聲明不懂，這纔省悟過來。後來約到玉穆春飯店晚餐，見他們總用醬油，大約是嫌菜淡。伏園先生甚能飲，也喫，但每食必放下箸，好像文縷縷的小姐一樣。結賬並不貴，大出我的意外，菜單六元六，付給七元，就很滿意了。伏園先生說，不定今天就回廈，將來也許再來，未定，云云。我也沒有向他探聽中大的事。

你們僱用的聽差很好，聽伏園先生說，如果離開廈門，他也肯跟着走。那麼，何妨帶了他來，好長期使用呢。

今日（星六，卅）本校學生召集全體大會，手續時間都不合，我即加以限制，並設法引導他們，從此也許引起風潮，好的方面，則由此整理一下，否則我走。走是我早已準備的，人要做事，先立了可去的心，纔有決斷和勇氣。這回的事，成則學校之福，倘不然，我走也沒有什麼。總之是有文章做，馬又到廣東“害羣”了，只可惜沒有幫手。但他們舊派也不弱，你坐在城上看戲，待我陸續開出劇目來罷。

關於“莽原”投稿的爭吵，不管也好，因為相距太遠，真相難明，很容易出力不討好的。

北伐事，廣州也說得很好，說是周蔭人已死，西北軍進行順利，都是好消息。這裡的天氣不涼不熱，可穿兩件單衣，自我回來至今，校內

外不斷發生時症，先是寒熱交加，後出紅點，點退人愈，但我並沒有被傳染。

各式人等，各處都是，然而這種種不同，却是一件巧妙的事，使我們見聞增多，活得不枯寂，也是好的。

YOUR H. M.

十月卅晚。

68

廣平兄：

昨天剛發一信，現在也沒有什麼話要說，不過有一些小閒事，可以隨便談談。我又在玩——我這幾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時候多——所以就隨便寫牠下來。

今天接到一篇來稿，是上海大學的女生曹軼歐寄來的，其中講起我在北京穿着洋布大衫在街上走的事，下面注道，“這是我的朋友 P. 京的 H. M. 女校生親口對我說的”。P. 自然是北京，但那校名却奇怪，我總想不出是那一個學校來。莫非就是女師大，和我們所用是同一意義麼？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有一個留學生在東京自稱我的代表去見鹽谷溫氏，向他索取他所印的“三國志平話”，但因為書尚未裝成，沒有拿去。他怕將來鹽谷氏直接寄我，將事情弄穿，便託 C. T. 寫信給我，要我追認他為代表，還說，否則，於中國人之名譽有關。你看，‘中國人的名譽’是建立在他和我的說謊之上了。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先前朱山根要薦一個人到國學院，但沒有成。現在這人終於來了，住在南普陀寺。爲什麼住到那里去的呢？因爲伏園在那寺裏的佛學院有幾點鐘功課（每月五十元），現在請人代着，他們就想挖取這地方。從昨天起，山根已在大施宣傳手段，說伏園假期已滿（實則未滿）而不來，乃是在那邊已經就職，不來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這里來探聽伏園消息。我不禁好笑，答得極其神出鬼沒，似乎不來，似乎並非不來，而且立刻要來，于是乎終于莫名其妙而去。你看“現代”派下的小卒就這樣陰鷙，無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厭。不過我想這實在難對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輩周旋，就必須將別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機，本業拋荒，所得的成績就有限了。“現代”派學者之無不淺薄，即因爲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迅。

十一月三日大風之夜。

十月卅日的信，今天收到了。馬又要發脾氣，我也無可奈何。事情也只得這樣辦，索性解決一下，較之天天對付，勞而無功的當然好得多。教我看戲目，我就看戲目，在這里也只能看戲目，不過總希望勿太做得力盡神疲，一時養不轉。

今天有從中大寄給伏園的信到來，可見他已經離開廣州，但尚未到，也許到汕頭或福州游玩去了。他走後給我兩封信，關於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見中大的考試委員名單，文科中人多得很，他也在內，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麼，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

關於我所用的聽差的事，說起來話長了。初來時確是好的，現在也許還不壞，但自從伏園要他的朋友去給大家包飯之後，他就忙得很，不大見面。後來他的朋友因為有幾個人不大肯付錢（這是據聽差說的），一怒而去，幾個人就算了，而還有幾個人却要他接辦。此事由伏園開端，我也沒法禁止，也無從一一去接洽，勸他們另尋別人。現在這聽差是忙，錢不夠，我的飯錢和他自己的工錢，都已預支一月以上。又伏園臨走宣言：自己不在時仍付飯錢。然而只是一句話，現在這一筆賬也在向我索取。我本來不善於管這些瑣事，所以常常弄得頭昏眼花。這些代付和預支的款，不消說是不能收回的，所以在十月這一個月中，我就是每日得一盆臉水，喫兩頓飯，而共需大洋約五十元。這樣貴的聽差，用得下去的麼？“解鈴還仗繫鈴人”，所以這回伏園回來，我仍要他將事情弄清楚。否則，我大概只能不再僱人了。

明天是季刊文章交稿的日期，所以我昨夜寫信一張後，即開手做文章，別的東西不想動手研究了，便將先前弄過的東西東抄西撮，到半夜，并今天一上午，做好了，有四千字，並不喫力，從此就又玩幾天。

這里已可穿棉坎肩，似乎比廣州冷。我先前同兼士往市上去，見他買魚肝油，便趁熱鬧也買了一瓶。近來散拿吐瑾喫完了，就試服魚肝油，這幾天胃口彷彿漸漸好起來似的，我想再試幾天看，將來或者就改喫這魚肝油（麥精的，即“帕勒塔”）也說不定。

迅。

十一月四日燈下。

廣平兄：

昨上午寄出一信，想已到。下午伏園就回來了，關於學校的事，他不說什麼。問了的結果，所知道的是：(1)學校想我去教書，但無聘書；(2)上遂的事尚無結果，最後的答覆是“總有法子想”；(3)他自己除編副刊外，也是教授，已有聘書；(4)學校又另電請幾個人，內有“現代”派。這樣看來，我的行止，當看以後的情形再定。但總當於陰歷年假去走一回，這里陽歷只放幾天，陰歷却有三禮拜。

李逢吉前有信來，說訪友不遇，要我給他設法紹介，我即寄了一封紹介于陳惺農的信，從此無消息。這回伏園說遇諸塗，他早在中大做職員了，也並不去見惺農，這些事真不知是怎麼的，我如在做夢。他寄一封信來，並不提起何以不去見陳，但說我如往廣州，創造社的人們很喜歡云云，似乎又與他們在一處，真是莫名其妙。

伏園帶了楊桃回來，昨晚喫過了，我以為味道並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氣，出於各種水果之上。又有“桂花蟬”和“龍蟲”，樣子實在好看，但沒有一個人敢喫。廈門也有這兩種東西，但不喫。你喫過麼？什麼味道？

以上是午前寫的，寫到那地方，須往外面的小飯店去喫飯。因為我的聽差不包飯了，說是本校的廚子要打他（這是他的話，確否殊不可知），我們這里雖喫一口飯也就如此麻煩。在飯店裏遇見容肇祖（東莞人，本校講師）和他的滿口廣東話的太太。對於桂花蟬之類，他們倆

的主張就不同，容說好喫的，他的太太說不好喫的。 六日電下。

從昨天起，喫飯又發生了問題，須上小館子或買麵包來，這種問題都自己時時操心，所以也不大靜得下。我本可以於年底將此地決然舍去，我所遲疑的是怕廣州比這里還煩勞，認識我的人們也多，不幾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樣。

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這我倒並不在意，所慮的是功課多，聽說每週最多可至十二小時，而做文章一定也萬不能免，即如伏園所辦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別的事情，我就又須喫藥做文章了。在這幾年中，我很遇見了些文學青年，由經驗的結果，覺他們之於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詰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因此我於進退去就，頗有戒心，這或也是頹唐之一端，但我覺得這也是環境造成的。

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但不知怎的，看見伏園回來吞吞吐吐之後，便又不作此想了。然而這也不過是近一兩天如此，究竟如何，還當看後來的情形的。

今天大風，仍為喫飯而奔忙；又是禮拜，陪了半天客，無聊得頭昏眼花了，所以心緒不大好，發了一通牢騷，望勿以為慮，靜一靜又會好的。

明天想寄給你一包書，沒有什麼好的，自己如不要，可以分給別人。

迅。

十一月七日電下。

昨天在信上發了一通牢騷後，又給“語絲”做了一點“廈門通信”，牢騷已經發完，舒服得多了。今天又已約定一個廚子包飯，每月十元，飯菜還過得去，大概可以敷衍半月一月罷。

昨夜玉堂來打聽廣東的情形，我們因勸其將此處放棄，明春同赴廣州。他想了一會，說，我來時提出條件，學校一一允許，怎能忽然不幹呢？他大約決不離開這裏的了。但我看現在的一批人物，國學院是一定沒有希望的，至多，只能小小補苴，混下去而已。

浙江獨立早已灰色，夏超確已死了，是爲自己的兵所殺的，浙江的警備隊，全不中用。今天看報，知九江已克，周鳳岐（浙兵師長）降，也已見於路透電，定是確的，則孫傳芳仍當聲勢日蹙耳，我想浙江或當還有點變化。

L. S.

十一月八日午後。

70

MY DEAR TEACHER:

我前信不是說，我校發生事情了麼，現在還正在展開。我們對於這學校，大家都已弄得力盡筋疲，然而總是辦不好，學生們處處故意使人爲難。上月間廣州學生聯合會例須召集各校，開全體大會，每校三十人中選舉一人出席，而我校學生會全爲舊派所把持。談起舊派來，自“樹的派”（聽說以一枝粗的手杖爲武器，攻打敵黨，有似意大利的棒喝團，

但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失敗後,原已逐漸消沈了的,而根株仍在,所以得了廣州學生聯合會通告後,我校學生的主席就先行佈置了有利於己派的一切,然後公布召集大會,選舉代表。這謀劃引起了別派學生的不滿,起而反對,遂大紛擾。學校爲避免糾紛起見,禁止兩方開會,而舊派不受約束,仍要續開,且高呼校長爲“反革命”。於是校中組織特別裁判委員會,議決開除學生二名,於今日發表。現在各班仍照常上課,並無舉動,但一面自在暗中活動,明天當或有游行,散傳單呼冤,或擁被開除的二人回校等類之舉的。總之,事情是要推演下去的。

今日閱報,知閩南已被革命軍肅清,閩周兵逃回廈門。那麼,廈門交通恐已有變,不知此信能早到否?

李逢吉日前來一信,說見伏園,知我來粵,約時一見。他是老實人,我已回信給他,約有空來校一見了。

伏園先生已回廈門否?他既要來粵作事,復回廈門是什麼緣故?

這幾天我也許忙一點,不暇常常寫信,但稍閒即寫,不須掛念。這回是要說的都說了,暫且“帶住”罷。

YOUR H. M.

十一月四晚十一時半。

71

廣平兄:

昨天上午寄出一包書并一封信,下午即得五日的來信。我想如果

再等信來而後寫，恐怕要隔許多天了，所以索性再寫幾句，明天付郵，任牠和前信相接，或一同寄到罷。

對於學校也只能這麼辦。但不知近來如何？如忙，則不必詳叙，因為我也並不怎樣放在心裏，情形已和對楊蔭榆時不同也。

伏園已回廈門，大約十二月中再去。逢吉只託他帶給我一封含含糊糊的信，但我已推測出，他前信說在廣州無人認識是假的。“語絲”第一百一期上，徐耀辰所做的“送南行的愛而君”的工就是他，他給他好幾封信，紹介給熟人（一創造社中人），所以他和創造社人在一處了，突然遇見伏園，乃是意外之事，因此對我便只好吞吞吐吐。“老實”與否，可研究之。

忽而匿名寫信來罵，忽而又自來取消的烏文光，也和他在一處；另外還有些我所認識的人們。我這幾天忽而對於到廣州教書的事，很有些躊躇了，恐怕情形會和在北京時相像。廈門當然難以久留，此外也無處可走，實在有些焦躁。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見當面稱爲“同道”的暗中將我作傀儡或從背後鎗擊我，却比被敵人所傷更其悲哀。我的生命，碎割在給人改稿子，看稿子，編書，校字，陪坐這些事情上者，已經很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責難紛起，我此後頗想不再蹈這覆轍了。

忽又發起牢騷來，這回的牢騷似乎發得日子長一點，已經有兩三天。但我想，明後天就要平復了，不要緊的。

這裡還是照先前一樣，並沒有什麼，只聽說漳州是民軍就要入城了。克復九江，則其事當甚確。昨天又聽到一消息，說陳儀入浙後，也

獨立了，這使我很高興，但今天無續得之消息，必須再過幾天，纔能知道真假。

中國學生學什麼意大利，以趨奉北政府，還說什麼“樹的黨”，可笑極了。別的人就不能用更粗的棍子對打麼？伏園回來說廣州學生情形，真很出我意外。

迅。

十一月九日燈下。

72

MY DEAR TEACHER:

這幾天因為學校有事，又引起了我有事即寫不出字來的老毛病，所以五日：到你廿九，卅日兩信後，屢想執筆而仍復擱下了。

以上是昨晚寫的，但仍寫不下去，今早（星期）再寫以下的話——

五日寄一信，不是說我校在鬧風潮了麼，現在還未止，但也不十分激烈。我覺得女性好像總較傾於黑暗和守舊，所以學生之中，中立者一部分，革命者一部分，反動者一部分而最占勢力。其實中立者雖無舉動，但不過因學校禁止一切集會而然，她們仍遍貼傳單，要求開會解決，收回二生，謂否則行第二策（罷課），再否則行第三策（十二個B隊署名，即以十二響剝殼鎗對待也）；同時校長又收到英文信一封，內畫一劍一鎗，末云請其自擇。已以虛聲恫嚇，則其實力之不足可知，大約風潮是不久便要了結的。但自從學潮起後，因我是訓育主任，直接禁罰他們，

故已成衆矢之的，先前見我十分客氣，表示歡笑者，現亦往往不過勉強招呼，或故作不見，甚或怒目而視。總之感情破裂，難以維持，此學期一日不完，我暫且負責一時，但一結束，當即離開，此時如汕頭還缺教員，便赴汕頭，否則另覓事做就是了。

昨領到十月份薪水，計小洋四十五元，另有庫券及公債票，但前月庫券，日內兌現，可得廿金，共六十五元，也未嘗不夠。不相干的人物，無幫助之必要，誠如來信所言，惟寡嫂幼姪，情實可憐，見之悽然，令人不能不想努力加以資助，這在現在，是只能看作例外的。

戰事無甚新聞，惟昨報載九江已經攻下。今日爲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農工各會，皆組織紀念會；九日爲廣州光復紀念，放假一天；十二爲中山先生生日紀念，此地有大慶祝，屆時又有一番忙碌了。

你說“做事沒有上半年那麼急進”，也許是進步，但何以上半年還要急進呢？是因爲有人和你淘氣麼？請勿以別人爲中心，而以自己定奪罷。

你暫不來粵，也好，我並不定要煽動你來。不過聽了廈門的情形，怕你受不住氣，獨自悶着，無人從旁勸解耳。對於跳鐵絲欄，亦擬不加誥誡，因爲我所學的是教育，而抑制好動的天性，是和教育原理根本刺謬的。

你廿九，卅兩信，同時收到；又收到了十月廿四寄的“語絲”一束，內共有四期。

我身體很好，飯量亦加，請勿念。現在外面鼓聲鑿鑿，是蘇俄革命紀念日的工會游行罷。下午也許偷空訪人去。

要說的都寫出來了。

YOUR H. M.

十一月七日早十時半。

73

廣平兄：

十日寄出一信，次日即得七日來信，略略一懶，便遲到今天才寫回信了。

對於姪子的幫助，你的話是對的。我憤激的話多，有時幾乎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然而自己也往往覺得太過，實際上或者且正與所說的相反。人也不能將別人都作壞人看，能幫也還是幫，不過最好是量力，不要拚命就是了。

“急進”問題，我已經不大記得清楚了，這意思，大概是指“管事”而言，上半年還不能不管事者，並非因為有人和我淘氣，乃是身在北京，不得不爾，譬如擠在戲臺面前，想不看而退出，也是不很容易的。至於不以別人為中心，也很難說，因為一個人的中心並不一定在自己，有時別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雖說為人，其實也是為己，因此而不能“以自己定奪”的事，也就往往有之。

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這裡，又有幾個學生辦了一種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雜。這也還是上文所說，不能因為遇見過幾個壞人，便將人們都作壞人看的

意思。但先前利用過我的人，現在見我偃旗息鼓，遯跡海濱，無從再來利用，就開始攻擊了，長虹在“狂飈”第五期上儘力攻擊，自稱見過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則推廣“狂飈”的銷路，其實還是利用，不過方法不同。他們那時的種種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還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殺了袁喫，有如此惡毒。我現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倆發揮到如何。總之，他戴着見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現在是除下來了，我還要子細的看看。

校事不知如何？如少暇，簡略的告知幾句就好。我已收到中大聘書，月薪二百八，無年限的，大約那計畫是將以教授治校，所以凡認為非軍閥幫閑的，就不立年限。但我的行止，一時也還不能決定。此地空氣惡劣，當然不願久居，而到廣州也有不合的幾點：（一）我對於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長；（二）聽說政府將移武昌，則熟人必多離粵，我獨以“外江佬”留在校內，大約未必有味；而況（三）我的一個朋友或者將往汕頭，則我雖至廣州，又與在廈門何異。所以究竟如何，當看情形再定了，好在開學還在明年三月初，很有考量的餘地。

我在靜夜中，回憶先前的經歷，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這麼忙，來客不絕，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釗們的壓迫，有些人就立刻來索還原稿，不要我選定，作序了。其甚者還要乘機下石，連我請他喫過飯也是罪狀了，這是在運動他；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奢侈的證據。藉自己的升沈，看看人們的嘴臉的變化，雖然很有益，也很有趣，但我的涵

養工夫太淺了，有時總還不免有些憤激，因此又常遲疑于此後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積幾文錢，將來什麼事都不做，顧自己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爲人們做些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再做一些事，倘連所謂“同人”也都從背後鎗擊我了，爲生存和報復起見，我便什麼事都敢做，但不願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了，終于覺得太壞。前一條當先託庇于資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條則頗險，也無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實在難于下一決心，我也就想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

昨天今天此地都下雨，天氣稍涼。我仍然好的，也不怎麼忙。

迅。

十一月十五日燈下。

74

MY DEAR TEACHER:

你十一月二日的信，十日到，五日的信，十一到，寄的是前後隔四天，而收的只隔一天，這大約是廣東方面的緣故。因爲這里每有一點事如紀念日等，工人即停工巡行，報紙每星期有六天看，已算幸運，其他即可想而知了。

曹軼歐的文稿中說□□女校生，也許是知道有人常用此名，而故意影射，使你觸目。我疑心這是男生，較知底細的男生所作，託名于上海大學的女生的。

“馬又發脾氣”，這也是時勢使然，不是我故意弄成的。舊派學生日來想盡方法，強行開會，向政府請願，而政府以學校處理爲至當；自中央至省，市三青年部長（專管學界）及省教育廳所組織之學潮委員會，亦並以學校之辦法爲然。其實我們辦事員也只得秉承當局意旨依照辦理，個人實無權操縱也。所以現在她們只在夜間暗帖辱罵學校，或恐嚇校長之標帖，又嗾使被開除者的家長，來校理論，此外更無別法。但我和別幾個教員，與學生感情已因此破裂，雖先前有十分信仰佩服的，此時也如仇讎，恰如楊蔭榆事件一出，田平粹輩之于你一樣。所以我們主張學潮平後，校長辭職，我們數人也一同走出，纔有利于學校之發展。這計畫早則日內實現，遲則維持至十一月之末，或本學期終了。我自己此後當另覓事做，倘廣州沒有，就到旁的地方去，但自然暫不離粵，俟年假完後再走，不知你以爲何如？

今晚爲豫備慶祝中山先生誕日提燈大會，我飯後即約表妹往大馬路的婦女俱樂部三層樓上觀看，候至七時餘，就見提燈的行列，首先爲長方形燈，裝飾，色彩，大小，各各不同，另有各種魚燈和果燈，而以紮出黨旗的星形者爲多。還有舞獅子的，奏軍樂的，喊口號的，唱革命歌的，有聲有色，較之日間的捏一枝小旗，懶洋洋的走着的好多了。快到九時纔走完，看了也不免會令人有“大丈夫不當如是耶”之感。明日爲正誕日，學校放假一天，早九時在校中聚集，十時行紀念禮，十一時出發巡行，我也得陪學生去。

廣州天氣甚佳，秋高氣爽，現時不過穿二單衣，畏寒的早晚加夾衣就足夠了。我雖然忙，但也有機會可做瑣事，日前織成毛絨衣一件，是

自己用的，現在織開一件毛絨小半臂，係藏青色，成後打算寄上，現已做了大半了。不見得心細，手工佳，但也是一點意思。稍暖時可以單穿牠，或加在絨衣上亦可，取其不似棉的厚笨而適體耳。

YOUR H. M.

十一月十一晚十一時。

75

廣平兄：

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已到。十二日發的信，今天收到了。校事已見頭緒，很好，總算結束了一件事。至于你此後所去的地方，却教我很難代下斷語。你初出來辦事，到各處看看，歷練歷練，本來也很好的，但到太不熟悉的地方去，或兼任的事情太多，或在一個小地方拜帥，卻並無益處，甚至會變成淺薄的政客之流。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仍舊願在廣州，抑非走開不可，倘非決欲離開，則伏園下月中旬當赴粵，我可以託他問一問，看中大女生指導員之類有無缺額，他一定肯介紹的。上遂的事，我也要託他辦。

曹軼歐大約不是男生假託的，因為回信的地址是女生宿舍，但這些都不成問題，由牠去罷。中山生日的情形，我以為和他本身是無關的，只是給大家看熱鬧；要是我，實在是“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恐怕連盛大的提燈會也激不起來的了。但在這裏，卻也太沒有生氣，只見和尚自做水陸道場，男男女女上廟拜佛，真令人看得索然氣盡。我近來只做

了幾篇付印的書的序跋，雖多牢騷，卻有不少真話；還想做一篇記事，將五年來我和種種文學團體的關涉，講一個大略，但究竟做否，現在還未決定。至于真正的用功，卻難，這里無須用功，也不是用功的地方。國學院也無非裝門面，不要實際。對於教員的成績，常要查問，上星期我氣起來，就對校長說，我原已輯好了古小說十本，只須略加整理，學校既如此着急，月內便去付印就是了。于是他們就從此沒有後文。你沒有稿子，他們就天天催，一有，卻並不真準備付印的。

我雖然早已決定不在此校，但時期是本學期末抑明年夏天，却沒有定，現在是至遲至本學期末非走不可了。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歎的事。下午有校員懇親會，我是向來不到那種會去的，而一個同事硬拉我去，我不得已，去了。不料會中竟有人演說，先感謝校長給我們喫點心，次說教員喫得多麼好，住得多麼舒服，薪水又這麼多，應該大發良心，拚命做事，而校長如此體帖我們，真如父母一樣……我真要立刻跳起來，但已有別一個教員上前駁斥他了，鬧得不歡而散。

還有希奇的事情，是教員裏面，竟有對於駁斥他的教員，不以爲然的。他說，在西洋，父子和朋友不大兩樣，所以倘說誰和誰如父子，也就是誰和誰如朋友的意思。這人是西洋留學生，你看他到西洋一番，竟學得了這樣的大識見。

昨天的懇親會是第三次，我卻初次到，見是男女分房的，不但分坐。

我纔知道在金錢下的人們是這樣的，我決計要走了，但我不想以這一件事爲口實，且仍于學期之類作一結束。至于到那里去，一時也難定，總之無論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廣州走一遭，即使無噉飯處，廈門也決

不住下去的了。又我近來忽然對於做教員發生厭惡，于學生也不願意親近起來，接見這裏的學生時，自己覺得很不熱心，不誠懇。

我還要忠告玉堂一回，勸他離開這裏，到武昌或廣州做事去。但看來大半是無效的，這裏是他的故鄉，他不肯輕易決絕，同來的鬼祟又遮住了他的眼睛，一定要弄到大失敗纔罷，我的計畫，也不過聊盡同事一場的交情而已。

迅。

十，八夜。

76

MY DEAR TEACHER:

我現在空一點，想回謝君的信，忽然心血來潮，還是想寫給你，我就將寫着的信中塗“帶住”，開始換一張紙來寫給你了。

我今天很安閒。昨日遊行，下午就回校，雖小小疲倦，卻還可以坐着織絨背心。今天放假休息，早上無事，仍在寢室裏繼續編織；十一時出街理髮，買些什物，到家裏看了一回。而今天使我喜歡的，是我訂了一個好玩的印章，要鋪子刻“魯迅”二字，白文，印是玻璃質的，通體金星閃閃，說是星期二刻好（價錢並不貴，不要心裏先罵），打算和毛絨小半臂一同寄出。小半臂今天也做起了，一日裏成功了兩件快意事。依我的脾氣，恨不得立刻寄到，但印章怕星二未必刻成，此處的郵政又太不發達，分局不寄包裹，總局甚遠，在沙基左近，須當場驗過，纔能封口，

我打算下星期四或星五自己寄去，算起來你能在月末或下月初收到，已要算快的了。我原也知道將來可以面呈，但這樣我實在不及待。

學校中暫時沒有動作，但聽說她們還要鬧的，要鬧到校長身敗名裂纔罷云。校長也知道這些，然而都置之不理。她們大約因背後有人操縱，所以一時不能罷手，現在正以共產二字誣校長及職教員，恰如北方軍閥一樣。

YOUR H. M.

十一月十三晚八時半。

77

MY DEAR TEACHER:

今天竟日下雨，平時沒有這麼冷，辦公的處所又向北而多風，所以四點鐘就回到寢室裏，看見你十一月八日寄來的信并一包書，內報紙二分，期刊六本，書籍七本。這些刊物，要我自己去買，自然未必肯，但你既寄給我，我歡喜的收下了，借給人看是可以的，而“分給別人”則不可。

早晨見“民國日報”及“國民新聞”，都說你已允來中大作文科教授，我且信且疑，正擬函詢，今見來信所云，則似乎未知此事。你如來粵，我想，一定要比廈門忙，比廈門苦，薪金大約不過二三百小洋，說不定還要搭公債和國庫券。就此看來，大半是要食少事繁，像我在這裡似的。廈門難以久居，來粵也有困難之處，奈何！至於食物，廣州自然都有，和廈

大之過孤村生活不同，雖然能否合你口味也說不定。

至于我這學校，現在卻並無什麼事。但既因風潮而引起了一部分學生的反感，此後見面講書，亦殊無味，自以早日離去爲宜。不過現在正值多事之秋，學潮未平，校款支絀，勢不能中途撒手。有人主張校長即行辭職，另覓人暫時代理，從新做過，以救目前，而即要我出而擔任。但無論如何，我堅決不幹，俟覓得新校長，爲之維持幾天，至多至陽歷一月爲止。此後你如來粵，我也願在廣州覓事，否則，就到汕頭去。

提起逢吉來，我就記得見伏園先生時，曾聽說他在中大當職員，將來還要幫伏園辦報。後于本月初，得他從東山來信云，“昨見伏園兄，才知道你也到廣州，不想我們又能在這裏會面，真是愉快極了。如果你有工夫，請通知一個時間，我們談談。……”我即函告以公務以外的時間，但至今不見人來，也無回信，也許他又跑到別處去了。

楊桃種類甚多，最好是花地產，皮不光潔，個小而豐肥者佳，香滑可口，伏老帶去的未必是佳品，現時已無此果了。桂花蟬顧名思義，想是香味如桂花，或因桂花開時乃有，未詳。龍蝨生水中，外甲殼而內軟翅，似金龜蟲，也略能飛。食此二物，先去甲翅，次拔去頭，則腸臟隨出，再去足，食其軟部，也有并甲足大嚼，然後吐去渣滓的。嗜者以爲佳，否則不敢食，猶蠶蛹也。我是喫的，覺得別有風味，但不能以言傳。

做教員而又須日日自己安排喫飯，真太討厭，即此一端，廈門就不易住。在廣州最討厭的是請喫飯，你來我往，每一回輒四五十元，或十餘元，實不經濟。但你是一向拒絕這事的，或者可以避免。

你向我發牢騷，我是願意聽的，我相信所說的都是實情，這樣倒還

不至于到“慮”的程度。你的性情太特別，一有所憎，即刻不可耐，坐立不安。玉堂先生是本地人，過慣了，自然沒有你似的難受，反過來你勸他來粵，至少在飲食一方面，他就又過不慣了，況且中大薪水，必少於廈門，倘他挈家來此，也許會像在北京時候似的，即使我設身處地，也未必決然就走的罷。

寫完以上的話，已在晚上八時餘，又看了些書，覺得陶元慶畫的封面很別致，似乎自成一派，將來仿效的人恐怕要多起來。

看校長的意思。好像月底就要走了。她一走，我們自然也跟着放下責任，以後的事，隨時再告罷。

YOUR H. M.

十一月十五晚十一時。

78

MY DEAR TEACHER:

今日（十六）午飯後回辦公處，看見桌上有你十日寄來的一封信，我一面歡喜，一面又彷彿覺着有了什麼事體似的，折開信一看，纔知道是這樣子。

校事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了，但舊派學生見恐嚇無效，正在醞釀着罷課，今天要求開全體大會，我以校長不在，沒法批准為辭，推掉了。如果一旦開會，則學校干涉，羣衆盲從，恐怕就會又鬧起來。至于教職員方面，則因薪水不足維持生活，辭去的已有五六人，再過幾天，一定更

多，那時雖欲維持，但中途那有這許多教員可得？至于解決經費一層，則在北伐期中，談何容易，校長到底也只能至本月卅日提出辭呈，飄然引去，那時我們也就可以走散了。MY DEAR TEACHER，你願否我趁這閒空，到廈門一次，我們師生見見再說，看你這幾天的心情，好像是非常孤獨似的。還請你決定一下，就通知我。

看了“送南行的愛而君”，情話纏綿，是作者的熱情呢，還是筆下的善于道情呢，我雖然不知道，但因此想起你的弊病，是對有些人過于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而對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湯蹈火，一旦覺得不副所望，你便悲哀起來了。這原因是由于你太敏感，太熱情，其實世界上你所深惡的和期望的，走到十字街頭，還不是一樣麼？而你硬要區別，或愛或憎，結果都是自己喫苦，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的取材失策。倘明白凡有小說材料，都是空中樓閣，自然心平氣和了。我向來也有這樣的優氣，因此很碰了釘子，後來有人勸我不要太“認真”，我想一想，確是太認真的過處。現在這句話，我總時時記起，當作懸崖勒“馬”。

幾個人乘你遜迹荒島而鎗擊你，你就因此氣短麼？你就不看全般，甘為幾個人所左右麼？我好久有一番話，要和你見面商量，我覺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點小障礙而不走路呢？即如我，回粵以來，信中雖總是向你訴苦，但這兩月內，究竟也改革了兩件事，並不白受了苦辛。你在廈門比我苦，然而你到處受歡迎，也過我萬萬倍，將來即去而之他，而青年經過你的陶冶，于社會總會有些影響的。至于你自己的將來，唉，那你還是照我上面所說罷，不要太認真。況且你敢說天下就沒

有一個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麼？有一個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個人而推及二三以至無窮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如果連一個人也“出乎意料之外”……也許是真的麼？總之，現在是還有一個人在勸你，希望你容納這意思的。

沒有什麼要寫了。你在未得我離校的通知以前，有信不妨仍寄這里，我即搬走。自然託人代收轉寄的。

你有悶氣，儘管仍向我發，但願不要悶在心裏就好了。

YOUR H. M.

十一月十六晚十時半。

79

廣平兄：

十九日寄出一信；今天收到十三、六、七日的來信了，一同到的。看來廣州有事做，所以你這麼忙，這里是死氣沈沈，也不能改革，學生也太沈靜，數年前鬧過一次，激烈的都走出，在上海另立大夏大學了。我決計至遲于本學期末（陽歷正月底）離開這里，到中山大學去。

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庫券。朱驥先還對伏園說，也可以另覓兼差，照我現有的收入之數，但我並不計較這一層，實收百餘元，大概已經夠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氣裏就好了。我想我還不至于完在這樣的空氣裏，到中大後，也許不難擇一並不空耗精力而較有益于學校或社會的事。至于廈大，其實是不必請我的，因為我雖頹唐，而

他們還比我顏唐得利害。

玉堂今天辭職了，因為減縮預算的事，但只辭國學院秘書，未辭文科主任。我已託伏園轉達我的意見，勸他不必攔在這裡，他無回話。我還要自己對他訂一回。但我看他的辭職是不會准的。

從昨天起，我又很冷靜了，一是因為決定赴粵，二是因為決定對長虹們給一打擊。你的話大抵不錯的，但我之所以憤慨，却並非因為他們使我失望，而在覺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見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殺，還將肉作罐頭賣以獲利。這回長虹笑我對章士釗的失敗道，“于是遂戴其紙糊的‘思想界的權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狀態矣。”但他八月間在“新女性”上登廣告，却云“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別人所加之“假冠”而罵我，真是輕薄卑劣，不成人樣。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然而他竟得步進步，罵個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裏去，也還要戮屍的樣子。所以我昨天就決定，無論什麼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個啓事，將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對於別人用我名字，則加笑罵等情狀，揭露出來，比他的嘮嘮叨叨的長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語絲”，“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種刊物。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

我大約也終于不見得爲了小障礙而不走路，不過因為神經不好，所以容易說憤話。小障礙能絆倒我，我不至于要離開廈門了。我也很想走坦途，但目前還不能，非不願，勢不可也。至于你的來廈，我以爲大可

不必，“勞民傷財”，都無益處；況且我也並不覺得“孤獨”，沒有什麼“悲哀”。

你說我受學生的歡迎，足以自慰麼？不，我對於他們不大敢有希望，我覺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沒有。但我做事是還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見面的人們；或者如你所說：“不要認真”。我其實毫不懈怠，一面發牢騷，一面編好“華蓋集續編”，做完“舊事重提”，編好“爭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譯的小說），看完“卷旛”都分頭寄出去了。至於還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並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時總還慮他爲我而犧牲。而“推及一二以至無窮”，我也不能夠。有這樣多的麼？我倒不要這樣多，有一個就好了。

提起“卷旛”，又想到了一件事。這是王品青送來的，淦女士所作，共四篇，皆在“創造”上發表過。這回送來要印入“烏合叢書”，據我看來，是因爲創造社不做作者同意，將這些印成小叢書，自行發賣，所以這邊也出版，藉謀抵制的。凡未在那邊發表過者，一篇都不在內，我要求再添幾篇新的，品青也不肯。創造社量狹而多疑，一定要以爲我在和他們搗亂，結果是成仿吾借別的事來罵一通。但我給她編定了，不添就不添罷，要罵就罵去罷。

我過了明天禮拜，便又要編講義，餘閒就玩玩，待明年換了空氣，再好好做事。今天來客太多，無工夫可寫信，寫了這兩張，已經是夜十二點半了。

和這信同時，我還想寄一束雜誌，其中的“語絲”九七和九八，前回曾經寄去過，但因爲那是切光的，所以這回補寄毛邊者兩本。你大概是

不管這些的，不過我的脾氣如此，所以仍寄。

迅。

十一月廿日。

80

迅師：

茲寄上圖章一個，夾在絨背心內，但外面則寫圍巾一條。你打開時小心些，圖章落地易碎的。今早我曾寄出一信，計算起來近日寫去的信頗詳細了。現時剛喫完早飯，就要上課，下次再談罷。

蛇足的寫這封信，是使你見信好向郵局索包裹。這包長可七寸，闊五寸，高四寸左右。

H. M.

十一月十七日。

81

廣平兄：

二十一日寄一信，想已到。十七日所發的又一簡信，二十二日收到了；包裹還未來，大約包裹及書籍之類，照例比普通信件遲，我想明天也許要到，或者還有信，我等着。我還想從上海買一合較好的印色來。

印在我到廈門後所得的書上。

近日因為校長要減少國學院預算，玉堂頗憤慨，要辭去主任，我因勸其離開此地，他極以為然。今天和校長開談話會，我即提出強硬之抗議，以去留為孤注，不料校長竟取消前議了，別人自然大滿足，玉堂亦軟化，反一轉而留我，謂至少維持一年，因為教員中塗難請云云。又，我將赴中大消息，此地報上亦經揭載，大約是從廣州報上抄來的，學生因亦有勸我教滿他們一年者。這樣看來，我年底大概未必能走了，雖然校長的維持預算之說，十之九不久又會取消，問題正多得很。

我自然要從速離開此地，但什麼時候，殊不可知。我想 H.M. 不如不管我怎樣，而到自己覺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則，也許因此去做很牽就，非意所願的事務，比現在的事情還無聊。至于我，再在這里熬半年，也還做得到的，以後如何，那自然此時還無從說起。

今天本地報上的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陳儀又獨立，商震反戈攻張家口，國民一軍將至潼關。此地報紙大概是民黨色采，消息或傾於宣傳，但我想，至少泉州攻下總是確的。本校學生中，民黨不過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開會，我覺得他們都沒有歷練，不深沈，連設法取得學生會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開一回會，空曠一通，徒令當局者因此注意，那夜反民黨的職員就在門外竊聽。

二十五日之夜：大風時。

寫了一張之（剛寫了這五個字，就來了一個客，一直坐到十二點）後，另寫了一張應酬信，還不想睡，再寫一點罷。伏園下月準走 十二月十五左右，一定可到廣州了。上遂的事，則至今尚無消息，不知何故。

我同兼士曾合寫一信 又託伏園面說，又寫一信，都無回音，其實上遂的辦事能力，比我高得多，

我想H.M.正要爲社會做事，爲了我的牢騷而不安，實在不好，想到這里，忽然靜下來了，沒有什麼牢騷了。其實我在這里的不方便，仔細想起來，大半是由於言語不通 例如前天廚房不包飯了，我竟無法查問是廚房自己不願做了呢，還是聽差和他衝突，叫我不要他做了。不包則不包亦可。乃同伏園去到一個福州館，要他包飯，而館中只有麵，問以飯，曰無有，廢然而返。今天我託一個福州學生去打聽，才知道無飯者，乃適值那時無飯，並非永遠無飯也，爲之大笑。大約明天起，當在這一個福州館包飯了。

仍是二十五日之夜，十二點半。

此刻是上午十一時，到郵務代辦處去看了一回，沒有信，而我這信要寄出了，因爲明天大約有從廈門赴粵之船，倘不寄，便須待下星期三這一艘了。但我疑心此信一寄，明天便要收到來信，那時再寫罷。

記得約十天以前，見報載新甯輪由滬赴粵，在汕頭被盜劫，縱火。不知道我的信可有被燒在內。我的信是十日之後，有十六，十九，二十一等三封。

此外沒有什麼事了，下回再談罷。

迅。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午後一時經過郵局門口，見有別人的東莞來信，而我無有，那麼，今天是沒有信的了，就將此發出。

MY DEAR TEACHER:

現在是星期日的下午二時，我從家裏回到學校。至十一月十六日止連收你發牢騷的信，此後就未見信來，是沒有牢騷呢，還是忍着不發？我這兩天是在等信，至遲明天也許會到罷，我這信先寫在這里，打算明天收到你的來信後再寄。

我十七日寄上一信及印章背心，此時或者將到了。但這天我校又發生了事故，記得前信已經提及，校長原是想維持到本月三十的，而不料于十七日晨已決然離校，留下一封信囑教務、總務、訓育三人代拆代行，一函具呈教育廳辭職，這事迫得我們三人沒有辦法。如何負責呢？學校又正值多事之秋，我們便往教廳面辭這些責任，教廳允尋校長，并加經費，十九日來了一封公函，是慰留校長，并答應經費照豫算支給的。但校長以為這不過口惠，仍不回校。現在校中無款，總務無法辦；無教員，教務無法辦；學朝未平，訓育無法辦。所以我們昨天又去一函，要教廳速覓校長、或派人暫代，以免重負，然而一時是恐怕不會有結果的。

現時我最覺得無聊的，是校長未去，還可向校長辭職，此刻則辦事不能，擺脫又不可，真是無聊得很。

報章說你已允到中大來，確否？許多人勸我離開女師，仍在廣州做事，不要遠去。如廣州有我可做的事，我自然也可以仍在這裏的。

昨接逢吉信，說未有工夫來，并問我舊校地址，說俟後再來訪，我覺得他其實並無事情，打算不回覆了。

十一月廿一日下午二時。

MY DEAR TEACHER:

現在是星一（廿二）晚十時，我剛從會議後回校。自前星三校長辭職後，我幾乎沒有一點閒工夫了，但沒有在北京時的氣憤，也沒有在北京時的緊張，因為事情和環境與那時完全兩樣。

今日晨往教廳欲見廳長，說明學校現狀，不遇；午後一時往教育行政委員會，又不遇，約四時在廳相見。屆時前往，見了。商量的結果，是欠薪一層，由教廳于星四（廿五）提出省務會議解決，校長仍挽留，在未回校前，則由三部負責維持。這麼一來，我們就又須維持至十二月初，看發款時教廳能否照案辦理，或至本星期四，看省務會議能否通過欠薪案，再作計較了。

你到廣州認為不合的幾點，依我的意見：一，你擔任文科，並非政治，只要教得學生好就是了，治校恐不怎樣着重；二，政府遷移，尚未實現，“外江佬”之入籍，當然不成問題；三，他行止原未一定，熟人也以在廣州者為多，較易設法，所以十之九是還在這裏的。

來信之末說到三種路，在尋“一條光”，我自己還是世人，離不掉環境，教我何從說起。但倘到必要時，我算是一個陌生人，假使從旁發一通批評，那我就要說，你的苦痛，是在為舊社會而犧牲了自己。舊社會留給你苦痛的遺產，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裏就難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

遺產。有時也想另謀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這生活還要遭人打擊，所以更無辦法。“積幾文錢，將來什麼事都不做，苦苦過活，”就是你防禦打擊的手段，然而這第一法，就是目下在廈門也已經耐不住了。第二法是在北京試行了好幾年的傻事，現在當然可以不提，只有第三法還是疑問，“爲生存和報復起見，便什麼事都敢做，但不願……”這一層你也知道危險，于生活無把握，而且又是老牌氣，生怕對不起人。總之，第二法是不顧生活，專戕自身，不必說了，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謀後享，三是日謀且享，一知其苦，三覺其危。但我們也是人，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喫苦的權利，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的，得一日盡人事 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我的話是那麼率直，不知道說得太過分了沒有？因爲你問起來，我只好照我所想到的說出去，還願你從長計議纔好。

YOUR H. M.

十一月廿二晚十一時半。

83

廣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當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來信，包裹的通知書，也一併送到了，即向郵政代辦處取得收據，星期六下午已來不及，星期日不辦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來，這里的郵政，就是如此費事。星期六這一天，我同玉堂往集美學校講演，以小汽船來往，還

耗去了一整天；夜間會客，又耗去了許多工夫，客去正想寫信，隔壁的禮堂裏走了電，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鬧得“石破天驚”，究竟還是物理學教授有本領，走進去關住了總電門，才得無事，只燒焦了幾塊木頭。我雖住在並排的樓上，但因為牆是石造的，知道不會延燒，所以並不搬動，也沒有損失，不過因了電燈俱熄，洋燭的光搖搖而昏昏，於是也不能寫信了。

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為那時豫料是活不久的。後來豫料並不確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無聊。再後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為的劇變而失去力量。這些瞻前顧後，其實也是很可笑的，這樣下去，更將不能動彈。第三法最為直截了當，而細心一點，也可以比較的安全，所以一時也決不定。總之，我先前的辦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於年底離開這里，就中大教授職。但我極希望 H. M. 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時常談談，鼓勵我再做些有益於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學期為止，即須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勸他同走。對於我走這一層，略有商量的話，終于他無話可說了。他自己呢，我看未必走，再碰幾個釘子，則明年夏天可以離開。

此地無甚可為。近來組織了一種期刊，而作者不過寥寥數人，或則受創造社影響，過於頹唐，或則像狂飈社嘴臉，大言無實；又在日報上添了一種文藝週刊，恐怕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結果。大學生都很沈靜 本地

人文章，則“之乎者也”居多，他們一面請馬寅初寫字，一面要我做序，真是一視同仁，不加分別。有幾個學生因為我和兼士在此而來的，我們一走，大約也要轉學到中大去。

離開此地之後，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爲社會方面，則我想除教書外，仍然繼續作文藝運動，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時再定。我覺得現在 H. M. 比我有決斷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後，彷彿全感空虛，不再有什麼意見，而且有時確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曾經作了一篇我的雜文集的跋，就寫着那時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語絲”上可以發表，你一看就知道。自己也明知道這是應該改變的，但現在無法，明年從新來過罷。

逢吉既知道通信地方，何以又須詳詢住址，舉動頗爲離奇。我想，他是在研究 H. M. 是否真在廣州辦事，也說不定。因他們一羣中流言甚多，或者會有 H. M. 亦在廈門之說也。

女師校長給三主任的信，我在報上早見過了。現在未知如何？無米之炊，是人力所做不到的，能別有較好之地，自以從速走開爲宜。但在這個時候，不知道可有這樣湊巧的處所？

迅。

十一月廿八日午十二時。

84

MY DEAR TEACHER:

廿五日午收十九來信，晚間又收廿一的來信；此外十，十六兩信，也

都收到，我已經寫了回信了。

你十九的信裏說，兼任太多，或在僻地做事，怕易流於淺薄，這是極確的。況且我什麼都是一知半解，沒有深的成就和心得，學的雖是文科，而向來未嘗下過死工夫，可以說連字也不認識。我膽子又小，研究不充足就不敢教人，現在教這幾點鐘，已經時常怕會疏失，倘專做國文教員，則選材，查典，改文……更加難辦。職員又困于事務，毫無餘閒，有時且須與政界接洽，五光十色，以我率直之傻氣，當然不適于環境。我終日想離開此校，而至今未有去處者，雖然因為此時不便引退，但一面也並無相宜的地方，不過事到其間，必有辦法，那時自然會有人給我謀事，請你不必掛心。至于“中大女生指導員”之事，做起來也怕有幾層難處：一 這職務等于舍監，蓋極煩忙，聞中大覆試後，學生中仍然黨派紛歧，將來也許如女師之糾紛，難于處理；二，現時已有人指女師中表同情于革新之一部分教職員為共產黨（也如北方軍閥一樣手段，可笑），倘我到中大，恐怕會連累你，則似以我不在你的學校為宜。但如果你以為無妨，就不妨向伏園先生說說，我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你廿一的信，說收到我十五，六，七日三信了，但我十七又寄一包裹并一信——說明所寄的物件，並叫你小心開拆，勿打碎圖章。圖章並不是貴重品，不過頗别致耳，即使打碎，也勿介意。現必收到了罷？收到就通知我一聲。

你在北京，拚命幫人，傻氣可掬，連我們也看得吃力，而不敢言。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我的父母一生都是這樣傻，以致身後蕭條，子女窘迫，然而也有暫致其敬愛，仗義相助的，所以我在外讀書，也能到了畢業，天

壤間也須有傻子交互發傻，社會纔立得住。這是一種；否則，萍聚雲散，聚而相善，散便無關，倒也罷了。但長虹的行徑，卻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他，是盡在人們眼中的，現在僅因小憤，而且並非和你直接發生的小憤，就這麼嘲笑罵詈，好像有深讎重怨，這真可說是奇妙不可測的世態人心了。你對付就是，但勿介意爲要。

你想寄的一束雜誌還未到，本擬俟到後再覆，但怕你在等信，就提前寄出了。如再有話，下次再談。

YOUR H. M.

十一月廿七日。

85

廣平兄：

上月二十九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廿七日發來的信，今天已到。同時伏園也得陳愷農信，知道政府將移武昌，他和孟餘都將出發，報也移去，改名“中央日報”，叫伏園直接往那邊去，因爲十二月下旬須出版。所以伏園大約不再赴廣州；廣州情狀，恐怕比較地要不及先前熱鬧了。

至於我呢，仍然決計于本學期末離開這里而往廣州中大，教半年書看看再說。一則換換空氣，二則看看風景，三則……。教不下去時，明年夏天又走，如果住得便，多教幾時也可以。不過“指導員”一節，無人先爲打聽了。

其實，你的事情 我想還是教幾點鐘書好。要豫備足，則鐘點不宜多。辦事與教書，在日下都是流氣之事，但我們捨此亦無可爲。我覺得教書與辨別事實不能並行，即使沒有風潮，也往往顧此失彼，不知你此後可有教書之處（國文之類），有則可以教幾點鐘，不必多，每日勻出三四點鐘來看書，也算豫備，也算是自己的享樂，就好了；暫時也算是一種職業。你大約世故沒有我這麼深，所以思想雖較簡單，卻也較爲明快，研究一種東西，不會困難的，不過那粗心要糾正。還有一個喫虧之處是不能看別國書，我想改爲便利的是來學日本文，從明年起我當勸令學習，反抗就打手心。

至于中央政府遷移而我到廣州，于我倒並沒有什麼。我並不在追蹤政府，許多人和政府一同移去，我或者反而可以閒暇些，不至于又大欠文章債，所以無論如何，我還是到中大去的。

包裹已經取來了，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這樣就可以過冬，無需棉袍了。印章很好，其實這大概就是稱爲“金星石”的，並不是“玻璃”。我已經寫信到上海去買印泥，因爲舊有的一盒油太多，印在書上是不合適的。

計算起來，我在此至多也只有兩個月了，其間編編講義，燒燒開水，也容易混過去。廚子的菜又變爲不能喫了，現在單單買飯，伏園自己做一點湯，且喫罐頭。他十五左右常去。我是什麼菜也不會做的，那時只好仍包菜，但好在其時離放學已只四十多天了。

閱報，知北京女師大失火，焚燒不多，原因是學生自己做菜，燒傷了兩個人：楊立侃，廖敏。姓名很生，大約是新生，你知道麼？她們後來

都死了。

以上是午後四點鐘寫的，因瑣事放下，接着是喫飯，陪客，現在已是夜九點鐘了。在金錢下呼吸，實在太苦，苦還罷了，受氣卻難耐。大約中國在最近幾十年內，怕未必能夠做若干事，即得若干相當的報酬，乾乾淨淨。（寫到這里，又放下了，因為有客來。我這里是毫無躲避處，有人要進來就直衝進來的。你看如此住處，豈能用功。）往往須費額外的力，受無謂的氣，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如此。我想此後只要能以工作賺得生活費，不受意外的氣，又有一點自己玩玩的餘暇，就可以算是萬分幸福了。

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筆墨的，卻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為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而他們竟自以為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小”的地方。

上午寄出一束刊物，是“語絲”，“北新”各兩本，“莽原”一本。“語絲”上有我的一篇文章，不是我前信所說發牢騷的那一篇，那一篇還未登出，大概當在--〇八期。

迅。

十二月二日之夜半。

廣平兄：

今天剛發一信，也許這信要一同寄到罷，你初看或者會以為又有甚

麼要事了，其實並不，不過是閒談。前回的信，我半夜投在郵筒中；這裏郵筒有兩個，一個在所內，五點後就進不去了，夜間便只能投入所外的一個。而近日郵政代辦所裏的伙計是新換的，滿臉獸氣。我覺得他連所外的一個郵筒也未必記得開，我的信不知送往總局否，所以再寫幾句，俟明天上午投到所內的一個郵筒裏去。

我昨夜的信裏是說：伏園也得惶農信，說國民政府要搬了，叫他直接上武昌去，所以他不再往廣州。至于我則無論如何，仍于學期之末離開廈門而往中大，因為我倒並不一定要跟隨政府，熟人較少，或者反而可以清閒些。但你如離開師範，不知在本地可有做事之處，我想還不如教一點國文，鐘點以少為妙，可以多豫備。大略不過如此。

政府一搬，廣東的“外江佬”要減少了。廣東被“外江佬”刮了許多天，此後也許要向“遺佬”報仇，連累我未曾搜刮的“外江佬”喫苦，但有“害馬”保鑣，所以不妨膽大。‘幻洲’上有一篇文章，很稱讚廣東人，使我更願意去看看，至少也住到夏季。大約說話是一點不懂，與在此蓋相同，但總不至于連買飯的處所也沒有。我還想喫一回蛇，嘗一點龍鱗。

到我這裏來空談的人太多，即此一端也就不宜久居于此。我到中大後，擬靜一靜，暫時少與別人往來，或用點功，或玩玩。我現在身體是好的，能喫能睡，但今天我發見我的手指有點抖，這是吸煙太多了之故，近來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從此必須減少。我回憶在北京的時候，曾因節制吸煙而給人大碰釘子，想起來心裏很不安，自覺脾氣實在壞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這一事自制力竟會如此薄弱，總是戒不掉。但願明年能夠漸漸矯正，並且也不至于再開脾氣的了。

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點書，但我覺得教書和創作，是不能並立的，近來郭沫若郁達夫之不大有文章發表，其故蓋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後的路還當選擇：研究而教書呢，還是仍作游民而創作？倘須兼顧，即兩皆沒有好成績。或者研究一兩年，將文學史編好，此後教書無須豫備，則有餘暇，再從事于創作之類也可以。但這也並非緊要問題，不過隨便說說。

“阿Q 正傳”的英譯本已經出版了，譯得似乎並不壞，但也有幾個小錯處。你要否？如要，當寄上，因為商務印書館有送給我的。

寫到這里，還不到五點鐘，也沒有什麼別的事了，就此封入信封，趕今天寄出罷。

迅。

十二月三日下午。

87

MY DEAR TEACHER:

我現時是在豫備教材，明天用的，但我沒有專心看書，我總想着廿六，七該得你的來信了，不料至今(卅)未有。而這兩天報上則說漳州攻下，泉州永春也為北伐軍所得。以前聽說廈門大學危險，正在戰事範圍中，不知真相如何？適值近幾天不見來信，莫非連船也不能來往了麼？

看廣大聘請教授條例(不知中大是否仍如此)：初聘必為一年，續聘為四年，或無期，教至六年，則可停職一年，照支原薪。教授不能兼

職，但經校務(?)會議通過，則可變通。授課時間每週八時，多或十餘至二十時左右。教授又須指導學生作業云。

我校校長仍然未返，在看十二月初發給經費時，是照新預算，抑舊預算。倘照新預算而不搭發積欠(省政府已通過)，則辦事仍有困難，還是不回校。我自在校長回校，或決不回校時，均可引退，惟當青黃不接之間，則我決不去。現在已有些人，要我無論如何，再維持下去，但我是贊成凡與風潮有關的人，全都離校的，這樣一來，可以除去一部分分學生想鬧的目標，于學校為有利。況且訓育是以德相感，以情相繫的，現在已經破臉，冷眼相看，又有什麼意味呢？你看，這該如何處置纔好？

汕頭我沒有答應去，決意下學期仍在廣州，即使有經濟壓迫，我想抵抗牠試試看，看是牠勝過我，還是我打倒牠。

YOUR H. M.

十一月卅晚八時三刻。

MY DEAR TEACHER:

十二月一晚收到你廿六的信，而以前說寄的“新女性”等，至今未來；你十六，十九，廿一等信，俱先後收到，都答覆過了，並不因新寧輪而有阻礙。

今日往陳惺農先生寓，見他正在整理行裝，打算到武漢去，云于五日前後動身。他說並已電約伏園，徑赴湖北。那麼，伏園于十五左右先赴廣州之說，恐怕又有變動了。學校今日由財政廳領得支票，不但不搭還欠薪，連數目也仍照舊預算，公債庫券也仍有，不過將先前撥發二成之三十個月滿期的公債，改爲一成。事情幾乎毫無解決，校長

擬往香港去了，我們三主任定于明日向全校教職員布告經過，并聲明卸去維持校長職務的責任。但事情是絕不會如此簡單的，或仍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學生兩方亦仍爭持不下，這真好像朽索之御六馬，懷乎其危了。

你因為怕有“不安”而“靜下來”了，這教我也沒有什麼可說。至于我“為社會做事”麼？社會上有什麼事好做？回粵以後，參與了一兩樣看去像是革新的事情，而同人中禁不起敵人之誣讒中傷，多有放手不問之態，近來我校的情形，又復這個樣子。你願意我終生顛倒于其中而不自拔麼？而且你還要因此忍受舊地方的困苦，以玉成我“為社會做事”麼？過去的有限的日子，已經如此無聊，再“熬半年”，能保不發生別的意外麼？單為“玉成”他人而自放於孤島，這是應當的麼？我着實為難，廣大當然也不是理想的學校，所以你要仍在廈大，我也難於多說。但不寫幾句，又怕你在等我的回信，說起來，則措辭多不達意，恐你又因此發生新的奇異感想。我覺得書信的往來實在討厭，既費時光，而又不能達意於萬一的。這封信也還是如此。

YOUR H. M.

十二月二日。

88

廣平兄：

三日寄出一信，并刊物一束，係“語絲”等五本，想已到。今天得

二日來信，可謂快矣。對於廿六日函中的一段話，我于廿九日即發一函，想當我接到此信時，那邊必亦已到，現在我也無須再說了。其實我這半年來並不發生什麼“奇異感想”，不過“我不太將人當作犧牲麼”這一種思想——這是我向來常常想到的思想——却還有時起來，一起來，便沈悶下去，就是所謂“靜下去”，而間或形於詞色。但也就悟出並不盡然，故往往立即恢復，二日得中央政府遷移消息後，便連夜發一信，（次日又發一信），說明我的意思與廿九日信中所說者並無變更，實未有“願你‘終生顛倒于其中而不自拔’”之意，當時僅以為在社會上閱歷幾時，可以得較多之經驗而已，並非我將永遠靜着，以至於冷眼旁觀，將H.M. 賣掉，而自以為在孤島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贖也。

但廿六日信中的事，已成往事，也不必多說了。中大的鐘點雖然較多，我想總可以設法教一點擔子稍輕的功課，以求有休息的餘暇，況且抄錄材料等等，又可有幫我的人，所以鐘點倒不成問題。每週二十時左右者，大抵是紙面文章，也未必實做的。

你們的學校，真是好像“濕手捏了乾麵粉”，粘纏極了，雖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在位者不講信用，專責“匹夫”，使幾個人挑着重擔，未免太任意將人來做無謂的犧牲。我想，事到如此，該以自己為主了，覺得耐不住，便即離開，倘因生計或別的關係，非暫時敷衍不可，便再敷衍牠幾日。“以德感”，“以情繫”這些老話頭，只好置之度外。只有幾個人是做不好的。還傻什麼呢？“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伏園須直往武昌了，不再轉廣州，前信似已說過。昨有人（據云係

民黨)從汕頭來,說陳啓修因為洩漏機密,已被黨部捕治了。我和伏園正驚疑,擬電詢,今日得你信,知二日曾經看見他,以日期算來,則此人是造謠言的。但何以要造如此謠言,殊不可解。

前一束刊物不知到否?記得先前也有一次,久不到,而終在學校的郵件中尋來。三日又寄一束,到否也是問題。此後寄書,殆非掛號不可。“桃色的雲”再版已出了,擬寄上一冊,但想寫幾個字,并用新印,而印泥才向上海去帶,大約須十日後才來,那時再寄罷。

迅。

十二月六日之夜。

89

廣平兄:

本月六日接到三日來信後,次日(七日)即發一信,想已到。我猜想昨今兩日常有信來,但沒有;明天是星期,沒有信件到校的了。我想或者是你因校事太忙,沒有發,或者是輪船誤了期。

計算從今天到一月底,只有了五十天,我到這里,已經三個月又一星期了。現在倒沒有什麼事。我每天能睡八九小時,然而仍然懶。有人說我胖一點了,不知確否?恐怕也未必。對於學生,我已經說明了學期末要離開,有幾個因我在此而來的,大約也要走。至于有一部分,那簡直無藥可醫,他們整天的讀“古文觀止”。

伏園就要動身,仍然十五左右;但也許仍從廣州,取陸路往武昌去。

我想一兩日內，當有信來，我的廿九日信的回信也應該就到了，那時再寫罷。

迅。

十二月十一日之夜。

90

MY DEAR TEACHER:

六日晨得十一月廿九日信，又廿一寄的書一束，一束書而耽擱至十六天，中國的郵政真太可以了。這信到在我發了廿三的信之後，總是覺得我太過火了，這樣的說話。但你前一信說擬在廈門半年，後一信又說擬即離開，這樣改變，全以外象為主，看來真好像十分“空虛”似的。現既打算離去，則關於學校的一切，可勿過於擾心，不如好好的靜下來，養養身體。食物如何解決，已在福州館子包飯麼？伏園一走，你獨自一人早晚為食物奔波，不太困苦麼？

學校火警是很可怕的，我在天津，曾經遇到，在半夜裏逃出。日前李之良得北京來信，說女師大失火，燒了幾間寢室，一個由女子大學轉學過來的楊立侃因傷身死，另一個是重傷。女師大真不幸，連轉學過來的都遭劫。你也曾在報上看見或別方面聽到過沒有？

你為什麼“時有莫名其妙的悲哀”？是因為感着寂寞麼？是因為想到要走的路麼？是因了為別人而焦慮麼？“跋”中或有未便罄盡之處，其詳可得聞歟？

我校自三主任聲明不負代行校長職務後，當由教職員推舉代表五人，向省政府，教育廳，財政廳交涉，但仍不得要領，繼由革新之學生前去請願，財政廳始允照新預算發給。今日庶務處已領得支單，惟積欠仍無着落，衆意須俟積欠有着，始敢相信，開手辦事；故全校仍未上課，舊派學生忽對於總務主任及我開始攻擊，但這是無聊之極思，沒有用的。倘有事，以後再談罷。

YOUR H. M.

十二月六晚八時。

91

MY DEAR TEACHER:

今日是學校因經費問題而停課的第二天。薪水是發過了，數目爲八成五，一半公債庫券，一半現金，我得了七十八元。但那八十多個學生，昨却列隊到省政府及教育廳，財政廳，去說是學校的問題並不在經費而在校長，只要宋慶齡長校，一切即皆解決，云云。今日教育廳又約三主任及附小主任于下午四時前去談話，現尚未到時，但我們必須待經費澈底解決以後，這纔做下去。

今晨曾寄一信，是覆你十一月廿九日信的，現在又接到十二月三日的信了。印章的質地是“金星石”，但我先前隨便叫牠曰玻璃；這不知是否日本東西，刻字時曾經刻壞了一個，不過由刻者負責，和我無干。有這樣脆，我想一落地必碎，能夠寄到而無損，算是好的了。穿上背心，冷

了還是要加棉襖，棉袍……的。“這樣就可以過冬”麼？傻子！一個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買印泥去呢，真是多事。

這幾天經費問題未解決，總堅持不上課；一解決，則將有一番革新，革新後自己再走，也是痛快事。昨日反對派學生推代表三人來，限總務主任于二十四小時內召集財政會議，布告經費狀況，又限我于兩日內解散革新學生會同盟會。我們都置之不理，不久，大約當有攻擊我們的宣言發表的。

現在已沒有什麼要說了，下次再談。

YOUR H. M.

十二月七日午三時。

92

MY DEAR TEACHER:

現在是七日晚七時半，我又開始寫信了。今日我發了一信，不是說下午四時要到教育廳去麼？從那里回校時，看見門房裏豎着幾封信，我心內一動，轉想午間已得來信，此時一定沒有了，乃走不數步，聽差趕上來交給我信，是你三日發的第二封。我高興極了，接連兩日得信三封，從這三封信中，可見你心神已略安定，有些活氣了。至于廿六發的那一封，卻似乎有點變態，不安而故示安定，所以我二日的回信，也未免激一些，現得最近的三信，沒有問題了，不必掛念或神經過敏。

現在我要下命令了：以後不準自己將信“半夜放在郵筒中”。因為

瞎馬會夜半臨深池的，十分危險，令人捏一把汗，很不好。況且“所外”的信今日上午到，“所內”的信下午到，這正和你發出的次序相同，殊不必以傻氣的傻子，而疑“代辦所裏的伙計”爲“獸氣”的獸子，其實半斤八兩相等也。卽如我，發信也不如是急急，六晚寫好的信，是今早叫給我做事的女工拿去的，但許久之後，我出校門，卻見別一女工手拿一碗，似將出街買物，又拿着我的信，可見她又轉託了人，便中途送去。而且恐怕我每次發信，大抵如此，以後應該改換方法了。說起用人來，則因爲廣州有工會，故說話極難，一不小心，便以工會相壓。例如我用的那個，雖十分村氣，而買物必賺一半，洗物往往不見，我未買熱水壺時，日嫌茶冷，買來以後，卻連螺旋蓋也不會開，用鐵錘之類新新的就將熱水壺敲壞了。你將來到廣州時，倘用的是男的，或者好一點，但也得先知道，以免冒起火來。

至于用語。則這裏的買物或僱車，普通話就可以，也許貴一點，不過有人代辦，不成問題。我在北京，買物是不大講價的，這裏卻往往開出大價，甚至二倍以上，須斟酌還價，還得太多是喫虧，太少或被罵，真是麻煩透了。喫食店隨處都有，小飯館也不化多少錢，你來不愁無喫處，而愁喫不慣口味，但廣東素以善食稱，想來你總可以對付的。至于蛇，你到時在年底，不知道可還有？龍蝨也已過時，只可買乾的了。又這裏也有北方館子，有專賣北京布底鞋的鋪子，也有稻香村一類的店，所以糖炒栗子也有了，這大約是受了“外江佬”的影響。

你高興時，信上也看見“身體是好的，能食能睡”一類的話，但在上月二十至廿六左右，則不特不然，而且什麼也懶得做了。其實那一個

人也並非一定專爲別人犧牲，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你何必自己如此呢。現在手指還抖麼？要看醫生不？我想心境一好，無聊自然減少，不會多吸煙了。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卻呢？我情願多寫幾個字。

你到這裏後，住學校就省事，住外面就方便，但費用大。陳先生住的幾間屋，是二樓，每月房租就四十餘元，還有僱人，食，用……等，至少總在百元以上。究竟如何，是待到後再說，還是未雨綢繆？

我想，沒有被人打倒，或自己倒下之前，教書是好的，倒下以後，則創作似乎閉戶可做。但在那時，是否還有創作的可能，也很難說。在舊社會裏，對於一般人，需用一般法，孤行己見，便受攻擊，真是討厭。不過人一受逼，自然會尋活路，著作路絕，恐怕也還是餓不死的。以上也只是些空話，因爲今晚高興多寫，以致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英譯“阿Q”不必寄，現時我不暇看也不大會看，待真的阿Q到了廣州，再拿出譯本，一邊講解，一邊對照罷。那時卻勿得規避，切切！

今晚大風，窗外呼呼有聲，空氣驟冷。我已經穿上了夾褲，呢裙，毛絨背心及絨衫。但沒有蚊子了。

YOUR H. M.

十二月七晚九時。

廣平兄：

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現在是雖在星期日，郵政代辦所也開半天

了。我今天起得早，因為平民學校的成立大會要我演說，我去說了五分鐘，又恭聽校長輩之胡說至十一時。有一曾經留學西洋之教授曰：這學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認識了字，送信不再會送錯，主人就喜歡他，要用他，有飯喫……。我感佩之極，溜出會場，再到代辦所去一看，果然已有三封信在，兩封是七日發的，一封是八日發的。

金星石雖然中國也有，但看印匣的樣子，還是日本做的，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隨便叫牠曰玻璃”，則可謂胡塗，玻璃何至於這樣脆，又豈可“隨便”到這樣？若夫“落地必碎”，則一切印石，大抵如斯，豈獨玻璃為然？特買印泥，亦非“多事”，因為不如此，則不舒服也。

近來對於廈大，什麼都不過問了，但他們還要常來找我演說，一演說，則與當局者的意見一定相反，真是無聊。玉堂現在亦深知其不可為，有相當機會，什九是可以走的。我手已不抖，前信竟未說明。至于寄給“語絲”的那篇文章，因由未名社轉寄，被社中截留了，登在“莽原”第廿三期上。其中倒沒有什麼未盡之處。當時動筆的原因，一是恨自己為生活起見，不能不暫戴假面，二是感到了有些青年之于我，見可利用則儘情利用，倘覺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殺，所以很有些悲憤之言。不過這種心情，現在早已過去了。我時時覺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們的著作，竟沒有一個如我，敢自說是戴着假面和承認“黨同伐異”的，他們說到底總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覺得我或者並不渺小。現在拚命要蔑視我和罵倒我的人們的眼前，終於黑的惡鬼似的站着“魯迅”這兩個字者，恐怕就為此。

我離廈門後，有幾個學生要隨我轉學，還有一個助教也想同我走，

他說我對於金石的知識于他有幫助。我在這裏，常有客來談空天，弄得自己的事無暇做，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將來擬在校中取得一間屋，算是住室，作為豫備功課及會客之用，另在外面覓一相當的地方，作為創作及休息之用，庶幾不至於起居無節，飲食不節，再蹈在北京時之覆轍。但這可俟到學後再說，無須未雨綢繆。總之，我的主意，是在想少陪無聊之客而已。倘在學校，誰都可以直衝而入，並無可談，而東拉西扯，坐着不走，殊討厭也。

現在我們的飯是可笑極了，外面仍無好的包飯處，所以還是從本校廚房買飯，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園做菜，輔以罐頭。而廚房屢次宣言：不買菜，他要連飯也不賣了。那麼，我們為買飯計，必須月出十元，一併買他毫不能喫之菜。現在還敷衍着。伏園走後，我想索性一併買菜，以省麻煩，好在日子也已經有限了。工人則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時借去的，我以為他窮，說這二元不要他還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即于次日又借去二元，仍湊足二十元之數。廈門之對於“外江佬”，好像也頗要愚弄似的。

以中國人一般的脾氣而論，失敗之後的著作，是沒有人看的，他們見可役使則儘量地役使，見可笑罵則儘量地笑罵，雖一向怎樣常常往來，也即刻翻臉不識，看和我往來最久的少爺們的舉動，便可推知。但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數十年後，就又有有人看了，不過這只是書坊老板得益，至于作者，則也許早被逼死，不再有什麼相干。遇到這樣的時候，為省事計，則改業也行，走外國也行；為賭氣計，則無所不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但我還沒有細想過，因為這還不是急切的問題，此刻不過

發發空議論。

“能食能睡”，是的確的，現在還如此，每天可睡至八九小時。然而人還是懶，這大約是氣候之故。我想廈門的氣候，水土，似乎于居民都不宜，我所見的本地人，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黃瘦，女性也很少有豐滿活潑的；加以街道污穢，空地上就都是墳，所以人壽保險的價格，居廈門者比別處貴。我想國學院倒大可以緩辦，不如作衛生運動，一面將水，土壤，都分析分析，講一個改善之方。

此刻已經夜一時了，本來還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裏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罷，真是可懼，“我着實爲難”。

迅。

十二月十二日。

94

MY DEAR TEACHER:

今早九時由家裏回校，見你十二月七日的信在桌上，大約是昨天到的，而我外出未見。我料想日內當有信來，今果然，慰甚。三日寄的刊物則至今未到，但慢慣了，倒也不怎樣着急。二日的信，乃晚間七時自己投在街上郵筒中的（便中經過），若六日到。則前後僅四天，也差強人意，而平常竟有耽擱至八天的，真是奇怪。

你“向來常常想到的思想”，實在謬誤，“將人當作犧牲”一語，萬分不通。犧牲者，謂我們以牛羊作祭品，在牛羊本身，是並非自願的，故由

牠們一面看來，實爲不合。而“人”則不如此，天下斷沒有人而肯任人宰割者。倘非宰割，則一面出之維護，一面出之自主，即有所失，亦無犧牲之可言。其實在人間本無所謂犧牲，譬如吾人爲社會做事，是大家認爲至常的了。於是有因公義而貶抑私情者，從私情上說，固亦可謂之犧牲，而人們並不介意，仍趨公義者，即由認公義爲比較的應爲，急爲而已。這所謂應，所謂急，雖亦隨時代環境而異，但經我決擇，認爲滿意而捨此無他道，即亦可爲，天下事不能具備于一身，于是有取捨，既有所取，也就不能偏重所捨的一部分，說是犧牲了。此三尺童子皆知之，而四尺的僂子反誤解，是應該記打手心十下于日記本上的。

校事又變化起來了。反對派的學生們以學生會之名，向官廳請願，又在校內召集師生聯席會議，教員出席者七人，共同發表了一封信，責三主任爲什麼故意停課，限令立即開課云云。其實我們的卸責，學校的停課，是經過全校教職員會議；種種步驟的，今乃獨責主任，大有問罪之意；曾經與議的教員們，或則先去，或則諉爲不知，或甚有出席師生聯席會議，反顏詰責者。幸而學校已經領了一點款，可以藉此轉圜，校長應允回校，先仍由三主任負責，於是從明天（十三）起上課了，但另一消息，則說校長決不回來，不過姑允回校，使學生照常上課，免得擾攘，以便易于引退，實“以進爲退”也云。這使我很恐懼，倘她不回校，教育廳又不即派繼任人物，則三主任負責無期，而且我還有被薦，或被派爲新校長的危險，因爲先前即有此說，經我竭力拒絕了的。我現在已知道此校病根極深，甚難挽救，一作校長，非隨波逐流，即自己喫苦。我只願意做點小事情，所謂“長”者，實在一聽到就令人不寒而慄，我現在只好

設法力勸校長早日回校，以免自己遭殃，否則便即走開，你說是不是呢？

你常住上海帶書，可否替我買一本“文章作法”，開明書店出版，價七角，能再買一本“與謝野晶子論文集”則更佳。現已十二月中旬，再過三十多天便可見面，書籍寄得太慢，或在人到之後，不如留待自己帶來，且可免遺失或損壞。香港已經通船了，你來也不必定轉汕頭，且帶着許多書籍，車上恐怕也不如船上之方便。

從明天起上課，事情又多起來了。省婦女部立的婦女運動人員訓練所，要我担任講“婦女與經濟政治之關係”為時三週，每週二小時，在晚上，地點是中山大學。我推卻而不能，已答應了，但材料還未搜得多少，現正在準備中。我自思甚好笑，自己實無所長，而時機迫得我硬幹，真是苦惱。倘不及早設法倒下來，怕就要像廠甸的輕氣球一樣，氣散而自己掉下來了，一點也沒有法子想。

你的手有點抖，好了沒有？

YOUR H. M.

十二月十二日午一時。

95

廣平兄：

昨（十三日）寄一信，今天則寄出期刊一束，怕失少，所以掛號，非因特別寶貴也。束中有“新女性”一本，大作在內，又“語絲”兩期，即登

着我之發牢騷文，蓋先爲未名社截留，到底又被小峯奪過去了，所以仍在“語絲”上。

概自寄了二十三日之信，幾乎大不得了，偉大之釘子，迎面碰來，幸而上帝保佑，早有廿九日之信發出，聲明前此一函，實屬大逆不道，應即取消，于是始蒙褒爲“傻子”，賜以“命令”，作善者降之百祥，幸何如之。

現在對於校事，已悉不問，專編講義，作一結束，授課只餘五星期，此後便是考試了。但離校恐當在二月初，因爲一月份薪水，是要等着拿走的。

中大又有信來，催我速去，且云教員薪水，當設法增加，但我還是只能于二月初出發。至于伏園，卻在二十左右要走了，大約先至粵，再從陸路入武漢。今晚語堂餞行，亦頗有活動之意，而其太太則大不謂然，以爲帶着兩個孩子，常常搬家，如何是好。其實站在她的地位上來觀察，的確也困苦的，旅行式的家庭，教管理家政的女性如何措手。然而語堂殊激昂。後事如何，只得“且聽下回分解”了。

狂風中人一面罵我，一面又要用我了。培良要我在廈門或廣州尋地方，尙鉞要將小說編入“烏合叢書”去，并謂前係誤罵，後當停止，附寄未發表的罵我之文稿，請看畢燒掉云。我想，我先前的種種不客氣，大抵施之於同年輩或地位相同者，而對於青年，則必退讓，或默然甘受損失。不料他們竟以爲可欺，或糾纏，或奴役，或責罵，或誣讒，得步進步，鬧個不完。我常歎中國無“好事之徒”，所以什麼也沒有人管，現在看來，做“好事之徒”實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閒事。就弄得這麼麻煩。現在是方針要改變了，地方也不尋，叢書也不編，文稿也不看，也不燒，

回信也不寫，關門大吉，自己看書，吸煙，睡覺。

‘婦女之友’第五期上，有汪沁給你的一封公開信，見了沒有？內中也沒有什麼，不過是對於女師大再被毀壞的牢騷。我看“世界日報”，似乎程干雲仍在校，羅靜軒卻只得滾出了，報上有一封她的公開信，說質文也可以過活，我想，怕很難罷。

今天白天有霧，器具都有點潮濕。蚊子很多，過于夏天，真是奇怪。叮得可以，要躲進帳子裏去了，下次再寫。

十四日燈下。

天氣今天仍熱，但大風，蚊子忽而很少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于是編了一篇講義。印泥已從上海寄來，此刻就在“桃色的雲”上寫了幾個字，將那“玻璃”印和印泥都第一次用在這上面，預備等“莽原”第二十三期到來時，一同寄出。因為天氣熱，印泥軟，所以印得不大好，但那也不要緊。必須如此辦理，才覺舒服，雖被斥為“多事”，亦不再辯，橫豎受攻擊慣了的，聽點申斥又算得什麼。

本校並無新事發生。惟山根先生仍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白果從北京到了，一個太太，四個小孩，兩個用人，四十件行李，大有“山河永固”之意。不知怎地我忽而想起了“燕巢危幕”的故事，看到這一大堆人物，不禁為之淒然。

十五夜。

十二日的來信，今天（十六）就到了，也算快的。我看廣州廈門間的郵信船大約每週有二次。假如星期二，五開的罷，那麼，星期一，四發的信更快，三六發的就慢了，但我終於研究不出那船期是星期

幾。

貴校的情形，實在不大高妙，也如別的學校一樣，恐怕不過是不死不活，不上不下。一沾手，一定爲難。倘使直截痛快，或改革，或被打倒，爽快，或苦痛，那倒好了。然而大抵不如此。就是辦也辦不好，放也放不下，不爽快，也並不大苦痛，只是終日渾身不舒服，那種感覺，我們那里有一句俗話，叫作“穿濕布衫”，就是恰如將沒有曬乾的小衫，穿在身體上。我所經歷的事情，幾乎無不如此，近來的作文印書，卽是其一。我想接手之後，隨俗敷衍，你一定不能；改革呢，能辦到固然好，卽使自己因此失敗也不妨，但看你來信所說，是恐怕沒有改革之望的。那就最好是不接手，倘難却，則仿“前校長”的老法子：躲起來。待有結束後，再出來另覓事情做。

政治經濟，我曉得你是沒有研究的，幸而只有三星期。我也有這類苦惱，常不免被逼去做“非所長”，“非所好”的事。然而往往只得做，如在戲臺下一般，被牽在中間，退不開去了，不但于己有損，事情也做不好。而別人見你推辭，却以爲謙虛或偷懶，仍然堅執要你去做。這樣地玩“雜耍”一兩年，就只剩下些油滑學問，失了專長，而也逐漸被社會所棄，變了“藥渣”了，雖然也曾煎熬了請人喝過汁。一變藥渣，便什麼人都來踐踏，連先前喝過汁的人也來踐踏，不但踐踏，還要冷笑。

犧牲論究竟是誰的“不通”而該打手心，還是一個疑問。人們有自志取捨，和牛羊不同，僕雖不敏，是知道的。然而這“自志”又豈出于本來，還不是很受一時代的學說和別人的言動的影響的麼？那麼，那學

說的是否真實，那人的是否確當，就是一個問題。我先前何嘗不出于自願，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爲快活。而現在呢，人們笑我瘦弱了，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來嘲笑我的瘦弱了。我聽得甚至有人說：“他一世過着這樣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還要活着，可見他沒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時候，竭力給我一下悶棍，然而，這是他們在替社會除去無用的廢物呵！這實在使我憤怒，怨恨了，有時簡直想報復。我並沒有略存求得稱譽，報答之心，不過以爲喝過血的人們，看見沒有血喝了就該走散，不要記着我是血的債主，臨走時還要打殺我，并且爲消滅債券計，放火燒掉我的一間可憐的灰棚。我其實並不以債主自居，也沒有債券。他們的這種辦法，是太過的。我近來的漸漸傾向個人主義，就是爲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樣以爲“自所甘願，即非犧牲”的人，也就是爲此；常常勸別人要一併顧及自己，也就是爲此。但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爲，和這矛盾的還很多，所以終于是言行不一致，恐怕不足以服足下之心，好在不久便有面談的機會，那時再辯論罷。

我離廈門的日子，還有四十多天，說“三十多”，少算了十天了，然則心粗而饜，似乎也和“饜氣的饜子”差不多，“半斤八兩相等也”。伏園大，一兩日內啓行，此信或者也和他同船出發。從今天起，我們兼包飯菜了，先前單包飯的時候，每人只得一碗半（中小碗），飯量大的人，兼喫兩人的也不夠，今天是多一點了，你看廚子多麼利害。這裏的工役似乎都與當權者有些關係，換不掉的，所以無論如何，只好教員喫苦，即如這個廚子，原是國學院聽差中之最懶而最狡猾的，兼士費了許

多力，才將他弄走，而他的地位卻更好了。他那時的主張，是：他是國學院的聽差，所以別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國學院是一所房子，會開口叫他做事的麼？

我向上海買書很便當，那兩本當即去帶，並遵來命，年底面呈。

迅。

十六日下午。

96

廣平兄：

十六日得十二日信後，即覆一函，想已到。我猜想一兩日內當有信來，但此刻還沒有，就先寫幾句，豫備明天發出。

伏園前天晚上走了，昨晨開船。現在你也許已經看見過。中大有無可做的事，我已託他探問，但不知結果如何。上遂南歸，杳無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無從計劃。

我這裡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不過前幾天很闊了一通，將伏園的火腿用江瑤柱羹了一大鍋，喫了。我又從杭州帶來茶葉兩斤，每斤二元，喝着。伏園走後，庶務科便派人來和我商量，要我搬到他所住過的半間小屋子裏去。我即和氣地回答他：一定可以，不過可否再緩一個多月的樣子，那時我一定搬。他們滿意而去了。

其實，教員的薪水，少一點倒不妨的，只是必須顧到他的居住飲

食，並給以相當的尊重。可憐他們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個箱子，搬來搬去，弄不完，幸而我就要搬出，否則，恐怕要成爲旅行式的教授的。

朱山根已經知道我必走，較先前安靜得多了，但聽說他的“學問”好像也已講完，漸漸講不出來，在講堂上愈加裝口吃。田千項是只能在會場上唱崑腔，真是到了所謂“俳優畜之”的境遇。但此輩也正和此地相宜。

我很好，手指早已不抖，前信已經聲明。廚房的飯又尅減了，每餐復歸于一碗半，幸而我還夠喫。又幸而只有四十天了。北京上海的信雖有來的，而印刷物多日不到，不知其故何也。再談。

迅。

十二月二十日午後。

現已夜十一時，終不得信，此信明天寄出罷。

二十日夜。

97

MY DEAR TEACHER:

十六日寄上一信，告訴你此後通信的地址。這日我就告病（偽的）回家去住了。但又不放心，總想到學校去看看。昨晚往校，果見你十三寄的信，這信的第一句就是“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而早上的一封我卻沒有收到，不知是否因爲我有幾天不在校內的緣故。

學校的事，昨晚回校，始知校長確不再來，教務總務也都另得新職，決去一校，所不知這消息的，只有我一個。我幸而請着病假，但已遲了幾天，多做幾天傻子了，因即致函校長，辭去職務。惟又聞校長辭呈中，曾舉一李女士和我，請教育廳選一人繼任云云。不過我是決計不幹的，我現在想休息休息了，一面慢慢地找事做。

廈大幾時放寒假 我現在閒着了，來的日期可先行通知，最好託客棧招呼，或由我豫先布置，總以豫知爲便，好在我是閒着的。

我在家裏，是做做縫紉的事（縫工價貴），改造舊衣，或編織絨物（人託做的），或看書，並不悶氣。可無須掛念。

這信是在校內寫的，不久又要回家去了。再談罷。

YCUR H. M.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五時。

98

廣平兄：

十九日信今天到，十六的信沒有收到，怕是遺失了，所以終于不知寄信的地方。此信也不知能收到否？我于十二上午寄一信，此外尚有十六，廿一兩信，均寄學校。

前日得郁達夫及逢吉信，十四日發的，似于中大頗不滿，都走了。次日又得中大委員會十五來信，言所定“正教授”只我一人，催我速往。那麼，恐怕是主任了。不過我仍只能結束了學期再走，擬即復信說

明，但伏園大概已經替我說過。至于主任，我想不做，只要教教書就夠了。

這里一月十五考起，閱卷完畢，當在廿五左右，等薪水，所以至早恐怕要在一月廿八才可以動身罷。我想先住客棧，此後如何，看情形再說，現在可以不必豫先酌定。

電燈壞了。洋燭所餘無幾，只得睡了。倘此信能收到，可告我更詳細的地址，以便寫信面。

迅。

十二月廿三夜。

怕此信失落，另寫一封寄學校。

99

廣平兄：

今日得十九來信，十六日信終于未到，所以我不知你住址。但照信面所寫的發了一信，不知能到否？因此另寫一信，掛號寄學校，冀兩信中有一信可到。

前日得郁達夫及逢吉信，說當于十五離粵，似于中大頗不滿。又得中大委員會信，十五發，催我速往，言正教授只我一人。然則當是主任。擬即作覆，說一月底才可以離廈。但也許伏園已經替我說明了。

我想不做主任。只教書。

廈校一月十五考試，閱卷及等候薪水等，恐至早須廿八九才得動

身。我想先住客棧，此後則看形再定。

我除十二，十三，各寄一信外，十六，二十一，又俱發信，不知收到否？

電燈壞了，洋燭已短，又無處買添，只得睡覺，這學校真是不便極了！

此地現頗冷，我白天穿夾袍，夜穿皮袍，其實棉袍已夠，而我懶于取出。

迅。

十二月廿三夜。

告我通信地址。

100

MY DEAR TEACHER:

以前七晨，午，十二各寄一信，想必都到在此信之先了。這封信是向你發牢騷的，因為只有向你可以盡量發，但既能發，則非怒氣沖天可知了，所以也還是等于送戲目給你看。

——昨日我校的總務主任辭職了。今晨我到校辦公，閱報及聽庶務員說，才知道教務主任也要往中大當秘書去，無意于此了。那個庶務員就取笑我，說：已併校長及三主任，四職萃于一身了！我才恍然大悟，做了傻子，人們找好事，溜之大吉，而我還打算等有了交代再走，將來豈不要人都跑光，校長又不回來，只剩我一個獨受學生的悶氣，教職員的催

這麼？我急跑去找校長面辭，並陳述校中情狀，正說之間，那個教務主任也到了，他不承認有辭職之事，說是只因為忙，所以未到，明天是可以到校的云云，我也不知道的確與否。

至于學生間的糾紛，則今日（十五）中央、省、市、青年部來宣布兩派學生會同時停止，另由學生會改選新會員，結果是和以前一樣。總而言之，壞的學生狼狽而猖獗，好一點的學生則老實而膽怯，只會腹誹，憚于開口，真沒奈何。教職員既非一心，三主任又去其二，校長並不同來，也不決絕，明日有籌備學生選舉會事，我也打算不做傻子了，即使決意要共患難，也沒有可共之人，我何必來僂衝鋒呢？現已寫好兩信，一致校長，辭赴籌備會，一致教務主任，告訴他我請病假（裝假），而無日數，擬即留信回家，什麼都不聞不問了。在家裏靜靜的過幾天之後，再到學校去收拾行李。你以後寄信，暫寄“廣州高第街中約”便妥，倘有改動，當再通知。

我身體是好的。校事早了，也早得安心。勿念。

YOUR H. M.

十二月十五晚。

101

廣平兄：

昨（廿三）得十九日信，而十六日信待至今晨還沒有到，以為一定遺失的了，因寫兩信，一寄高第街，一掛號寄學校，內容是一樣的，上午

發出，想該有一封可以收到。但到下午，十六日發的一封信竟收到了，一共走了九天，真是奇特的郵政。

學校現狀，可見學生之無望，和教職員之聰明，獨做傻子，實在不值得，還不如暫逃回家，不聞不問。這種事我也遇到過好幾次，所以世故日深，而有量力爲之，不拚死命之說，因爲別人大巧，看得生氣也。伏園想早到粵，已見過否？他曾說要爲你向中大一問。

郁達夫已走，有信來。又聽說成仿吾也要走。創造社中人，似乎和中大有什麼不對似的，但這不過是我的猜測。達夫逢吉則信上確有憤言。我且不管，舊曆年底仍往粵。算起來只有一個多月了。

現在在這裡還沒有什麼不舒服，因爲橫豎不遠要走，什麼都心平氣和了。今晚去看了一回電影。川島夫婦已到，他們還只看見山水花木的新奇。我這裡常有學生來，也不大能看書；有幾個還要轉學廣州，他們總是迷信我，真是無法可想，

玉堂恐怕總弄不下去，但國學院是一時不會倒的，不過不死不活，“學者”和白果，已在聯絡校長了，他們就會弄下去。然而我們走後，不久他們也要滾出的。爲什麼呢，這裡所要的人物，是：學者皮而奴才骨。他們卻連皮也太奴才了，這又使校長看不起，非走不可。

再談。

迅。

十二月二十四日燈下。

（電燈修好了。）

廣平兄：

廿五日寄一函，想已到。今天以爲當得來信，而竟沒有，別的學信，都到了。伏園已寄來一函，今附上，可藉知中大情形。上遂與你的地方，大概都極易設法。我已寫信通知上遂，他本在杭州，目下不知怎樣。

看來中大似乎等我很急，所以我想就與玉堂商量，能早走則早走，況且我在廈大，他們並不以爲必要，爲之結束學期與否，不成什麼問題也。但你信只管發，即我已走，也有人代收寄回。

廈大我只得拋開了，中大如有可爲，我還想爲之盡一點力，但自然以不損自己之身心爲限。我來廈門，雖是爲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們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幾時，及有些準備，不料有些人遽以爲我被奪掉筆墨了，不再有開口的可能，便即翻臉攻擊，想踏着死屍站上來，以顯他的英雄，并報他自己心造的讎恨。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聞者相似，且云長虹之拚命攻擊我，乃爲此。這真出我意外，但無論如何，用這樣的手段，想來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對於青年的唯唯聽命，乃是退讓，何嘗是無力戰鬪。現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來做些事，而且偏在廣州住得更近點，看他們躲在黑暗裏的諸公其奈我何。然而這也許是適逢其會的藉口，其實是即使並無他們的閒話，我也還是要到廣州的。

再談。

迅。

十二月廿九日燈下。

MY DEAR TEACHER:

今日（廿三）下午往學校去一看，得你十六日的來信，大約是到了好幾天的，因為我今天纔到校，所以就擱了一些時候了。

你來信說寄給我刊物的有好些次，但除十一月廿一寄的一束之外，什麼也沒有收到。那個號房不是好人，畫報（圖書館定的）寄到，他常常扣留住，但又不能明責他，因為他進過工會，一不小心，就可以來包圍。所以此後一切期刊及書籍，還是自己帶來，較為妥當，倘是寫字蓋章的，寄失就更可惜。至于家裏，則數百人合用的一個門房，更可想而知了。

也是今日回校時候，同信一起在寢室桌上見有伏園名片，寫着廿二日來校，現住廣泰來棧，我打算明日上午去看他，但不想問他中大的事。日前有一個舊同學問我省立中學缺少職員，願去否？我答願意。職員我是做厭了，不過如無別處可去，我想也只得姑且混混。不知你以為何如？

也還是今日在學校裏見汪沁寄來的“婦女之友”共五期，這纔看見了你所說的那篇給我的公開信，既是給我，又要公開，先前全是公開，現在見了這一份，總算終於給我了，一笑。

婦女講習所裏，昨晚已去講了二小時，下星期三再去一次就完事。學生老幼不齊，散學時在街上大喊，高談，秩序頗紛亂，我是只講幾小時的，所以沒有去說她們。

有誰能夠不受“一時代的學說和別人的言動的影響”呢？文學就離

不開這一層。

你那些在廈門購置的器具，如不沈重，帶來用用也好。此地的東西，實在太貴，而且我也願意看看那些用具，由此來推見你在廈門的生活。

二月初大約是舊歷十二月末，到粵卽度歲了。也只好耐着。

YOUR H. M.

十二月廿三晚。

104

廣平兄：

自從十二月廿三，四日得十九，六日信後，久不得信，真是好等，今天（一月二日）上午，總算接到十二月廿四的來信了。伏園想或已見過，他到粵後所問的事情，我已于三十日函中將他的信附上，收到了罷。至于刊物，則十一月廿一之後，我又寄過兩次，一是十二月三日，恐已遺失，一是十四日，掛號的，也許還會到，門房連公物都據爲己有，真可歎，所以工人地位升高的時候，總還須有教育才行。

前天，十二月卅一日，我已將正式的辭職書提出，截至當日止，辭去一切職務。這事很給學校當局一點苦悶：爲虛名計，想留我，爲乾淨，省事計，願放走我，所以頗爲難。但我和廈大根本衝突，無可調和，故無論如何，總是收得後者的結果的。今日學生會也舉代表來留，自然是具文而已。接着大概是送別會，有恭維和憤慨的演說。學生對於學校並不滿足，但風潮是不會有的，因爲四年前曾經失敗過一次。

上月的薪水，聽說後天可發；我現在是在看試卷，兩三天即完。此後我便收拾行李，至遲于十四五以前，離開廈門。但其時恐怕已有轉學的學生同走了，須爲之交涉安頓。所以此信到後，不必再寄信來，其已經寄出的，也不妨，因爲有人代收。至于器具，我除幾種鉛製的東西和火酒爐而外，沒有什麼，當帶着，恭呈鈞覽。

想來二十日以前，總可以到廣州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時當能設法，我想即同在一校也無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媽的

今天照了一個相，是在草莽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的，但照得好否，要後天纔知道。

迅。

一月二日下午。

105

廣平兄：

伏園想已見過了。他于十二月廿九日給我一封信，今裁出一部分附上，未知以爲何如？我想，助教是不難做的，並不必講授功課，而給我做助教尤其容易，我可以少擺教授架子。

這幾天，“名人”得太苦了，赴了幾處送別會，都要演說，照相。我原以爲這里是死海，不料經這一攪，居然也有了些波動，許多學生因此而憤慨，有些人頗惱怒，有些人則藉此來攻擊學校或人們，而被攻擊者是竭力要將我之爲人說得壞些，以減輕自己的傷害。所以近來謠言頗

多，我但袖手旁觀，煞是有趣。然而這些事故，于學校是仍無益處的，這學校除全盤改造之外，沒有第二法。

學生至少有二十個也要走。我確也非走不可了，因為我在這裏，竟有從河南中州大學轉學而來的，而學校的實際又是這模樣，我若再幫同來招徠，豈不是誤人子弟？所以我一面又做了一篇“通信”，去登“語絲”，表明我已離開廈門。我好像也已經成了偶像了，記得先前有幾個學生拿了“狂飆”來，力勸我回罵長虹，說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許多青年等着聽你的話！我曾爲之喫驚，心裏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願意。還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

現在看來，還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時，這纔能夠罷手。但也並無大志，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我的目的就達了，此外都不管。我近來改變了一點態度，諸事都隨手應付，不計利害，然而也不很認真，倒覺得辦事很容易，也不疲勞。

此信以後，我在廈門大約不再發信了。

迅，

一日五日午後。

106

MY DEAR TEACHER:

昨廿六日我到學校去，將什物都搬回高第街了。原想等你的來信能寄到高第街後，再去搬取什物的，但前天報上載有校長辭職呈文，薦

一位姓李的和我自代，我所以趕緊搬開，以示決絕。并向門房說明，信件託他存起，當自去取，或由葉姓表涕轉交，言次即贈以孫總理遺像一幅（中央銀行鈔票），此君唯唯，想必不至于作般洪喬了。

現在我住在嫂嫂家裏，她甚明達，待我亦好，惟孩子吵嚷，不是用功之所。但有一點好處，就是我從十六回家至廿六日，不過住了十天，而昨天到校，看見的人都說我胖了，精神也好得多了。胖瘦之于我，雖然無甚關係，但為外觀計，也許還是胖些的好罷。睡也很多，往往自晚九點至次早十點，有十多個鐘頭了。你看這樣懶法。如何處置呢？

廿四日晨我往廣泰來棧訪孫伏園老，九點多到，而他剛起身，說是昨日中酒，睡了一天，到粵則在冬至之夜云。客棧工人因為要求加薪，正在罷工，不但連領路也不肯，且要伏園立刻搬出，我勸他趁早設法，因為他們是不留情面的。略坐後我們即到海珠公園一游，其次是一同入城，在一家西菜館喫簡便的午餐，聽他所說的意思，好像是擬在廣州多住些時，俟有旅伴，再由陸路往武漢似的。但我想，也許他雖初到，却已覺到此地黨派之紛歧，又一時摸不着頭腦，因此就徘徊起來，要多住些時，看個清楚，然後來定去就，也未可料。

實在 這裏的派別之紛繁和糾葛，是決非久在北京的簡單的人們所能豫想的。即如我在女師，見有一部分人，覺學校之黑暗，須改革，同此意見，于是大家來幹一下而已。弄到後來，同事跑散了，校長辭職了，只剩我不經世故，以為須有交代纔應放手的癡子，白看了幾天學校，白挨了幾天罵。這還是小事情，後來竟聽說有一個同事，先前最為激烈，發動之初，是他堅持對舊派學生不可寬容，總替革新派的學生運籌帷幄的

人，卻在說我是共產黨了。他說我誤以他們爲同志，引爲同調，今則已知其非，他們也已知我爲共黨，所以不合作了，云云。你看，這多麼可怕，我于學校，並無一二年以上久棲之心，其所以竭力做事，無非仍以爲不如此對不起學校，對不起叫我回去做事的人，我幾個月以來，日夜做工，沒有一刻休息，做的事都是不如教務總務之有形式可見，而精神上之煩瑣，可說是透頂了。風潮初起，乃有人以校長位置誘我同情舊派學生，我仍秉直不顧，有些學生恨而誣我共黨，其論理推斷是：廖仲凱先生是共黨，所以何香凝是共黨，廖先生之妹冰筠校長也是共黨，我和他們一氣，故我亦是共黨云。這種推論，固不值識者一笑，而不料共同一氣辦事的人，竟也會和他所反對的舊派一同誣說！我之非共，你所深知，即對於國民黨，亦因在北京時共同抵抗過黑暗勢力，感其志在革新，願盡一臂之力罷了，還不到做到這麼詭秘程度。他們這樣說，固然也許是因爲失敗之後，嫁禍於人，或者因爲自己變計，須有藉口之故，然而這麼陰險，卻真給了我一個深刻的教訓，使我做事也沒有勇氣了。現在離開了那個學校，沒有事體，心中泰然了。一鼓之氣已消，我只希望教幾點鐘書，每月得幾十元錢，自己再有幾小時做些願做的事，就算十分幸福了。

我前信不是說你十二的信沒有收到麼，昨天到學校去，在辦公桌的抽斗裏發見了，一定是我在請假時，不知誰藏在那裏面的。你說在盼信，但現必已陸續收到，不成問題。

此刻是午十二時半，我要到街上去，下次再談罷。

YOUR H. M.

十二月廿七日。

MY DEAR TEACHER:

昨廿九日由表姊從學校帶到你廿一的信，或者耽擱了些時，但未遺失，已足滿意了。

昨接伏園信，說：“關於你辭去女師職務以後的事，我臨走時魯迅先生曾叫我問一聲驢先，我現在已經說過了，就請你作為魯迅先生之助教。魯迅先生一到之後，即送聘書。魯迅先生處我已寫信去通知了。現在特通知您一聲。”作為你的助教，不知是否他作弄我？跟着你研究自然是好的，不過聽說教授要多編講義而助教則多任鐘點，我能講得比你強麼？這是我所顧慮的地方。又，他說聘書待你到後再發，臨時不至于中變麼？現在外間對於中大，有左傾之謠，而我自女師風潮以後，反對者或指為左派，或斥為共黨。我雖無所屬，而辭職之後，立刻進了“左”的學校去了，這就能使他們證我之左，或直目為共，你引我為同事，也許會受些牽連的。先前聽說有一個中學缺少職員，這回我想去打聽一下，倘能設法，或者不如到那邊去的好罷。

飯菜不好，我希望你多喫些別的好東西。冬天沒有蟻了，何妨買些點心喫。

我住在這裡，地方狹窄（這是說沒有可使兼靜心讀書的地方），所以不能多看書，我的脾氣是怕嘈雜的。這裡又正和我相反。早上起來，看看報，幫些家常瑣事。就過了一上午；下午這個時候（二時）算是

靜一會，姪輩一放學，就又熱鬧起來了。現在我在打算搬到外面去，必須搬走，這纔能夠有規則的用功。

昨晚我到中大去上講習所的課，上完，就完事了。去看伏園，房門鎖着，沒有見到。

“又幸而只有”三“十天了”。書籍還未收到，以後切勿寄來，免得遺失。

YOUR H. M.

十二月卅午後二時。

108

MY DEAR TEACHER:

十六日信是告訴你寄信的地址的，十九日信面上就沒有詳寫。但你廿四的信封上光寫高第街，卻居然也寄到了。我住的是街中間，叫作“高第街中約”，倘加上“舊門牌一七九號”，就更為妥當。

你十六，廿一的信，都收到了，惟寄校之另一封未見，我想是就會到的，因我已託人代收，或不致失少。

現在是下午六時，快要晚餐；八時還要外出，稍緩再詳談罷。

祝你新年。

YOUR H. M.

十二月三十下午六時。

廣平兄：

五日寄一信，想當先到了。今天得十二月卅日信，所以再來寫幾句。

中大擬請你作助教，並非伏園故意謀來，和你開玩笑的，看我前次附上的兩信便知，因為這原是李逢吉的遺缺，現在正空着。北大和廈大的助教，平時並不授課，廈大的規定是教授請假半年或幾月時，間或由助教代課，但這樣的事是很少見的，我想中大當不至于特別罷。況且教授編而助教講，也太不近情理，足下所聞，殆謠言也。即非謠言，亦有法想，似乎無須神經過敏。未發聘書，想也不至于中變，其于上遂亦然。我想中學職員可不必去做，即有中變，我當託人另行設法。

至于引為同事，恐因謠言而牽連自己——我真奇怪，這是你因為碰了釘子，變成神經過敏，還是廣州情形，確是如此的呢？倘是後者，那麼，在廣州做人，要比北京還難了。不過我是不管這些的，我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號相加，由來久矣，所以被怎麼說都可以。這回去廈，這裏也有各種謠言，我都不管，專用徐大總統哲學：聽其自然。

我十日以前走不成了，因為上月的薪水，至今還沒有付給我，說是還得等幾天。但無論怎樣，我十五日以前總要動身的。我看這是他們的一點小玩藝，無非使我不能早走，在這里白白的等幾天。不過這種小巧，恐怕反而失策了：校內大約要有風潮，現正在醞釀，兩三日內怕要爆

發。這已由挽留運動轉爲改革學校運動，本已與我不相干，不過我早走，則學生少一刺戟，或者不再舉動，但拖下去可不行了。那時一定又有人歸罪于我，指爲“放火者”，然而也只得“聽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罷。

這幾天全是赴會和餞行，說話和喝酒，大概這樣的還有兩三天。這種無聊的應酬，真是和生命有礙，卽如這封信，就是夜裏三點鐘寫的，因爲赴席後回來是十點鐘。睡了一覺起來，已是三點了。

那些請喫飯的人，蓄意也種種不同，所以席上的情形，倒也煞是好看。我在這裡是許多人覺得討厭的，但要走了却又都恭維爲大人物。中國老例，無論誰，只要死了，輓聯上不都說活着的時候多麼好，沒有了又多麼可惜麼？於是連白果也稱我爲“吾師”了，並且對人說道，“我是他的學生呀，感情當然很好的。”他今天還要辦酒給我餞行，你想這酒是多麼難喝下去。

這裡的惰氣，是積四五年之久而瀰漫的，現在有些學生們想藉我的四個月的魔力來打破牠，我看不過是一個幻想。

迅。

一月六日燈下。

MY DEAR TEACHER:

現在過了新年又五天了，日子又少了五天。你十二月廿五的信，于

四日收到；廿四日寄學校的掛號信，亦于二日由葉表姊交來，我似乎即覆一函，但在我簡單的日記上沒有登載，不知確曾寄去與否，但你寄來的那一封掛號信，則確已收到了。

我住在家裏，總不能專心的看書，做事。有時想做一件事，但看見嫂嫂忙着做飯，就少不得放下去幫幫忙。在嘈雜中，連慢慢的寫一張信的機會也很少，現在是九點多，孩子們都上學去了，我就趁這時光來寫幾句。

新年于我沒有什麼，我並且沒有發一張賀年片，除了前校長寄一張紅片來，報以我的名片，寫上幾個字外。一日晚上我又去看提燈會，與前次差不多，後來又到一個學校看演戲；白天則到住在河南的一家舊鄉親那里，看看田家風景，玩了好半天。昨四日也玩了一天，是和陳姓的親戚游東山。晚上去看伏園，並帶着四條土鯪魚去請他喫，不湊巧他不在校，等了一點多鐘，也不見回來，我想這也何必呢，就帶着回家，今天要自己受用了。

不知道是學校門房作怪，還是郵政作怪，昨天我親自到學校去問，門房說什麼刊物也沒有。記得你說寄印刷物有好幾次，別的沒有法子，那掛號的一束，還可以追問麼？

自郭沫若做官後，人皆說他左傾，有些人且目之為共黨，這在廣州也是排斥人的一個口頭禪，與在北京無異。創造社中人的連翩而去，不知是否爲了這原因。你是大家認爲沒有什麼色采的，不妨姑且來作文藝運動，看看情形，不必因爲他們之去而氣沒。但中大或較勝于廈大，卻不能優于北大；蓋介乎二者之間，現在可先作如是想，則將來便不至

于大失所望了。

昨天遇見一個熟悉學界情形的人，我就問他中大助教是怎樣的。他說，先前的文科助教，等于掛名，月薪約一百元，卻沒有什麼事做，也能暗暗的到他校兼課，可算是一個清閒的好位置。助教二年可升講師，再升……云云。末一節和我不相干，因我未必能至二年也。但現在你做教授，我就要替你抄寫，查書，即已非掛名可比，你也不要自以為給了我“好位置”罷，而且在一處做事，易生事端，也應該留意的。

YOUR H. M.

一月五日。

111

MY DEAR TEACHER:

昨五日接到十二月卅日掛號信；現在是七日了，早上由葉家表姊自己送來你十二月二日及十二日發的印刷品共二束，一是隔了一月餘，一是隔了廿多日，這樣的郵政，真是慢得出奇。

兩束刊物我大略翻了一下，除“莽原”的“瑣記”和“父親的病”沒有看外，我覺得“階級與魯迅”這篇沒有大意思，“廈門通信”寫得不算好，我寧可看“通信廣州”了。但“墳”的題記，你執筆可真是放恣了起來，你在北京時，就斷不肯寫出“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這樣的句子，有一次做文章，寫了似乎是“……的人”，也終於改了纔送出去的。這一次可是放恣了，然而有時也含蓄，如“至于不遺的

踏成平地……”等就是。至于寫在‘墳’後面”說的“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這話，就是你“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的本意麼？你之對於“來者”，所抱的是博施于衆，而非獨自求得的心情麼？末段真太淒楚了。你是在築臺，爲的是要從那上面跌下來麼？我想，那一定是有人在推你，那是你的對頭，也就是‘鬼蛇鬼怪’，但絕不是你的“朋友”，希望你小心防制牠！恐怕牠也明知道要傷害你的，然而你的對頭，於是就無法捨棄這一個敵手。總之，你這篇文章的後半，許多話是在自畫招供了，是在自己走出壕塹來了，我看了感到一種危機，覺得不久就要爆發，因爲都是反抗的氣，不被攻擊固然要做，被攻擊就愈要做的。

卅日的來信說“北京似乎也有流言”，這大約是克士先生告訴你的罷？又，同日掛號信上，像是說要不管考試，就赴中大，但中大表面上不似那麼急速組織的樣子，惟內容則不知。倘爲別的原因，也可以無須這麼亟亟。

這幾天除不得已的事情外，我不想多到外面去，恐怕有特別消息送到。

YOUR H. M.

一月七日下午六時。

112

廣平兄：

五日與七日的兩函，今天（十一）上午一同收到了。這封掛號信，

卻並無要事，不過我因為想發幾句議論，倘被遺失，未免可惜，所以寧可做得穩當些。

這裏的風潮似乎還在蔓延，但結果是決不會好的。有幾個人已在想利用這機會高陞，或則向學生方面討好，或則向校長方面討好，真令人看得可歎。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動身了，今天有一隻船，來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十五日纔能走。這封信大約要和我同船到粵，但姑且先行發出。我大概十五日上船，也許要到十六才開，則到廣州當在十九或二十日。我擬先住廣泰來棧，待和學校接洽之後，便暫且搬入學校，房子是大鐘樓，據伏園來信說，他所住的一間就留給我。

助教是伏園出力，中大聘請的，俺何敢“自以為給”呢？至于其餘等等，則“爆發”也好，發爆也好，我就是這麼幹，橫豎種種謹慎，也還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負罪無窮。現在我就來自畫招供，自卸甲冑，看看他們的第二拳是怎樣的打法。我對於“來者”，先是抱着博施于衆的心情，但現在我不，獨于其一，抱了獨自求得的心情了。（這一段也許我誤解了原意，但已經寫下，不再改了。）這即使是對頭，是敵手，是梟蛇鬼怪，我都不問：要推我下來，我即甘心跌下來，我何嘗高興站在臺上？我對於名聲，地位，什麼都不要，只要梟蛇鬼怪夠了，對於這樣的，我就叫作‘朋友’。誰有什麼法子呢？但現在之所以還只（！）說了有限的消息者：一，為己，是總還想到生計問題；二，為人，是可以暫藉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運動。但要我就兢兢業業，專為這兩事犧牲，是不行了。我犧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還不夠，必要我奉獻全部的性命。我現在不肯了，我

愛對頭，我反抗他們。

這是你知道的，單在這三四年中，我對於熟識的和初初相識的文學青年是怎麼樣，只要有可以盡力之處就盡力，並沒有什麼壞心思。然而男的呢，他們自己之間也掩不住嫉妬，到底爭起來了，一方面于心不滿足，就想打殺我，給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見我有女生在座，他們便造流言。這些流言，無論事之有無，他們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見面。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裏却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如果我再隱忍，退讓，他們更要得步進步，不會完的。我蔑視他們了。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從章漱園的信裏纔知道的。他說，由沈鐘社裏聽來，長虹的拚命攻擊我是爲了一個女性，“狂飈”上有一首詩，太陽是self，我是夜，月是她。他還問我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點詳細。我這纔明白長虹原來在害“單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這里來的原因，他並不是爲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廈門，纔從背後罵得我一個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則當然要有月亮的，還要做什麼詩，也低能得很。那時就做了一篇小說，和他開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時我又寫信去打聽孤靈，才知道這種流言，早已有之，傳播的是品青，伏園，亥情，微風，宴太。有些人又說我將她帶到廈門去了，這大約伏園不在內，是送我上車的人們所流布的。白果從北京接家眷來此，

又將這帶到廈門，爲攻擊我起見，便和田千頃分頭廣佈于人，說我之不肯留居廈門，乃爲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別會上，田千頃且故意當衆發表，意圖中傷。不料完全無效，風潮並不稍減，因爲此次風潮，根柢甚深，並非由我一人而起，而他們還要玩些這樣的小巧，真可謂“至死不悟”了。

現在是夜二時，校中暗暗的熄了電燈，帖出放假布告，當即被學生發見，撕掉了。此後怕風潮還要擴大一點。

我現在真自笑我說話往往刻薄，而對人則太厚道，我竟從不疑及玄情之流到我這裡來是在偵探我。雖然他的目光如鼠，各處亂翻，我有時也有些覺得討厭。並且今天纔知道我有時請他們在客廳裏坐，他們也不高興，說我在房裏藏了月亮，不容他們進去了。你看這是多麼難以伺候的大人先生呵。我託令弟買了幾株柳，種在後園，拔去了幾株玉蜀黍，母親很可惜，有些不高興，而宴太即大放謠言，說我在縱容着學生虐待她。力求清甯，偏多滓穢，我早先說，嗚呼老家，能否復返，是一問題，實非神經過敏之談也。

但這些都由牠去，我自走我的路。不過這次廈大風潮之後，許多學生，或要同我到廣州，或想轉學到武昌去，爲他們計，在這一年半載之中，是否還應該暫留幾片鐵甲在身上，此刻却還不能驟然決定。這只好于見到時再商量。不過不必連助教都怕做，同事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中了流言家的詭計了。

迅。

一月十一日。

廣平兄：

現在是十七夜十時，我在‘蘇州’船中，泊香港海上。此船大約明晨九時開，午後四時可到黃埔，再坐小船到長堤，怕要八九點鐘了。

這回一點沒有風浪，平穩如在長江船上，明天是內海，更不成問題。想起來真奇怪，我在海上，竟歷來不遇到風波，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來的，或者我比較的不暈船也難說。

我坐的是唐餐間，兩人一房，一個人到香港上去了，所以此刻是獨霸一間。至于到廣州後，往那一家客棧，現在不能決定。因為有一個真探性的學生跟住我。此人大概是廈大當局所派，探聽消息的，因為那邊的風潮未平，他怕我幫助學生，在廣州活動。我在船上用各種方法拒斥，至于惡聲厲色，令他不堪，但是不成功，他終于嬉皮笑臉，謬託知己，並不遠離。大約此後的手段是和我住同一客棧，時時在我房中，打聽中大情形。我雖並不懷挾祕密，而尾隨着這麼一個東西，却也討厭，所以我當相機行事，能將他撇下便撇下，否則再設法。

此外還有三個學生，是廣東人，要進中大的，我已通知他們一律戒嚴，所以此人在船上，也探不到什麼消息。

迅。

第三集

北平—上海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B. EL:

今天是我們到上海後，你出門去了的第一天，現在是下午六點半，查查鐵路行車時刻表，你已經從浦口動身，開車了半小時了。想起你一個人在車上，一本德文法不能整天捧在手裏看，放下的時候就會空想。想些什麼呢？複雜之中，首先必以為我在怎麼過活着，與其幻想，不如由我直說罷——

別後我回到樓上剝瓜子，太陽從東邊射在躺椅上，我坐着一面看‘小彼得’一面剝，絕對沒有四條胡同，因為我要用我的魄力來抵抗這一點，我勝利了。此後睡了一會，醒來正午，郵差送到一包書，是未名社掛號寄來的韋叢燕著的“冰塊”五本。午飯後收拾收拾房子，看看文法，同隔壁的大家談談天，又寫了一封給玉書的信。下午到街上去散步，買些水果回來，和大家一同喫。喫完寫信，寫到這裏，正是“夕方”時候了。夜飯還未喫過呢，再有什麼事，待續寫下去罷。

十三，六時五十分。

EL.，現在是十四日午後六時二十分，你已經過了崑山，快到濟南了。車是走得那麼快，我只願你快些到北京，免得路中掛念。今天聽說京漢路不大通，津浦大約不至如此。你到後，在回來之前，倘聞交通不便，千萬不要冒險走，只要你平安的住着，我也可以稍慰的。

昨夜稍稍看書，九時躺下，我總喜歡在樓上，心地比較舒服些。今天六時半醒來，九時纔起，仍是看書和談天。午後三時午睡，充分休養，如你所囑，勿念。只是我太安閒，你塗中太辛苦了，共患難的人，有時也不能共享一樣的境遇，奈何！

今日收到殷夫的投“奔流”的詩稿，頗厚，先放在書架上，等你回來再看。

祝你安好。

H. M.

五月十四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115

EL. DEAR:

昨夜（十四）飯後，我往郵局發了給你的一封信，回來看看文法，十點多睡下了。早上醒來，推想你已到天津了；午間知道你應該已經到了北京，各人一見，意外的歡喜，你也不少的高興罷。

今天收到“東方”第二號，又有金溟若的一封掛號厚信，想是稿子，都放在書架上。

我這兩天因為沒甚事情做，睡得多，喫的也多，你回來一定會見得我胖了。下午同王老太太等大小五六個往新雅喝茶，因為是初次，她們都很高興；回來已近五點，略翻“東方”，一天又快過去了。我記着你那幾句話，所以雖是一個人，也不寂寞。但這兩天天快亮時都醒，這是你

要睡的時候，所以我仍照常的醒來，宛如你在旁預備着要睡，又明知你是離開了，這古怪的心情，教我如何描寫得出來呢？好在轉瞬間天真個亮了，過些時我也就起來了。

十五日 下午五時半寫。

EL. DEAR:

昨天（十五）夜飯後，我在樓上描桌布的花樣，又看看文法，到十一點睡下，但四點多又照例的醒來了，一直沒有再睡熟。今天上午我在樓下縫衣服，且看報，就得到你的來電，人到夜時，電到也快，看發電時是十三，四〇，想是十五日 下午一時四十分發出的。閱電後非常快慰，雖然明知道是必到的，但愈是如此就愈加等待，這真是奇怪。

阿菩當你去的第一天喫夜飯的時候，叫我下去了，却還不肯罷休，一定要把你也叫下去，後來大家再三開導她，也不肯走，她的母親說是你到街上去了，纔不得已的走出，這小因真有趣。上海已經入了梅雨天，總是陰沈沈的，時雨時晴，怪討人厭的天氣。你到北平，熟人都已見過了麼？太師母等都好？替我問候。

願眠食當心。

H. M.

五月十六日 下午二時十五分。

116

H. M. D:

在滬寧車上，總算得了一個坐位，渡江上了平浦通車，也居然定着一張臥牀。這就好了。喫過夜飯，十一點睡覺，從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

二點，醒來時不但已出江蘇境，並且通過了安徽界蚌埠，到山東界了。不知道你可能如此大睡，恐怕不能這樣罷。

車上和渡江的船上，遇見許多熟人，如幼漁之姪，壽山之友，未名社的人物，還有幾個關人，自說是我的學生，但我不認識他們了。

今天午後到前門站，一切大抵如舊，因為正值妙峯山香市，所以倒並不冷靜。正大風，飽餐了三年未喫的灰塵。下午發一電，我想，倘快，則十六日下午可達上海了。

家裏一切也如舊；母親精神容貌仍如三年前，但關心的範圍好像減小了不少，談的都是鄰近的瑣事，和我毫不相干的。以前似乎常常有客來住，久至三四個月，連我的日記本子也都翻過了，這很討厭，大約是姓車的男人所為，莫非他以為我一定死在外面，不再回家了麼？

不過這種情形，我倒並不氣惱，自然也不喜歡；久說必須回家一趟，現在是回來了，了却一件事，總是好的。此刻是夜十二點，靜得很，和上海大不相同。我不知道她睡了沒有？我覺得她一定還未睡着，以爲我正在大談三年來的經歷了，其實並未大談，卻在寫這封信。

今天就是這樣罷，下次再談。

EL.

五月十五夜

117

H. D:

昨天寄上一函，想已到。今天下午我訪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漁，他未回，馬廷是因病進了醫院許多日子了。一路所見，倒並不怎樣

蕭條，大約所減少的不過是南方籍的官僚而已。

關於咱們的事，聞南北統一後，此地忽然盛傳，研究者也頗多，但大抵知不確切。我想，這忽然盛傳的緣故，大約與小鹿之由滬入京有關的。前日到家，母親即問我害馬爲什麼不一同回來，我正在付車錢，匆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纔告訴她火車震動，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興，說，我想也應該有了，因爲這屋子裏早應該有小孩子走來走去了。這種“應該”的理由，雖然和我們的意見很不同，但總之她非常高興。

這里很暖，可穿單衣了。明天擬去訪徐旭生，此外再看幾個熟人，別的也無事可做。尹默鳳舉，似已傾心于政治，尹默之汽車，昨天和電車相撞，他臂膊也碰腫了，明天也想去看他，并還草帽。靜農爲了一個朋友，聽說天天在查電碼，忙不可當。林振鵬在西山醫胃病。

附箋一紙，可交與趙公。又通知老三，我當于日內寄出一包（約四五本）給他，其實是託他轉交趙公的，到時即交去。

我的身體是好的，和在上海時一樣，勿念。但 H. 也應該善自保養，使我放心。我相信她正是如此。

迅。

五月十七夜。

118

D. H:

聽說上海北平之間的信件，最快是六天，但我于昨天（十八）晚上姑且去看看信箱——這是我們出京後新設的——竟得到了十四日發來的信，這使我怎樣意外地高興呀。未曾四條胡同，尤其令我放心，我還

希望你善自消遣，能食能睡。

母親的記憶力壞了些了，觀察力注意力也略減，有些脾氣頓近于小孩子了。對於我們的感情是很好的。也希望老三回來，但其實是毫無事情。

前天幼漁來看我，要我往北大教書，當即婉謝。同日又看見執中，他萬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興。他們明天在來今雨軒結婚，我想于上午去一趟，已託羨蘇買了綢子衣料一件，作為賀禮帶去。新人是女子大學學生，音樂系。

昨晚得到你的來信後，正在看，車家的男女突然又來了，見我已歸，大喫一驚，男的便到客棧去，女的今天也走了。我對他們很冷淡，因為我又知道了車男住客廳時，不但亂翻日記，並且將書廚的鎖弄破，并書籍也查抄了一通。

(以上十九日之夜十一點寫。)

二十日上午，你十六日所發的信也收到了，也很快。你的生活法，據報告，很使我放心。我也好的，看見的人，都說我精神比在北京時好。這里天氣很熱，已穿紗衣，我于空氣中的灰塵，已不習慣，大約就如魚之在渾水裏一般，此外卻並無什麼不舒服。

昨天往中央公園賀李執中，新人一到，我就走了。她比執中短一點，相貌適中。下午訪沈尹默，略談了一些時；又訪葉士，鳳舉，耀辰，徐旭生，都沒有會見。就這樣的過了一天。夜九點鐘，就睡着了，直至今天七點纔醒。上午想擇取些書籍，但頭緒紛繁，無從下手，也許終于沒有結果的，恐怕“中國字體變遷史”也不是在上海所能作罷。

今天下午我仍要出去訪人，明天是往燕大演講。我這回本來想決不多說話，但因為有一些學生渴望我去，所以只得去講幾句。我于月初要走了，但決不冒險，千萬不要擔心。“冰塊”留下兩本，其餘可分送趙公們。“奔流”稿可請趙公寫回信寄還他們，措辭和上次一樣。

願你好好保養，下回再談。

(以上二十一日午後一時寫。)

ELEF.

119

EL. D:

這是第三封信了，告訴一聲，俾可以曉得我很高興寫，雖然你到北平今天也不過第三天，料想你也高興收到信罷。

今日大清早老太婆開了後門不久的時候，遼夫先生拿着兩本第五期的“大眾文藝”送來，人們只聽得老太婆諾諾連聲，我急起來看時，他早已跑掉了。

午後得欽文寄你的信，並不厚，今附上。內山書店也送來“廚川白村全集”一本，第二卷，文學論下，我就也存放在書架上。

昨夜九時睡，至今早七點多纔起來，忽然大睡，獸頭獸腦得很。連日毛毛雨，不大出門。你的情形如何？沒有什麼布告了，下次再談罷。

H. M.

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時。

EL. DEAR:

今天下午剛發一信，現在又想執筆了。這也等于我的功課一樣，而且是願意做的那一門，高興的就簡直做下去罷，于是乎又有話要說出來了——

這時是晚上九點半，我想起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一禮拜又快過去了，此信明天發，免得日曜受耽擱。料想這信到時，又過去一禮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時，又是一禮拜，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那是在你接到此信，我得了你回覆此信的時候的話。雖然這還很有些時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話雖如此，你如沒有功夫，就不必每得一信，即回一封，因為我曉得你忙，不會掛念的。

生怕記起的又即忘記了，先寫出來罷：你如經過琉璃廠，不要忘掉了買你寫日記用的紅格紙，因為已經所餘無幾了。你也許不會忘記，不過我提起一下，較放心。

我寄你的信，總要送往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的綠色郵筒中，我總疑心那里會慢一點。然而也不喜歡託人帶出去，我就將信藏在衣袋內，說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這絕不是什麼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覺得含有什麼秘密性似的。待到走到郵局門口，又不願投入掛在門外的方木箱，必定走進裏面，放在櫃臺下面的信箱裏纔罷。那時心裏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郵局的人會不會詫異呢？于是就用較生的

別號，算是挽救之法了。這種古怪思想，自己也覺得好笑，但也沒有制服這個神經的神經，就讓他胡思亂想罷。當走去送信的時候，我又記起了曾經有一個人，在夜裏跑到樓下房外的信筒那里去，我相信天下癡獸蓋無過于此君了，現在距郵局遠，夜行不便，此風萬不可長，宜切戒之！！！！

今日下午也縫衣，出去寄信時又買些水果，回來大家分喫了。你帶去的雲腿喫過了沒有？還可口麼？我身體精神都好，食量也增加，不過繼續着做一種事情，稍久就容易喫力，渾身疲乏。我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時而做些事，時而坐坐，時而睡睡，坐睡都厭了就到馬路上來回走一個短路程，這樣一調節，也就不致喫苦了。

時局消息，閱報便知，不多述了，有時北報似更詳悉。聽說現在津浦路還照常，但來時要打聽清楚才好。

YOUR H. M.

五月十七夜十時。

121

D. H. M.:

二十一日午後發了一封信，晚上便收到十七日來信，今天上午又收到十八日來信，每信五天，好像交通十分準確似的。但我赴滬時想坐船，據鳳舉說，日本船並不壞，二等六十元，不過比火車為慢而已。至于風浪，則夏期一向很平靜。但究竟如何，還須俟十天以後看情形決定。

不過我是總想于六月四五日動身的，所以此信到時，倘是廿八九，那就不必寫信來了。

我到北平，已一星期，其間無非是喫飯，睡覺，訪人，陪客，此外什麼也不做。文章是沒有一句。昨天訪了幾個教育部舊同事，都窮透了，沒有事做，又不能回家。今天和張鳳舉談了兩點鐘天，傍晚往燕京大學講演了一點鐘，照例說些成仿吾徐志摩之類，聽的人頗不少——不過也不是都爲了來聽講演的。這天有一個人對我說：燕大是有錢而請不到好教員，你可以來此教書了。我即答以我奔波了幾年，已經心粗氣浮，不能教書了。D. H.，我想，這些好地方，還是請他們紳士們去佔有罷，咱們還是漂流幾時的好。沈士遠也在那里做教授，聽說全家住在那裏面，但我沒有工夫去看他。

今天寄到一本“紅玫瑰”，陳西滢和凌叔華的照片都登上了。胡適之的詩載于“禮拜六”，他們的像見于“紅玫瑰”，時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漸的顯出“物以類聚”的真實。

雲南腿已將喫完，很好，肉多，油也足，可惜這裡的做法千篇一律，總是蒸。帶回來的魚肝油也已喫完，新買了一瓶，價錢是二元二角。

雲章未到西三條來，所以不知道她住在何處，小鹿也沒有來過。

北平久不下雨，比之南方的梅雨天，真有“霄壤之別”。所有帶來的夾衣，都已無用，何況絨衫。我從明天起，想去醫牙齒，大約有一星期，總可以補好了。至于時局。若以詢人，則因其人之派別，而所答不同，所以我也不加深究。總之，到下月初，京津車總該是可走的。那麼，就可以了。

這裏的空氣真是沈靜，和上海的煩擾險惡，大不相同，所以我是平安的。然而也靜不下，惟看來信，知道你在上海都好，也就暫自寬慰了。但願能夠這樣的繼續下去，不再疏懈才好。

L.

五月廿二夜一時。

122

D. H. M.:

此刻是二十三日之夜十點半，我獨自坐在靠壁的桌前，這旁邊，先前是有人屢次坐過的，而她此刻卻遠在上海。我只好來寫信算作談天了。

今天上午，來了六個北大國文系學生的代表，要我去教書，我即謝絕了。後來他們承認我回上海，只要豫定下幾門功課，何時來京，便何時開始，我也沒有答應他們。他們只得回去，而希望我有一回講演，我已約于下星期三去講。

午後出街，將寄給你的信投入郵箱中。其次是往牙醫寓，拔去一齒，毫不疼痛，他約我于廿七上午去補好，大約只要一次就可以了。其次是走了三家紙鋪，集得中國紙印的信箋數十種，化錢約七元，也並無什麼妙品。如這信所用的一種，要算是很漂亮的了。還有兩三家未去，便中當再去走一趟，大約再用四五元，即將琉璃廠略佳之箋收備了。

計到北平，已將十日，除車錢外，自己只化了十五元，一半買信箋，

一半是買碑帖的。至于舊書，則仍然很貴，所以一本也不買。

明天仍當出門，爲士衡的飯碗去設設法；將來又想往西山看看漱園，聽他朋友的口氣，恐怕總是醫不好的了。韋叢蕪卻長大了一點。待廿九日往北大講演後，便當作回滬之準備，聽說日本船有一隻名“天津丸”的，是從天津直航上海，並不繞來繞去，但不知在我赴滬的時候，能否相值耳。

今天路過前門車站，看見很繫着些素彩牌坊了，但這些典禮，似乎只有少數人在忙。

我這次回來，正值暑假將近，所以很有幾處想送我飯碗，但我對於此種地位，總是毫無興趣。爲安閒計，住北平是不壞的，但因爲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幾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來此雖已十天，卻毫不感到什麼刺戟，略不小心，確有“落伍”之懼的。上海雖煩擾，但也別有生氣。

下次再談罷。我是很好的。

L.

五月二十三日。

123

D EL:

昨天夜裏寫好的信，是今早發出的。喫過早粥後，見天氣晴好，就同蘊如姊到大馬路買些手巾之類，以備他日應用，一則乘此時間空，二則還容易走動之故。約下午二時回家，喫麵後正在縫衣，見達夫先生和密斯王來訪，知你不在後，坐下略作閒談，見我閒寂，又約我出外散步，

盛意可感。時已四時多，不久就是晚飯時候，我怕累他們破費，婉謝不去，他們又坐了一會，見我終于不動，乃辭去，說往看白薇去了。

下午，三先生送來一本 *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 by Douglas Percy Bliss*，是從英國帶來的。又收到金溟若信一封，想是詢問前次寄稿之事，我攔下了；另一信是江紹平先生的，並不厚，今即附上，此公頗怪氣也。

夜飯後，王公送來“朝花”第二十期，問要不要合訂本子。我說且慢，因那些舊的放在那里，不易找也。他遂即回去。

(十八夜八時十分寫。)

又，同夜八時半，有人送來文稿數件共一束，老太婆說不出他的姓名，看看封上的幾個字，好像“述餘”筆迹。我也先放在書架上，待你回來再說罷。

EL. DEAR:

昨夜我差不多十時就睡了，至一時左右醒來，就不大能睡熟，這大約是有了習慣之故。天亮時，掃街人孩子大哭，其母大打，打後又大訴說一通；稍靜合眼，醒來已經九時了。午後得李霽野信，無甚要事，且與你已能見面，故不轉寄。下午仍做縫紉，並看看書報。晚上至馬路散步，買得廣東螃蟹一隻，攜歸在火酒燈上煮熟，坐在躺椅上緩緩食之。你說有趣沒有呢？現時是喫完執筆，時在差十分即十點鐘也。你日來可好？爲念。不盡欲言。

H. M.

五月十九夜九時五十分

EL. D:

你十五夜寫的信，今天上午收到了。信必是十六發的，五天就到，郵局懂事得很。那麼，我十四發的信，你自然也一定收到在今天之前。我先以為見你的信，總得在廿二三左右，因為路上有八天好停頓的，不料今日就見信，這真使我意外的歡喜，不可以言語形容。

路上有熟人遇見，省得寂寞，甚好；能睡，更好。我希望你在家時也挪出些功夫來睡覺，不要拚命的寫，做，幹，想……

（家裏人雜，東西亂翻，你不妨檢收停當，多帶些要用的南來，難得的書籍，則或鎖起，或帶來，以免失落難查。客來是無法禁阻的，你回去暫時，能不干涉最好，省得泄氣，倘自傷精神，就更不合算了。

我這幾天經驗下來，夜間不是一二時醒，就是三四時醒，這是由于習慣的，但醒過幾夜，第三夜即可睡至天明補足，如昨夜至今晨就是。我寫給你的信，將生活狀況一一敘述，務求其詳，大體是好的，即或少睡，也是偶然，並非天天如此。你切不可于言外推測，如來信云我在十二時尚未睡，其實我十二時是總在熟睡中的。

上海這兩天晴，甚和暖，但一到下雨，却又相差二十多度了。

H. M.

五，廿，下午二時。

H. D:

昨天上午寄上一函，想已到。十點左右有沈鐘社的人來訪我，至午邀我至中央公園去喫飯，一直談到五點才散。內有一人名郝蔭潭，是女師大學生，但是新的，我想你未必認識罷。中央公園昨天是開放的，但到下午爲止，游人不多，風景大略如舊，芍藥已開過，將謝了，此外則“公理戰勝”的牌坊上，添了許多藍地白字的標語。

從公園回來之後，未名社的人來訪我了，談了一點鐘。他們去後，就接到你的十九，二十所寫的兩函。我毫不‘拚命的寫，做，幹，想，……’，至今爲止，什麼也不想，幹，寫……。昨天因爲說話太多了，十點鐘便睡覺，一點醒了一次，即刻又睡，再醒已是早上七點鐘，躺到九點，便是現在，就起來寫這信。

紹平的信，吞吞吐吐，初看頗難解，但一細看，就知道那意思是想將他的譯稿，由我爲之設法出售，或給北新，或登“奔流”，而又要居高臨下，不肯自己開口，于是就寫成了那樣子。但我是決不來做這樣傻子的了，莫管目前閒事，免惹他日是非。

今天尙無客來，這信安安靜靜的寫到這裏，本可以永遠寫下去，但要說的也大略說過了，下次再談罷。

L.

五月廿五日上午十點鐘。

H. D:

此刻是二十五日之夜的一點鐘。我是十點鐘睡着的，十二點醒來了，喝了兩碗茶，還不想睡，就來寫幾句。

今天下午，我出門時，將寄你的一封信投入郵筒，接着看見郵局門外帖着條子道：“奉安典禮放假兩天”。那麼，我的那封信，須在二十七日纔會上車的了。所以我明天不再寄信，且待“奉安典禮”完畢之後罷。剛才我是被礮聲驚醒的，數起來共有百餘響，亦“奉安典禮”之一也。

我今天的出門，是爲士衡尋地方去的，和幼漁接洽，已略有頭緒；訪鳳舉却未遇。塗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少頃，則朱山根叩門而入，見我即踟躕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去，狀極可笑也。他的北來，是爲了覓飯碗的，志在燕大，否則清華，人地相宜，大有希望云。

傍晚往未名社閒談，知燕大學生又在運動我去教書，先令宗文勸誘，我即謝絕。宗文因吞吞吐吐說，彼校教授中，本有人早疑心我未必肯去，因爲往南邊有唔唔唔……。我答以原因並不在“在南邊有唔唔唔……”，那非大樹，不能遷移，那是也可以同到北邊的，但我也不來做教員，也不想說明別的原因之所在。于是就在混沌中完結了。

明天是星期日，恐怕來訪之客必多，我要睡了。現在已兩點鐘，遙想你在‘南邊’或也已醒來，但我想，因為她明白，一定也即睡着的。

（二十五夜。）

星期日上午，因為葬式的行列，道路幾乎斷絕交通，下午可以走了，但只有紫佩一人來談，所以我能夠十分休息。夜十點入睡，此刻兩點，又醒了，吸一枝煙，照例是便能睡着的。明天十點要去鑲牙，所以就將鬧鐘撥在九點上。

看現在的情形，下月之初，火車大概還可以走，倘如此，我想坐六月三日的通車回上海，即使有就誤之事，六日總該可以到了罷——倘若不去訪上遂。但這仍須臨時再行決定，因為距今還有十天，變化殊不可測也。

明天想當有信來，但此信我當于上午先行發出。

（二十六夜二點半。）

ELEF.

127

EL.: L.1

昨天正午得到你十五日的信，我讀了幾遍，愈讀愈想在那裏面找出什麼東西似的，好似很清楚，又似很模糊，恰如其人的聲音笑貌，在離開以後的情形一樣。打開信來，首先看見的自然是那三個通紅的枇杷。這是我所喜歡的東西，即如昨天去寄信，也帶了許多回來，大家大喫了

一通。阿善昨天身熱得很利害，什麼都不要喫，見了枇杷，纔高興起來，連喫幾個，隨後研究出她是要出牙齒了的緣故，到今天還在痛，在喫苦。然而那時枇杷的力量卻如此其大，我也是喜歡的人，你却首先選了那種花樣的紙寄來了。其次是那兩個蓮蓬，并題着的幾句，都很好，我也讀熟了。你是十分精細的，那兩張紙必不是隨手檢起就用的。

你的日記也被人翻過了麼？因記起前月已從隔壁的木匠那里租了空屋，也許因為客房不夠住，要將不大使用的東西送到那里去存放罷。倘如此，則無人照管，必易失落，要先事豫防才好。是否應該先行聲明一下，說將來你的書籍不要挪動，我想說過總比不說要好一些，未知你以爲何如？

我昨夜睡得很好，今日也醒得並不早，以後或者會照此下去也不可。今天仍在做生活，是織小毛絨背心，快成功了。

你近來比初到時安靜些麼？你千萬要想起我所希望的意思，自己好好地。

H. M.

五月廿一下午四時十分。

128

D. H. M.:

今天——二十七日——下午，果然收到你廿一日所發信。我十五日信所用的箋紙，確也選了一下，覺得這兩張很有意思的，尤其是第二

張。但後來各箋，卻大抵隨手取用，並非幅幅含有義理，你不要求之過深，百思而不得其解，以致無端受苦爲要。

阿善如此喫苦，實爲可憐，但既是出牙，則也無法可想，現在必已全好了罷。我今天已將牙齒補好，只花了五元，據云將就一二年，即須全盤做過了。但現在試用，尚覺合式。晚間是徐旭生張鳳舉等在中央公園邀我喫飯，也算餞行，因爲他們已都相信我確無留在北平之意。同席約十人。總算爲士衡奪得了一個飯碗。

旭生說，今天女師大因兩派對於一教員之排斥和挽留，發生衝突，有甲者，以錢袋擊乙之頭，致乙昏厥過去，擡入醫院。小姐們之揮拳，在北平似以此爲嚆矢云。

明天擬往東城探聽船期，晚則幼漁邀我夜飯；後天往北大講演；大後天擬赴西山看韋漱園。這三天中較忙，也許未必能寫什麼信了。

計我回北平以來，已兩星期，除應酬之外，讀書作文，一點也不做，且也做不出來。那間灰棚，一切如舊，而略增其蕭瑟，深夜獨坐，時覺過于森森然。幸而來此已兩星期，距回滬之期漸近了。新租的屋，已說明爲堆什物及住客之用，客廳之書不動，也不住人。

此刻不知你睡着還是醒着。我在這裏只能遙願你天然的安眠，並且人爲的保重。

L.

五月廿七夜十二時。

D. H:

廿一日所發的信，是前天到的，當夜寫了一點回信，于昨天寄出。昨今兩天，都未曾收到來信，我想，這一定是因為葬式的緣故，火車被耽擱了。

昨天下午去問日本船，知道從天津開行後，因須泊大連兩三天，至快要六天纔到上海。我看現在，坐車還不妨，所以想六月三日動身，順便看看上遂，而于八日或九日抵滬。倘到下月初發見不宜于坐車，那時再改走海道，不過到滬又要遲幾天了。總之，我當擇最妥當的方法辦理，你可以放心。

昨天又買了些箋紙，這便是其一種，北京的信箋搜集，總算告一段落了。

晚上是在幼漁家裏喫飯，馬珏還在生病，未見，病也不輕，但據說可以沒有危險。談了些天，回寓時已九點半。十一點睡去，一直睡到今天七點鐘。

此刻是上午九點鐘，閒坐無事，寫了這些。下午要到未名社去，七點起是在北大講演。講畢之後，恐怕還有尹默他們要來拉去喫夜飯。倘如此，則回寓時又要十點左右了。

D. H. ET D. L. 我是好的，很能睡，飯量和在上海時一樣，酒喝得極少，不過一小杯蒲陶酒而已。家裏有一瓶別人送的汾酒，連瓶也沒

有開。倘如我的豫計，那麼，再有十天便可以面談了。D. H.，願你安好，并保重爲要。

EL.

五月二十九日。

130

D. EL., D. L. I

現時是廿二夜九時三刻，晚飯後我收拾收拾東西，看看文法，想到寫，就寫一些。但不知你此時飯後是在談天，還是在做什麼的。今天我很盼望信，雖然明知道你沒得閒空，並且說過信會隔得長久些，寫得簡單些，但我總覺得他話雖如此，其實是一有功夫，總會寫的，因此就難免有所希望了。而况十五來信之後，你的情形也十分令人掛念，會不會頹唐廿多天呢！……

昨日下午四時發信後，收到韓君從東京寄來的“近代英文學史”一本，矢野峯人著。今天又收到一張明信片，是西湖藝術院在滬展覽，請參觀的。

昨今上午，我都照常做生活，起居如常。下半年到大馬路一趟，買了些粗布之類。自你去後，化錢不少，都是買那些小東西用的，東西買來不多，用款不少，真難爲人也。

(廿二日十時。)

D. EL., D. B. I

今天又候了一天信。其實你十五那封信，我廿日收到，到現在還不

過三天，但不知何故我總在盼望着。你近日精神可好？我的信總不知不覺的帶些傷感的成分，會不會使你難受？D. FL，我真記掛你。但你莫以為全因那封信的情形之故，其實無論如何，人不在眼前，總是要記掛的。

李執中君五月廿日在北平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結婚，喜柬今天寄到了。不知道你在北平遇見了他沒有？昨天你是否忙着喫喜酒去，要是你們已經遇見了的話。今日又收到‘北新’第八號一本。

昨夜十時寫完上面的幾個字，就睡下了。夜裏阿善因為嘴痛，哭得很利害，但我醒不多久便又睡去，不似前幾天從兩三點一直醒到天亮的那麼窘了。早上總起得早，大抵是七點多。日間在樓下做些活計，夜裏看書，平常多是關起門來，較為清淨，這是我向來的脾氣，倒也耐得過去，何況日子也過去了三分之一了呢。中山靈樞南下期間，我想，津浦路總該平安的，此後就難說，你南來時，務必斟酌而行爲要。

祝你安善。

H. M.

五月廿三下午六時。

131

D. FL.:

我盼了兩天信，計期應該會到了，果然，今天收到你十七夜寫的信。如果照十五夜那信一樣快，我這兩天的苦不至于喫了，原因是在前一信

五天到，快得喜出望外，這回七天到，就覺着不應該了，都是郵局的作弄。以後我當耐心地等候。至于你，則不必連睡也不睡來執筆的。

明天是禮拜六，這是第二個禮拜了，過得似乎也快，又似乎慢。

北平並不蕭條，倒好，因為我也視牠如故鄉的，有時感情比真的故鄉還要好，還要留戀，因為那里有許多使我記念的經歷存留着。

上海也還好，不過太喧噪了。這幾天天已晴，頗熱，幾如過夏，蚊子也多起來了，圍着坐處要喫人。昨夜八時多，忽然鞭爆聲大作，有似度歲，又似放鎗，先不知其故，後見鄰居仍然歌舞昇平，喫食擔不絕于門外，知是無事。今日看報，纔知月蝕，其社會可知矣。

我眠食都好，日間仍編衣服。趙公送來‘奇劍及其他’十本，信已轉交。聞下星期一，章公與程公將對簿于公庭云。

H. M.

五月廿四夜九時卅分。

132

D. H.:

此刻是二十九夜十二點，原以為可得你的來信的了，因為我料定你于廿一日的信以後，必已發了昨今可到的兩三信，但今未得，這一定是被奉安列車耽擱了，聽得星期一的通車，也還沒有到。

今天上午來了一個客。下午到未名湖去，晚上他們邀我去喫晚飯，在東安市場森隆飯店，七點鐘到北大第二院演講一小時，聽者有千餘

人，大約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學生們很以這類事爲新鮮了。八時，尹默鳳舉等又爲我餞行，仍在森隆，不得不赴，但喫得少些，十一點才回寓。現已喫了三粒消化丸，寫了這一張信，即將睡覺了，因爲明天早晨，須往西山看章漱園去。

今天雖因得不到來信，稍覺悵悵，但我知道遲延的原因，所以睡得着的，并祝你在上海也睡得安適。

二十九夜，L。

三十日午後二時，我從西山訪章漱園回來，果然得到你的廿三及廿五日兩封信，彼此都爲郵局寄遞之忽遲忽早所捉弄，真是令人生氣。但我知道你已經收到我的信，略得安慰，也就藉此稍稍自慰了。

今天我是早晨八點鐘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車，霽野等四人同去。漱園還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曬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卻好，他很喜歡，談了許多閒天。病室壁上掛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畫像，我有時瞥見這用筆墨使讀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臉，便彷彿記得有人說過，漱園原有一個愛人，因爲他沒有全愈的希望，已與別人結婚；接着又感到他將終于死去——這是中國的一個損失——便覺得心臟一縮，暫時說不出話，然而也只得立刻裝出歡笑。除了這幾剎那之外，我們這回的聚談是很愉快的。

他也問些關於我們的事，我說了一個大略。他所聽到的似乎還有許多謠言，但不願談，我也不加追問。因爲我推想得到，這一定是幾位教授所流布，實不過怕我去搶飯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三年了，並沒有餓死，何至于忽而去搶一碗呢，這些地方，我覺得他們實在比我小氣。

今天得小峯信，云因戰事，書店生意皆不佳，但由分店劃給我二百元。不過此款現在還未交來。

你廿五的信今天到，則交通無阻可知，但四五日後就又難說，三日能走一，走，否則當改海道，不過到滬當在十日前後了。總之，我當選一最安全的走法，決不冒險，千萬放心。

L.

五月卅日下午五時。

133

D. EL:

今早八點多起來，阿善推開門交給我你廿一寫的信，另外一封是玉書的，又一份“華北日報”。

我前回太等信了，苦了兩天，這回廿四收過信，安心些了，而今天又得信，也是“使我怎樣意外地高興呀”。

前天發你信後，得到通知，知道馮家姑母已到上海，要見見面，早粥後我就往南方中學去，談了大半天。昨天她又來看我。她過些時又要往廬山去了，今天她來，我也許同她到外面去喫一餐夜飯。

星六（廿五）收到鋒版十塊，連書一併交給趙公了。昨日收到“良友”一，“新女性”一，又“一般”三本，並不啣接的。

母親高年，你回去不多幾天，最好多同她談談，玩玩，使她歡喜。

看來信，你似很忙于應酬，這也是沒法的事，久不到北平，熟人見見

面，也是好的，而且也藉此可消永晝。我有時怕你跑來跑去喫力，但有時又願意你到外面走走，既可變換視聽，又可活動身體，你實在也太沈悶了。這兩種意思正相矛盾，頗可笑，但在北平的日子少，或者還不如多到外面走走罷。

上海當陰雨時，還穿絨線衫，出了太陽，纔較熱。北京的天氣卻已經如此熱了麼？幸而你衣服多帶了幾件去，否則真有些窘了。書能帶，還是理出些好，自己找書較易。小峯無消息，‘奔流’稿沒有來。

I. M.

廿七上午十時十分。

134

D. EL:

昨早發了一信，回來看看報。午飯後不多久，姑母臨寓，教我整衣，同往南翔去。先僱黃包車至北站，買火車票不過兩角多，十五分到真茹，停五分，再十多分鐘就到南翔了。其地完全是鄉村景象，田野樹木，舉目皆是，居民大有上古遺風，淳厚之至。人家較杭州所見尤為鄉氣，門戶洞開，絕無森嚴緊張狀態。有居滬之外人，于此立別墅者，星期日来，去後門加鎖鍵，一隔多日，了無變故。且交通便利，火車之外，小河四通八達。魚蝦極新鮮，生活便宜，酒菜一席不過六元，已堪果腹。地價每畝只三百金，再加數百建築費，便成住宅，故房租亦廉，每室二元，每一幢房，有花園及臥室甚大，也不過十餘或二十元；至三十元，則是了不得

的大房子了。將來馬路修成，長途汽車由真茹通至此地，也許頓成鬧市，但現在却極為清幽。我們緩步游賞，時行時息，擇一飯店喫菜，麵，灌湯包子等，用錢二元，四人已食之不盡，有帶走的，比起上海來，真可謂便宜之至了。六時餘回車站，候八時車，而車適誤點，過了九時始到，回滬已經十點多鐘了。此行甚快活，近來未有的短期愜意小旅行也。歸寓稍停即睡，亦甚安。今天上午代姑母寫了幾封信，并略談數年經歷，她甚快慰，謂先前常常以我之孤子獨立為念，今乃如釋重負矣，云云。她待我是出心的好，但日內就要往九江去了。今日三先生送來‘東方’，‘新女性’各一本。昨日又收到季先生由巴黎寄來的木刻畫集兩本，並有信，恐怕寄失，留着待你回來再看罷。

H. M.

五月廿八晚九時差十分。

135

D. L. ET D. H - M:

現在是三十日之夜一點鐘，我快要睡了。下午已寄出一信，但我還想講幾句話，所以再寫一點。

前幾天，春菲給我一信，說他先前的事，要我查考察察。他的事情，我來“查考察察”幹什麼呢，置之不答。下午從西山回，他却已等在客廳中，並且知道他還未曾向母親房裏亂闖，大家都嚇得心慌意亂，空氣甚為緊張。我即出而大罵之，他竟毫不反抗，反說非常甘心。我看他未免

太無剛骨，而他自說其實是勇士，獨對於我，却不反抗。我說，我是願意人對我反抗，不合則拂袖而去的。他却道正因為如此，所以佩服而愈不反抗了。我只得爲之好笑，乃送而出之大門之外，大約此後當不再來纏繞了罷。

晚上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忙于翻檢電碼之靜農，一個是幫我校過‘唐宋傳奇集’之建功，同喫晚飯，談得很爲暢快，和上午之縱談于西山，都是近來快事。他們對於北平學界現狀，似俱不欲多言，我也竭力的避開這題目。其實，這是我到此不久，便已感覺了出來的：南北統一後，“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鉢却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鬪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由是又悟到我以前之和“正人君子”們爲敵，也失之不通世故，過于認真，所以現在倒非常自在，于衋衋諸公之一切言動，全都漠然。卽下午之訶斥春菲，事後思之，也覺得大可不必。因歎在寂寞之世界裏，雖欲得一可以對壘之真敵人，亦不易也。

這兩星期以來，我一點也不頹唐，但此刻想到你之採辦布帛之類，先事經營，却實在覺得一點淒苦。這種性質，真是怎麼好呢？我應該快到上海，去約制她。

（三十日夜一點半。）

D. H., 三十一日晨被母親叫醒，睡眠時間缺少了一點，所以晚上九點鐘便睡去，一覺醒來，此刻已是三點鐘了。泡了一碗茶，坐在桌前，想起 H. M. 大約是躺着，但不知道是睡着還是醒着。五月卅一這一天，沒有什麼事，只在下午有三個日本人來看我所搜集的關於佛教石刻

拓本，以為已經很多，力勸我作目錄，這是並不難的，于學術上也許有點用處，然而我此刻也並無此意。晚間紫佩來，已為我購得車票，是三日午後二時開，他在報館裏，知道車還可以坐，至多，不過誤點（遲到）而已。所以我定于三日啓行，有一星期，就可以面談了。此信發後，擬不再寄信，如果中途去訪上遂，自然當從那里再發一封。

（六月一日黎明前三點。）

EL.

D. S:

寫了以上的幾行信以後，又寫了幾封給人的回信，天也亮起來了，還有一篇講演稿要改，此刻大約是不能睡了，再來寫幾句——

我自從到此以後，總計各種感受，知道瀰漫于這裏的，依然是‘敬而遠之’和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時代還要分明——但有些學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則我的創作和編著一發表，總有一羣攻擊或嘲笑的人們，那當然是應該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說的庸陋。然而一看他們的作品，却比我的還要壞；例如小說史罷，好幾種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後，而陵亂錯誤，更不行了。這種情形，即使我大膽闊步，小覷此輩，然而也使我不復專于一業，一事無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擔心，“眼淚往肚子裏流”。所以我也對於自己的壞脾氣，時時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應該一聲不響，來編“中國字體變遷史”或“中國文學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創造社中人一面宣傳我怎樣有錢，喝酒，一面又用“東京通信”誣殺我有殺戮青年的主張，這簡直是要謀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來還可住，圖書館裏的舊書也還多，但因歷史關

係，有些人必有奉送飯碗之舉，而在別一些人即懷來搶飯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納履，而要使人信為永不納履是難的，除非你趕緊走遠。D. H.，你看，我們到那里去呢？我們還是隱姓埋名，到什麼小村裏去，一聲也不響，大家玩玩罷。

D. H.-M. ET D. L.，你不要以為我在這裏時時如此獸想，我是並不如此的。這回不過因為睡夠了，又值沒有別的事，所以就隨便談談。喫了午飯以後，大約還要睡覺。行期在即，以後也許要忙一些。小米（H. 喫的），梆子麵（同上），果脯等，昨天都已買齊了。

這信封的下端，是因為加添兩張，自己拆過的。

L.

六月一日晨五時，